

女神呢個稱號令我食左唔少仔(有甜)

作者: 紙上的燕

Powered by [紙言](#)

序

我：「我求下你...唔好...唔好...真係唔好呀！！！！」宜家嘅我，就係間房入面準備比我老豆強姦，我一直係到反抗。

老豆：「你有無聽過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你嘅身體係我比你嘅，我想點就點！！！」佢一口氣除晒我啲衫，我嘅眼淚無停過咁流。

佢除左我個Bra之後，就哄塊面過去不斷上下摩擦，我用盡全身嘅力嘗試去推開佢，但係我始於都只係一個得中三嘅女仔，而且阿媽同埋家姐都唔係到。

我：「對唔住呀！！我求下你啦...最多你要我做咩都得呀！！求下你唔好搞我呀！！！」佢聽完之後突然唔郁，縮左係後面。

老豆：「你要我唔搞你都得，咁就幫我做一樣野，幫我含撚啦，佢都痕左好耐。」佢除左自己條底褲，將條野拎左出黎，我想講好撚核突。

我：「好好好！！！」我好似隻狗咁爬過去幫佢又含又瀨，因為呢一刻嘅我，仲想保留自己個處女膜比自己嘅未來男朋友，而唔係佢。

老實講我係未試過含撚呢樣野，而且佢條野又好臭，我差少少就嘔左出黎，但係為左個處，我只可以幻想自己好似食緊雪糕咁樣。

過左一陣之後，佢突然用隻手去推我個頭，一直頂到我個喉嚨到，個感覺係好辛苦，我一路咳，啲眼水亦都一路流出黎。

天真嘅我，以為佢就黎射，呢一刻我仲期待緊佢射完就算，可以放過我一條生路，但係可惜，我真係太過天真。

佢突然用力推我落張床到，我望住佢個樣，呢個笑容我到死個刻都唔會忘記，有幾咁恐怖、可駭、慌張，就好似一個變態殺人犯。

老豆：「我要射...但要射落你個闊到！！！」佢除左我條底褲，然後即刻將條賓州塞入去，我感覺到自己下面好似有個手榴彈爆左一樣。

我：「啊啊啊！！唔要呀！！我唔要呀！！啊啊！！！」我用隻腳推開佢，但係一直都推唔郁，仲比佢用力打左一巴落塊面到。

老豆：「哇...處女果然係處女，果然真係好緊好舒服...我真係後悔當初無一早就屌左你先。」

佢前後前後咁郁，我痛到好似生不如死一樣，就好似有人用把槍不斷射落我下面到，仲射到我下面全部都係血。

我：「好痛啊啊啊！！我求下你...放過我...當係...啊啊啊！！我...小小嘅心願呀呀呀！！！！」我嘅呻吟聲反而令到佢更加興奮。

佢插插下拔返出黎，我即刻趁呢個Moment諗住逃走，但係古語有云：「唔走好過走」，如果你係個變態佬逃面前偷走，你個下場反而仲恐怖。

佢好大力咁打完我一巴又一巴，我痛到眼淚已經證明左一切，塊面亦都比佢打到紅晒，佢再將我個人拎轉，呢個時候，我亦都決定，放棄掙扎。

老豆：「你個屎忽都幾彈下啗，估唔到你人仔細細，但係個屎忽唔細細呀。」佢係咁摸我個屎忽，我真係好驚佢會用手插落我屎眼到。

我：「啊...點解...點解...啊啊啊...點解你要咁對我...我係...你個...女黎...架...啊啊...」我已經係好絕望咁講出呢個說話。

老豆：「你諗下，你阿媽又唔係到，你家姐又唔知去左邊，叫雞又要比錢，你又正又免費，搞你就最好不過。」佢講完仲要笑左出聲。

感受到下面一直比人抽插而帶黎嘅痛覺之外，我拎住個枕頭不斷係到喊，我覺得自己好慘，點解我會有呢啲咁嘅老豆。

係我內心不斷埋怨個天嘅時候，我感覺到冇架火箭係我下面以高速嘅速度抽插，比起痛，我更加驚嘅係內射。

我：「求下你!!!唔好!!!唔好射係入面啊啊啊!!!!」最令人估唔到嘅，係我講完呢句野之後，佢就射晒入去。

老豆：「唉唷，下次早啲講呀嘛，真係唔好意思啦。」佢著返條褲，講左句舒服然後就行左出去我間房。

我坐左係張床到，望住係書枱嘅一塊鏡，我望住我自己，我覺得自己好撻污糟同埋核突。

我：「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呢個，就係我嘅第一次。

我叫Emily，今年讀中四，我唔會同你地講，我係呢個暑假用左好多錢去改造自己，呢個亦都係蔡煒燕生前交比我嘅第一個任務。

而且經過左幾個月嘅沖洗，我已經掌握晒所有野，正正式式咁成為一個萬眾所歸嘅娘娘，我決定要所有男仔都要爬係我下面幫我瀨腳指。

但係惟一有樣野無變嘅就係，我地每個人嘅宿命，佢唔會因為燕死左而消失，無人知道打破宿命嘅方法，我地只可以去遵守呢個遊戲規則。

不過我想講嘅係，愛人同埋被愛呢樣野已經對我唔重要，人生都只不過係過眼雲煙，避唔過嘅野就惟有接受，人嘅生死都早有定數。

最重要嘅係，我可以享受男仔對我嘅狂熱、對我嘅寵愛、對我嘅追求、對我嘅熱愛，無野好玩得過將人嘅感情玩到天花龍鳳。

今日我返到學校，我連學校門口都未到，仲係對面嘅一條路嘅時候，就已經有至少十個男仔圍住我，可以話係我前三年都未經歷過嘅野。

小兵A：「女神可唔可以幫我簽個名呀？！！我真係好鍾意你呀！！！」

小兵B：「求下你同我影張相呀，一張！！一張就夠我升天架啦！！求下你呀！！！」

小兵C：「我咩都唔要！！我淨係要女神掂我隻手一下！！當係滿足下我小小嘅心願呀！！！」

原來當初蔡煒燕嘅感覺就係咁樣，就算你嘅無感覺都好，我就唔信當你地有一大班粉絲嘅時候，連小小嘅虛榮心都無。

我咩都無講，只係求其對住佢地笑左一笑，佢地個個就好似已經射左一樣，欲仙欲死，死完再死嘅感覺。

我係到入去學校之後，就被人捉住左，我真係差少少就嚇撚死左，心諗唔係第一日返學就要被人捉去姦呀嘛？！！

珮恩：「哇阿妹，無見一排靚女左咁多嘅？！！仲有成埋男仔圍住你添，睇黎有人唔經唔覺變左做個女神咁啱。」

我：「嚇死人咩家姐，你搞到我以為被人捉去強姦呀，不過呢，你個妹就不斷都好靚女嘅，都唔係第一日嘅事黎啦。」

珮恩：「衰妹，你靚女嘅話咁我都好靚女啦，你宜家係咪求偶期呀，發晒姣咁樣。」佢講完仲要揸左我個波一下。

我：「你話點就點啦，都就黎夠鐘，我地要返課室先啦。」驚有人唔知，珮恩係我家姐，大我一年，我地好多野都好相似。

入到課室，所有人都呆左咁望住我，雖然我都已經見怪不怪，但係點都要扮下野架嘛，你地話係咪啦？

我：「你地做咩咁望住我喎，係咪我塊面有啲咩呀？」再扮一個好可憐嘅表情，成班男仔肯定都有五六個中左招。

佢地聽到之後就即刻拎返轉面，各有各做返自己啲野，而我就慢慢咁行返埋位，準備第一日嘅上課日，又或者，第一日嘅獵食日。

我：「好耐無見啦迪迪~~人地好掛住你呀~！！」我一口氣攬住坐我隔離嘅男仔，佢個名叫做陳楚迪，亦都係我第一個獵物。

陳楚迪：「你唔好咁啦...咁樣...咁樣我...好難為情架...」我望一望佢塊面，原來已經紅晒，毒撚就係咁易落手，所以我都決定揀毒撚先，之後先再向高難度挑戰。

我：「人地都唔介意喎，點解你要咁樣喎...你係咪唔鍾意我呀...」我縮一縮去後面，望住同埋拎起自己啲頭髮係到左Fing右Fing，我同你地講女仔咁做係無敵的。

陳楚迪：「唔係...唔係呀...我...我好鍾意你...」佢講完之後即刻dup低頭，唔夠膽望住我，「專業毒撚」非你莫屬。

我：「咁咪乖囉~~嘻嘻~~」我將個人訓落佢大牌到，佢連摸下我個頭都唔夠膽，原來送主動上門都有人唔夠膽接受，換另一個嘅話肯定已經準備食左我。

過左一陣之後，唔知點解我感覺好似有啲野頂住我個頭，無錯，你地無諗錯，就係佢扯左旗，我真係無諗過咁快手。

於是我起返身，含情脈脈咁樣望住佢，將隻右手放落佢下面，佢原本想推開我隻手，但係我用另一隻手捉住佢個頭。

我：「送個手袋比我，我幫你打一次飛機。」佢無出聲，又或者係唔夠膽講野，唔識決定，於是我就幫佢做決定。

我用佢件冷衫遮住佢下面，然後除左佢條褲鏈，再望一望其他人有無發現我地，之後就慢慢幫佢猝。

陳楚迪：「啊..啊...唔唔...唔唔唔...」唔知佢係第一次定係太怕羞，爽到叫左出黎，但係我驚會比人發現，於是我用我把口塞住佢把口。

最令我意外嘅係，只係過左一分鐘佢就射晒出黎，搞到我連紙巾都拎唔切，就比佢射到成隻手都係，雖然佢件冷衫都係。

陳楚迪：「唔...唔好意思呀...」佢望左我一眼，眼神有啲閃閃縮縮，青頭仔就係咁樣，怕羞得黎又成個on9仔咁樣。

我：「唔緊要，我最鍾意就係好似你呢種男仔架啦~~」我將個頭挨落佢到，表面好似好Enjoy，但其實我覺得好撚嘔心同埋核突。

然後，我係第二日就免費咁拎左一個Chanel嘅mini flap bag返屋企，不過我就送左比燕嘅家姐，佢開心到癡撻左線。

大隻佬

一個普通人，即刻有幾特別，都唔會比人發現或者留意。相反，一個靚仔或者靚女，去到邊都自自然然成為萬眾嘅焦點。

我記得我之前一年都可能只係得兩三個男仔同我表白，宜家變左係個陣嘅十倍都有，所以話，愛情根本可以唔洗講心，你個樣夠靚就已經可以令人鍾意。

真愛呢樣野，我已經睇透晒，人類只係會比外在美所吸引，我之所以放棄愛情，就係因為咁樣，每個人都想屌我，先會話愛我。

蔡煒燕講過：「我地一直都傷害緊人，而係因為我地如果愛左一個人，呢條路就唔洗行埋落去，你會為左佢而停止。」

只有傷害人地，先可以保護到自己。只有傷害人地，先可以令到自己唔會再愛人。只有傷害人地，先可以令到自己唔會再有心動嘅感覺。

我都比好多人傷害過，從來自己嘅痛苦係無人會真正明白，所以，為左自己唔受到傷害，咁傷害人個個就係由我黎做。

宜家嘅我，同好朋友思思係小食部一路食野，一路傾計緊，老實講其實思思都幾靚女，不過我記得佢曾經好似比蔡煒燕食過。

思思：「喂你睇下，隔離個啲男仔全部都望晒過黎我地呢到，我諗你已經取代左個個上一代女神雯雯啦！！」

我：「邊有咁誇張呀，可能人地係望你唔係望我呢。」有時候，你明知自己係優勝嘅一方，但係偏偏都要扮謙虛，就係為左融入其他人。

當我飲緊我最鍾意飲嘅朱奶個陣，突然有兩個男仔行入過黎，如果我無記錯，其中一個男仔好似係籃球隊隊長，阿朗。

阿朗因為打籃球好叻，個Body又好Fit，唔算話好靚仔，但係佢咁樣都夠佢溝死唔少女，不過我自己就無乜興趣。

另一個男仔係思思耳邊講左幾句野之後，思思就好興奮咁跟住佢走，唔知個個男仔係話自己好有錢，定還是話自己有30cm嘅Big JJ呢。

阿朗：「你好呀Emily，介唔介意我坐係到呀？」你都已經坐左落去囉，仲問黎做乜鳩？

我：「哦？我唔介意呀，不過你朋友同我朋友兩個人去左邊呀？佢地仲好似好開心咁樣。」

阿朗：「無呀，我諗應該係約出街玩掛，呀，講起出街，我諗起我有兩張星期六嘅戲飛，不如你同我去睇囉？」

我：「唔要嗶，個日我好似要同家姐去買衫。」食仔第一步，就係佢約你嘅時候，唔可以一開波就應

承，咁會令到佢以為你好易搞。

阿朗：「咁呀...咁呀...唔...唔唔...」佢dup低頭成個整爛野，但係唔知點樣解釋嘅小朋友一樣。

我：「但見係你，同埋我同家姐幾時都可以去買衫...」呢個時候你就要扮偉大，因為你，我決定推左我家姐咁樣嘅錯覺比佢。

阿朗：「姐係你話你肯同我睇戲呀？好呀！！好呀！！」佢開心到一野就揸爆左支水，搞到成張枱都濕晒。

阿朗：「唔好意呀！！對唔住！！對唔住！！！」佢伸手比張紙巾我抹手，但係我藉機捉住佢隻手。

我：「唔緊要。」再用一個電死人嘅眼神去望住佢，我終於明白，原來大隻佬都係會怕羞。

我：「我期待星期六，你會比啲咩驚喜我。」我錫左佢隻手一啖然後就走左，其實都幾浪漫，夠晒令到佢暈暈地。

至於思思同埋個嗰男仔，我事後先知原來佢地去左搞野，個男仔話包養佢，所以思思先咁開心。

收兵

若你渴望愛情，那麼別嘗試愛上我，我只是一隻燕尾蝶，我不能為你而停下來，我的一生，每分每刻都是在飛翔。

黎到星期六，我著左一件男仔見到都肯定會拎轉頭嘅真理褲，再加一件白色T-Shirt同波鞋，咁樣已經夠晒令到啲男仔把持唔住。

好快我就見到阿朗，佢係到玩緊手機，佢著嘅係一件波衫，如果其他人見到佢，應該都會覺得佢好鍾意打波而且打得好勁。

我偷偷地行左去佢後面，然後用雙手去遮住佢兩對眼，係男仔都鍾意呢樣野。

我：「估下我係邊個~~估中左比你錫我一啖~~」我有啲後悔講左後面個句，不過都無咩所謂。

阿朗：「聽把聲咁溫柔一定唔係Emily黎啦。」

我：「車，都唔好玩嘅。」我鬆開隻手，扁晒嘴咁樣望住佢，正常人都會以為我地拍緊拖。

阿朗：「咁你講過要算數呀。」佢抬起我個頭，然後咀左落黎，對比起個嗰迪迪，呢啲先係男仔黎架嘛。

我：「咁我地行囉。」我拖起佢隻手，向住戲院嘅方向行。

做女神嘅好處就係，你買野、睇戲、食飯等等全部都可以唔洗自己比錢，就算要，用嘅錢都係人地比你去洗，我開始享受宜家嘅一切。

阿朗話去想去廁所先，於是就比左錢我去買野食，呢個時候你就要買一支汽水，唔可以各有各飲，咁樣亦都係提升食仔嘅機會。

等埋佢去完之後我地就入場，期間我一直都係拖住佢，錯覺，無錯就係錯覺，一種令到佢以為我鍾意左佢嘅錯覺，佢自自然然就會好易心動。

佢同我睇嘅係一套恐怖片，我都已經知咩事，有時你明知道一樣野，但係你都要令到佢發生，去配合，唔係嘅話佢就以為佢衰左。

我：「哇!!!好恐怖呀!!!」我嚇到叫左出黎，我扮自己嚇到叫左出黎。

我叫完之後即刻捉實佢，比佢食下波餅，我感覺到佢嘅體溫有上升嘅趨勢，不過就唔知扯左未呢？

阿朗：「有我係到，有我係到。」咁嘅心嘅說話你都講得出，我差少少就想走人。

佢伸隻右手過黎攞住我，而我就挨落佢膊頭到，佢以為我好專心睇戲，於是就偷偷地摸我個波，但其實我一早就知佢想點。

睇完戲之後，我地行到一間Nike到，我咁啱睇中左對波鞋，呢個時候就要變到好自然，眼甘甘咁望

住呢鞋，然後又放返低。

阿朗：「做咩呀？你唔係鍾意咩？點解又放返低嘅？」佢好奇咁問我。

我：「無呀，雖然鍾意姐，但係太貴啦，我無錢買，而且要唔要都無所謂啦。」我拎轉頭準備離開，咁做就會出現你想聽到嘅答案。

阿朗：「唔...一係我送比你啦。」我行埋去佢到，咀左佢塊面一啖。

我：「多謝你。」就咁，我就免費咁獲得一對新波鞋，所以話，比啲男仔抽下水，佢地就會送野比你，事半功倍就係咁解。

跟住佢就帶我去食Lunch，當男仔問你想食咩嘅時候，你就講你想食咩，我地就食咩，咁做會令到你同其他港女顯得特別唔同，佢對你嘅好感度都會跟住上升。

食野嘅時候，最重要就係個食相，唔可以好似餓狗搶屎咁食，這是第一條帶應許的誠命，而且一路食嘅時候，仲要時不時望下佢。

我：「係啫，你鍾意啲咩類型嘅女仔架？」時間都差唔多，係時候加快個進度。

阿朗：「哦？我鍾意啲比較斯斯文文，同我性格差唔多嘅女仔囉，你呢？」我鍾意...嘅類型....？

「一個都無，我已經唔會再鍾意任何人，即刻佢有幾好都一樣，所有男仔都只不過係睇樣嘅低賤生物。」

我：「我鍾意啲比較陽光嘅男仔囉，最緊要嘅佢會好好咁照顧我，而且唔會同其他女仔有曖昧。」我仲要對佢放一放電，係男仔都會中招。

食完飯之後，我地就準備結束今日嘅約會，佢送我行到去巴士站。

我：「今日同你一齊真係好開心呀，你果然無令到我失望呀。」我上前攬住佢，而佢摸一摸我個頭，其實女仔係好憎比人摸頭。

阿朗：「咁...不如...你做我女朋友...好無？」我都預左佢會講呢句野，呢個時候要點做？打電話問朋友？問現場嘅陌生人？

我：「留返下一次...再答你...」我再咀佢一啖，然後就鬆開佢，上車之後再對佢揮揮手。

然後就可以唱出

條女很清楚收兵好過嫁人
真的身份不過女神
只要女神未夠開心
便集齊萬馬千軍

小測

我：「我求下你...唔好咁對我...」我比一個男人騎住，佢飢餓到恨不得將我屌完一次又一次。

然後，我每一次都會比呢個夢嚇到醒左，無論過之前比老豆強姦完個件事會影響左我咁耐，差唔多每個星期都會夢見一次。

醒左之後，對住蔡煒燕幅相講聲早晨我就返學。

「預期這麼辛苦，倒不如一死了之，道別這個世界，永久在地下沉睡，哪怕會被別人遺忘，也沒有關係。」

一返到去之後，除左平時圍住我個堆仔之外，我仲見到阿朗對我揮揮手，無論過佢真係將所有甜言蜜語，都當係真。

蔡煒燕講過：「甜言蜜語從來都只係欺騙嘅一種手段，講得出情話嘅人，都只不過係一個大話精，情話可以滿足人，亦可以傷害人。」

佢行埋黎我地到，一口氣推開係我前面嘅男仔，然後跪在係我面前，我無論過，仲會有一支玫瑰。

他說：「就讓我，來當你的禮服蒙面俠，在你身邊保護你，拿著玫瑰來迎娶你。」

我接過玫瑰說道：「對不起，我沒法成為你的月野兔，我是一隻燕尾蝶，除了飛翔，我別無他愛。」

然後我就行返上課室，眼都無望過佢一眼，係情場上面，邊個認真，邊個就係輸家。邊個識玩，邊個就係贏家，而我一直都係贏個啲。

聽人講，阿朗佢好似忍唔住流左幾滴男兒淚，我聽到之後忍唔住笑左出黎，呢個就係愛我嘅代價，啲人成日講，「玫瑰雖美，但卻帶刺」就係咁解。

思思：「喂你知唔知今日要物理小測呀？我琴日溫左幾粒鐘咋，今次實仆街啦！！」佢拎住部物理書睇完一次又一次。

但係我想講，我連要小測都唔知，真正仆街個啲係我，不過我都慣左，我咁多年其實都可以話係無讀過書。

結果無錯，呢次小測我連一分都攞唔到，但係為左考試嘅平均分同埋升班，我知道我又要出必殺技，將零分變成有分。

放左學之後，我就去到教員室搵我地嘅物理阿Sir，佢叫做鍾Sir，如果你見到佢嘅話，肯定會覺得係個啲四十幾歲嘅大叔一樣。

我：「阿Sir呀，你可唔可以幫下我呀，人地小測得零分，唔知你有無辦法幫我「稍微」升一升啲分呢~最多人地做乜都得呀~」

鍾Sir：「咁呀...唔...係咪真係做乜都得先？」呢句野已經聽得出佢想點。

我地去左一間無人嘅課室到，一打開門佢就已經獸性大發，將我禁低落其中一張枱到，對我又摸又錫。

佢將隻手塞入我條裙底到，隔住底褲咁摸我個閻，所以啲人話，大叔總是喜愛小妹妹係無錯。

我：「啊啊...好...好爽呀...」因為好敏感，搞到我都忍唔住叫左出黎。

佢拉低條褲鏈，老賽講其實都幾短下，不過為左分數都要含架啦，卑躬屈膝咁幫佢含，但係內心不斷講粗口。

我含緊嘅時候，佢一直係到又聞又摸我啲頭髮，原來佢係頭髮控，好彩我今日洗左頭先返學姐，廢時臭親佢，好似LokB咁樣。

鍾Sir：「啊...」突然火山爆發咁噴晒落我個口到，我反應唔切一口氣吞晒，睇黎今日要漱口水漱十次口。

我拎轉身，兩隻腳企係個地下到，而個身就訓左係張枱到，佢跪左係地下，伸個頭入去我裙底到，不斷又啜又瀨我個閻。

我：「呀呀呀...呀...呀...啊啊...」我發現原來佢都好鍾意呻吟聲，我愈叫得大聲，佢嘅速度就愈快，十足十一個變態，呢個就係Punchline。

過左一陣佢就插左落黎，賓州插入個閻嘅郁動，令到張枱不斷係到褪前同埋褪後，啪啪聲伴隨著吱吱聲。

我：「啊啊！！！！啊啊！！！！啊！！」無錯，你地無諗錯，呢啲叫聲全部都係我扮出黎，因為老賽講我無咩感覺。

鍾Sir：「睇黎真係要將你好好調教下啦，死姣妹！！！」佢將抽插嘅速度加快，我扮嘅呻吟聲都扮得比較大聲。

我：「黎啦...黎...插...插死我...呀...我...要呀...」係男人一聽到都會好撻興奮，但其實，所有野都只不過女仔為左哄你地開心先咁講。

佢將我抱起，我就好似一隻樹熊咁攬住佢，哄塊面過去同佢打車輪，呢次應該係我最想嘔嘅一次，真心佩服啲AV女優有咁好嘅忍耐力。

我感覺到佢嘅速度再加速，睇得出佢就黎射，於是我再叫得大聲啲，比佢體驗下虛假嘅滿足，只有虛假先會令人沉迷同埋興奮。

最後佢射左落我塊面到，我咁大個女都係第一次比人顏射，無論過第一次會比左個四十幾歲嘅阿叔。

不過都唔緊要啦，因為咁樣，我個小測由零分變左做全級第一，都足夠啦。

冒險

Love makes man grow up or sink down. 「500 DAYS OF SUMMER」

愛情，要麼讓人成熟，要麼讓人墮落。

而我，不但成熟，而且墮落。我就好似18禁薯片，你愈食，就愈辣，但係又恨不得將我全部食晒，最後卻引火自焚。

思思：「哇，今日又有咁多嘅，佢地真係唔會停架㗎。」佢講緊我櫃桶入面個啲朱古力同理情信，啲男仔好鍾意係我返學之前塞晒入去。

我：「真係麻煩，你幫我搞掂佢呀。」我比左幾盒思思，等佢幫我處理晒佢，佢每次都會幫我食晒啲朱古力，但係佢食極都唔肥，真係好撻羨慕。

講一講先，自從個次之後，迪迪好似鍾意左我，我每日都聽到佢係到撩我，又借啲意去摸我隻手，有時你要明白「人帥真好，人醜性騷擾」呢個道理。

但係為左等佢繼續送野比我，我又要扮到好似好有心動嘅感覺，要記住，毒撻總是以為自己好成功，所以你就要比佢覺得自己好成功。

係小息嘅時候，我見無老師，於是就拎部手機出黎睇下IG，睇睇下見到有人DM我，居然呢個時候會有人搵我。

我睇一睇個名，發現係我唔識嘅，即管睇下你小魚定係鯊魚，雖然係咩魚我都未驚過。

I_am_the_shark_：「你好呀，可唔可以同你做個朋友？」典型嘅詐騙集團嘅手法，但係我樂意奉陪。

我：「哦？可以呀，我最鍾意同陌生人做朋友架啦。」我禁一禁入去佢IG，發現一張相都無，佢個頭像仲要係一個黑色眼嘅女仔，見到都覺得心寒。

I_am_the_shark_：「唔好怪我直接，我想問你一陣得唔得閒同我食個Lunch？」你個直接都幾直接下。

我：「咁快？但係我都唔識你，會唔會唔係幾好呀？」雖然我唔驚，但係都要有少少自我防衛，唔係比人捉去輪姦咁點算。

I_am_the_shark_：「所謂：人生就是一場未知的冒險，沒有人會事先知道結局，話唔定你黎到會有驚喜呢。」

我：「咁好啦，一陣見啦。」佢話佢會黎接我，於是我就同佢講左我讀邊間中學，結果，呢場冒險真係夠晒冒險。

放Lunch嘅時候，我同思思講我約左人之後，就行到去學校出面，點知一出到去就見到一架白色嘅法拉利泊左係出面，老實講真係嚇親我。

然後我就見到一個金色頭髮，帶住黑色口罩，睇落去應該得二十幾歲嘅男仔行左出黎，就咁睇有啲似姜濤，都幾靚仔。

shark：「你就係Emily？差少少就忍唔到你呀，因為你真人靚過IG啲相好多。」靚仔講情話總是能挑起女仔的芳心，只可惜我係一個女神，一早就已經見怪不怪。

我：「係咪架？唔好哄我開心啫，你都一樣啦，見你IG相都無張，仲以為你係啲咩怪叔叔添。」我講笑咁講，但係有時講笑都帶認真嘅成分。

shark：「哈哈，你唔比我表面唔似，但係內心其實係架咩？邊行邊講啦我地。」然後我地就並排咁行去食野。

行緊個陣，我地講左好多野，佢話佢係一個富二代，老豆係一個富豪，同李嘉誠仲有合作關係，唔多唔少都令人感歎，有個成功嘅老豆，你人生唔單止贏左一半，可以話贏晒。

而我就求其作啲興趣呀，平時鍾意啲咩，個人背景比佢，欺騙從來都係保護自己嘅最好方法，唔好亂講真正嘅個人資料比其他人。

我：「話時話呀，點解你會主動搵我嘅？我地明明連見都無見過，陌生人嘅關係黎架啫。」

shark：「咁情侶同埋朋友，呢啲都係由陌生人嘅關係去開始架啦，而且無人講過陌生人就唔可以一齊食飯架啫。」

我：「好囉好囉，但係呢個世界咁多女仔，而且你又幾靚仔，肯定唔需要主動搵我，都自自然然會有好多「陌生人」想同你食飯啦。」

shark：「咁都要睇感覺架嘛，我一見到你之後，直覺就話比我聽想同你食飯，所以就即刻搵你囉。」咁嘅大話都講得出。

記住，人地講咩都唔可以亂咁信，呢個世界充滿住謊言，真相一直都只有自己知道，既然你唔知個真相，咁就唔好信。

講下講下，我地就入到去一間餐廳到食野，叫完野食之後就你眼望我眼，如果你唔夠膽正面望人地，咁就代表你已經輸左一半。

shark：「有無人話過你好似一個人？」佢突然開口，個樣仲有少少迷迷惑惑咁。

我：「無啫，咁係邊個呀？」我已經估到佢下一句會講啲咩，我相信你地都一樣，舊招總係有人仲會用。

shark：「我下一個女朋友。」佢微笑咁望住我，雖然係舊招，但係靚仔用總是沒有問題的，如果換係迪迪嘅話，佢實比人笑死。

我：「咦~好衰架你，你咁講人地會怕羞架嘛。」我下意識低一低頭，扮到自己好怕羞，有時我都會覺得自己可以去攞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獎。

shark：「你望下個邊。」我拎過去，發現咩都無，於是我又拎返過去，結果比佢用隻手掂到我塊面。

呢招真係令我有少少感覺，令我覺得佢其實係一個高手，有少少似蔡煒燕嘅影子，可惜嘅係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令我有感覺唔代表我心動左。

食仔嘅其中一個秘訣就係，除左講啲情話比男仔聽之後，就係盡量去扮到自己好似好易哄，而唔係對情話絕對免疫，唔係嘅話無人會鍾意你。

食完飯之後，我就諗住同佢講ByeBye，因為都要返去學校到，唔係嘅話遲返去又會比人屌。

我：「好啦，我都要返去先啦，我地下次再見啦。」我拎轉身，行左一步之後，我就唔夠膽再行埋第二步。

shark：「我唔捨得你咁快就走㗎，留係到，陪多我一陣先啦。」我好乖咁拎轉身跟住佢行。

因為頭先有野頂住我後面，唔係佢條賓州，而係一把刀。

臭雞

佢用塊黑布遮住我兩隻眼，令我伸手不見五指，我終於明白點解啲人成日都話要慎重交友，寧缺勿濫，呢次可以話係我最驚險嘅一次。

把刀一直係我最後無放低過，只要我有一絲反抗嘅企圖，把刀就會直插入我心臟，我大好嘅未來就會止步於此，但係我仲未想死。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講過：「我們唯一值得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值得呢一刻，我仍然都係保持冷靜嘅狀態，與其害怕、不如面對。

之後我聽到門聲，應該係佢打開左對門，佢推左我入去，將我綁左係張類似櫈嘅物體，但係好快，我就認定佢唔係一張櫈，而係馬桶。

佢拎走塊黑布，令我重見光明，但係有啲野，唔睇好過睇，係我眼前嘅，就係一把短刀，只係差少少就掂到我隻右眼，我另一隻眼見到佢係到笑緊。

我：「你到底係啲咩人？點解要捉我黎呢到？我有啲咩得罪左你？」我故作冷靜咁問佢，但其實見到金毛仔我會驚青。

shark：「我係邊個？我只不過，係一個伸張正義嘅人，我要為呢個世界解決一啲唔應該存在係到嘅人。」講到自己好似一拳超人咁樣。

我：「伸張正義呢啲小朋友睇嘅野你都講得出，咁我做錯啲咩？」錯嘅人唔會知自己做錯啲咩，因為佢地覺得自己無錯。

shark：「玩家、食家，呢啲低賤、垃圾、卑鄙、厭惡嘅人，從來都唔配生存，你地只不過係一個玩弄人感情嘅廢物！！！」佢好激動咁講。

我：「咁你就好有資格生存？殺人兇手都可以話伸張正義，咁你同班黑狗有咩分別？」我講完呢句，換黎嘅就係佢一巴車落我塊面到。

shark：「只要殺死晒你地，我就算係一個罪人又點？我一啲都唔介意！！！」但係...」一副極其扭曲嘅笑容浮現係佢嘅面上，我開始驚，開始掙扎。

shark：「我要將你，先姦後殺。」佢再次用黑布遮住我兩隻眼，看不見嘅黑暗，正是世界上最令人恐懼嘅事情。

我：「啊啊啊啊！！！！」我感覺到自己比佢用把刀不斷左割右割，痛覺令我有感覺，血液令我感到恐怖。

佢鬆開我兩隻腳，我即刻下意識咁推開佢，但係我睇佢唔到，宜家嘅我就好似佛山無影腳，亂鳩咁踢。

shark：「咁撻郁得，我就睇下你宜家仲郁唔郁！！！」

我：「哇哇哇！！！！啊啊！！！！啊！！！！」佢一野將把刀插左落我隻腳到，痛到我差少少升天，我嘅痛覺感受器就黎頂唔順。

我：「我求下你...唔好呀...」佢粗暴咁扯開我條校裙，我已經感受到下面比一個大賓州插左入去。

shark：「唔好？當我叫佢唔好唔要我嘅時候，佢點撚樣對我呀！！！！」佢用力一直插一直插，痛到我不斷大聲咁叫。

shark：「呢個世界就係太多好似你地呢啲咁嘅仆街！！！！先至會搞到咁多人心靈創傷！！為情自殺！！！！」佢每講一句，插嘅力度就上升一次。

我：「我...我...咩...都...無...做...過...」佢聽完之後好似癲撚左，隻手用力咁捉住我條頸，搞到我抖唔到氣。

shark：「屌你老母！！！！」因為抖唔到氣嘅關係，我講唔到任何野，眼淚一直流落去，我就黎，要死了。

我嘅腦中一片空白，任何回憶都沒有出現，然後我視線出現一把火，我相信係我人生嘅走馬燈，我終於見到自己嘅一生。

我流住眼淚，心入面只係講左一句說話。

「阿媽，我好掛住你。」

係我就黎斷氣個一刻，廁所對門突然比人打開左，shark即刻鬆開我拎轉身過去，我因為咁樣先至無死到，即刻係到咳。

「磅！」

shark突然一聲倒下，啲血不斷係四周濺出，佢訓左係地下郁都唔郁，你唔好話比我聽，佢死左呀嘛..? ?

我兩隻手唔知點解比人鬆開左，個塊黑布亦都唔見左，到底宜家發生咩事？同埋頭先個個...真係槍聲..? ?

我望一望廁所門口，有一個男仔企左係到，黑色頭髮，同我一樣帶住圓框眼鏡，唔同嘅係佢個副係黑色，佢無表情咁望住shark。

我：「你係...邊個...？」我開口問佢，佢將個目光轉移係我身上，成身上下咁打量左我一眼。

男仔：「臭雞。」佢講完之後就拎轉頭走人，我仲未搞清楚到底宜家發生緊啲咩事，我個人好亂，同埋唔知點解，我見到有人死左，但係居然出奇地冷靜。

我即刻追過去，但係已經唔見左佢人影，只係見到地下有一條黑色羽毛，寫住一隻字，「鷹」。

我個腦一時負荷唔到咁多野，淨係大約知道我比人救左，個個男仔應該叫做鷹，不過就好快就消失左

。

我拎轉望住shark條屍體，然後就即刻跑走，我淨係知我再唔走就死梗，實比人當係殺人兇手。

同埋老實講，唔知點解頭先望到個嗰男仔，我竟然會有少少心動嘅感覺，可能因為，佢好靚仔掛...？我都唔知。

但係比佢話係臭雞，有少少唔開心囉。

韓仔

呢件事，我無同任何人講過，就算係思思都無講，因為呢個世界，除左自己之外，邊個人都唔可信。

佢上一秒可以話幫你保守秘密，下一秒可以就可以出賣返你，我都已經經歷過好多好多次，亦都對「信任」呢樣野死心左好多次。

「天真的是我 傷心的是我 憂鬱的是我 通通通通都是我」

「是我 沒有我 直到最終 只剩下我一個」

至於個嗰男仔，我由個日之後都無再見過佢，唔知點解我宜家成日都會諗起佢，個腦經常都出現佢個樣。

個副冷酷、高傲、無情、寂寞嘅樣貌不知不覺引起左我對佢嘅關注，好想再見多佢一次，問佢幾條問題，哪怕只是一面。

思思：「自言自語係到講緊啲咩呀？」佢用隻手指彈一彈我額頭，痛到我由幻想返黎現實世界。

我：「喂呀，好痛呀，我頭先係到發白日夢姐。」我諗住彈返佢，但係佢反應快到即刻縮開。

思思：「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咁咯~今次又邊條仔呀？講黎聽下~」好朋友果然係好朋友，佢地總係估到你諗緊啲咩。

我：「無呀，只係好似對一個男仔有少少感覺囉，不過宜家諗落都無左lu。」

思思：「少有咯，仲以為女神對男仔通常都無乜感覺添，咁個男仔一定係好特別。」

我：「是但啦，我走先啦，今晚約左人食飯呀。」然後我就由學校返去屋企，因為今日又要去應酬下我班兵仔。

但係我一返到去就叻到係張沙發到訓著左，當我一醒返嘅時候已經八點半，已經遲左半個鐘，不過我連一絲「要快啲出門口」嘅念頭都無。

「兵只不過係任人魚肉嘅生物，所以無人會花時間認真對待一隻兵仔」

我連頭都無洗，戴左頂帽就出去，反正要見嘅都唔係對自己重要嘅人，咁不如求其啲，都無咩所謂。

到左嘅時候，我已經足足遲左一個鐘，如果男仔連少少忍耐力都無嘅話，又點樣討得女仔嘅歡心。

阿澤：「你終於黎啦。」我睇得出佢有少少唔滿意，但係又盡量唔太明顯咁表現出黎。

我：「Sorry呀，我遲左成粒鐘，你一定等左我好耐啦，補返比你嘅。」我兩隻手輕輕箍住佢個頭，然後咀落佢個嘴到。

「親吻，從來都係傳遞愛意嘅方法，打破朋友關係嘅關鍵。不過，親吻卻能夠製造假象。」

阿澤：「算你啦，咁我地宜家去食飯啦。」佢拖住我咁行去間餐廳到。

阿澤係一個韓仔，以為自己係一個韓仔，整理晒啲逗號頭，襯衫牛仔褲，但唔諗下自己個樣hand唔handle到。

佢帶左我去食日本野，睇啲野食嘅價錢其實都幾貴，不過我都不斷叫野食，反正又唔洗我比錢。

阿澤：「呢到啲野好唔好食呀？」食食下野，佢開口問我。

我：「好食呀，你覺得呢？」我將一舊三文魚刺身放落個口。

阿澤：「都幾好呀，不過我覺得...你更加好食。」佢講完仲要淫笑一下，真令人作嘔。

我：「咦~好衰架你~」我扮晒野，輕輕力咁打落佢隻手臂到，點知打打下比佢捉住左隻手。

我：「做咩呀？你唔比我食野呀...？」我用好可憐嘅眼神咁望住佢。

阿澤：「唔係，我想同你講，呢隻手，我點都唔會咁易就鬆開。」佢認真咁望住我，換轉係其他女仔一定唔識點樣反應。

我：「好。」無錯，其實一隻字就夠晒回應，如果宜家你唔應承佢，之後就肯定有排煩。

食完野之後，佢問我上唔上去佢屋企到玩貓，咁大家都知會發生啲咩事啦，唔明嘅，姐係間接問你「想唔想同我搞野」咁解。

不過為左等佢繼續做我隻兵，少少嘅付出又有咩所謂，同埋你地唔好唔記得，我最鍾意就係扑野。

上到去之後，發現佢間屋都幾大，可惜「有樓有高潮」呢個道理唔適合用係我身上。

好快我就見到有隻啡色嘅貓走左過黎，對我喵左一聲，老實講，我對「可愛」呢兩個字根本無感覺。

我：「哇！！好得意呀！！！」我跪係地下，不斷摸佢隻貓，我摸佢個頭嘅時候，隻貓好似好舒服。

阿澤：「喂喂喂，你唔可以咁偏心架，淨係摸佢個頭，都唔摸下我個頭嘅。」我一拎轉過去，就見到一個龜頭係我眼前。

我：「哇！！你做咩除褲呀？！！」奧斯卡最佳女主角嘅演技又再出現，我用兩隻手遮住自己隻眼。

阿澤：「我做咩除褲？因為我想搞你囉。」佢用力捉住我隻手，將我隻手放落佢條賓州到。

阿澤：「幫我打飛機。」我扮到自己好委屈，但係隻右手已經幫佢慢慢咁打緊，成個過程我都係拎轉面，因為我係到笑緊。

過左一陣，佢就拎轉我個頭，將條野擺落我個口到，我好似啲AV女優咁樣扮驚訝，只見佢嘅笑容愈黎愈淫。

我望住佢，然後不斷係到搖頭，示意「唔好」，當然佢又點會咁易放過我，每個人都想屌女神，有機

會屌就一撚定要屌。

阿澤：「估唔到我女神都會有幫我含撚嘅一日，哈哈。」佢條腰係到前後前後咁郁，條野係我個口到進進出出。

跟住佢就除左我條褲，伸個頭係到幫我瀨闊，仲好似飲水咁飲啲闊水，我先明白，斯文人都會有變態嘅一面。

我：「啊...啊啊...」佢見我濕晒之後，就將條賓州插落我到，個樣仲好爽咁。

佢一開始用傳教士式，不得不提嘅係，佢條野其實幾大，插到我都好舒服，開始enjoy起黎。

我：「啊啊！！啊啊啊！！！」佢突然加速，連我都反應唔切，一時忍唔住咁係到大叫。

阿澤：「睇唔出女神都會叫得咁淫呀。」佢停左落黎，隻手開始係到摸我個波，個嘴就係到咀我。

我：「放過我呀...求下你...」你愈叫佢放過你，咁佢就一定唔會放過你，咁做可以令到佢嘅性興大增。

阿澤：「好呀，不過等我射左先啦。」話口未完，佢就拎轉我個人，係我後面插我。

我：「啊啊...唔...唔好呀...啊啊...」後面從來都係插得最盡嘅姿勢，舒服已經形容唔到我宜家嘅感受。

佢嘅速度開始加快，代表佢應該就黎射，但個問題係，佢都無帶套，唔通我要比人中出了？

我：「唔好...」我講都未講完，佢就已經拔左出去，將條野放落我個口到，捉住我個頭不斷推。

阿澤：「呀...爽呀...你放心啦，我先唔會射入去。」不過我最憎就係口爆。

我：「你宜家咁樣對人地...你叫人地之後點算啲...」我扮唔開心咁樣望住佢，我仲扁晒嘴。我想講，男仔最受唔住就係女仔扁嘴。

阿澤：「你放心啦，我會好好咁照顧你。」講完佢就將我個頭推去佢個胸到。

扑野，只不過係我收兵嘅手法。當你以為你搞到我就代表你成功得到我，但其實，贏個啲一直都係我。

別走

我聽人講，天蠍座嘅人多數心機都好重，我都開始認同呢個事實，亦都覺得呢個係我地嘅優點，因為咁樣先令我更加易去食仔。

蔡煒燕講過：「心機重嘅人，往往都唔會真心咁樣對人，佢地將自己嘅感受隱藏得好深，亦即係話，佢地可以捉實人地嘅弱點，又唔會有事。」

無錯，我認識人從來都唔係為左建立人際關係，每個人對我黎講只係一個利用嘅工具，用完即棄個隻。

你會問，咁做對你有咩好處？玩咁多男仔嘅感情，令到佢地為你而破費，造成一次又一次嘅創傷，有咩意思？

我會答，因為好玩。

宜家嘅我，又同緊一個男仔出街，今次呢個男仔幾靚仔，要比嘅話，只係輸蔡煒燕少少，不過都已經令我唔少女仔望住佢。

但係一諗到shark條友，搞到我對靚仔唔多唔少都驚驚地，靚仔總是一個危險的存在，佢地嘅「美」通常都只存在於外在。

阿傑：「你知唔知我平時相信嘅係啲咩神？」我搖一搖頭望住佢，示意我唔知。

阿傑：「你嘅眼神。」我比佢壁咚左係捧牆到，我用隻手捉住自己嘅衣領，扮到自己好怕羞。

我：「咁...咁我想問你，你其實係咪恐怖份子黎架？」

阿傑：「我係恐怖份子？」佢好疑惑咁望住我。

我：「因為你靚仔到好似隨時都要爆炸一樣。」我伸一伸脷咁望住佢。

阿傑：「傻妹，不如我地試下，好唔好？」

聽人講，「不如我地試下」成功嘅機會大於「不如你做我女朋友」，我作為過來人，你問我宜家有咩感覺，其實就係無感覺。

都可以話有少少心動嘅，不過只係好少好少囉，因為始終以前受嘅傷害真係太深，我連鍾意人係點都開始無左印象。

我：「好呀，咁我地試下囉。」真正嘅女朋友，我做唔到，但係用演技黎扮演一個女朋友嘅角色，我還是可以的。

阿傑：「我帶你去一個地方。」講完佢就拎住我隻手，慢慢咁行去佢講嘅目的地。

行左十五鐘就到左，呢到係銅鑼灣嘅誠品，我到呢一刻都唔知點解佢要帶我黎呢個地方，不過我無出

聲問佢。

阿傑：「我相信你一定係到諗緊點解無啦啦會黎書店。」佢拎起左一本書係到睇。

阿傑：「我曾經聽人講過，書係人用黎傳遞一啲講唔出嘅說話。」

我：「所以，你就想帶我黎書店，傳遞一啲野比我。」佢點一點頭。

阿傑：「不過我唔會直接咁比你睇，我想你自己去搵。」屌你老母，有野就直接啲啦，阻住呀姐啲時間。

我：「神神秘秘咁樣，但係我鍾意~」我咀一咀佢個嘴之後，就開始係間書店到左行右行。

老實講，其實間書店都幾撚大，計計埋埋我諗都有至少成一千本書，本本都咁厚，佢係咪想搵撚死我，然後就將我條屍體任佢搞。

佢嘅提示係，啲字唔係書入面，咁姐係代表啲字係書出面，都係玩野姐，又有書名、作者名、出版社。

搵左十分鐘之後，我都係咩都搵唔到，因為正如我所講，成千本書，你比多幾隻眼我都搵唔到啦。

我望一望佢係到做緊啲咩，見到佢只係一直望住我，對我笑左一笑，唔知呢個笑容係代表啲咩。

當我一回頭繼續搵嘅時候，我就發現到樣野，唔同類型嘅書居然會比人放左係同一個項目到，唔通就係呢到？

我再睇清楚有啲咩關鍵，終於比我見到當中嘅訊息，應該就係每一書嘅嘅書名嘅第一隻字，我宜家嘅感覺就好似佛羅多拍左三集，終於撚左魔戒一樣。

「遇、見、你、是、我、一、生、中、最、好、的、福、氣」咁老套嘅說話，唔知點解我居然會有少少眼濕濕。

我：「佢曾經...都講過呢句說話...」諗起以前嘅野，令到我嘅眼淚已經不禁流左落件衫到。

即使是臭雞，也有一個，令到佢成為臭雞的男生。一個將我，從天堂打落地獄嘅男生。我深愛過、也心死過。

阿傑：「你終於搵到啦。」佢用力咁將我攞住。

我：「係呀...我搵到啦...」我係佢件衫到不斷咁喊。

我：「唔好離開我...唔好走...唔好走...」我用雙手捉實佢，唔比佢有走嘅機會。

想走嘅人始於都會走。想走嘅人，即使你點樣困住佢，佢都會諗辦法離開，即使佢走唔到，佢個心都已經走左好耐，你最後都只係得到一個空殼。

阿傑：「喊啦，我都知你忍左好耐啦，係你喊晒之前，我都唔會走。」

那個視人如無物的我，卻比任何人都還要害怕。

他問：「那個裝堅強前的你，去哪了？」

我答：「我也記不清楚了，裝久了，也習慣了。」

「表面堅強的人，往往都係最脆弱嘅一個。」

其實，我都好想有一個，會照顧我一生一世嘅人。

是你

我：「對唔住，我始終都唔係你要搵嘅人。」我喊完之後鬆開佢再講。

阿傑：「其實我一直都知，只不過...我覺得自己...好鍾意你...」佢摸一摸我個頭。

我：「你要知道，我唔係一個普通嘅女仔，我係一個娘娘，我淨係會去收兵，無辦法再去愛其他人。」

阿傑：「唔緊要，我想講嘅係，即使你無晒所有野，我都會係你隔離，陪住你。」

我問：「對一個「臭雞」都充滿愛意，即使比人玩緊都無所謂，乜呢個世界會有啲咁傻嘅人咩？」

他說：「這個世界總會有傻人存在，但其實他們不是傻，只是他們太愛自己喜歡的人而已。」

呢啲人往往來係最麻煩嘅人，因為佢地即使面前幾多失敗，但唔會放棄，強大嘅抗逆力可能仲勁過生下沙漠嘅仙人掌。

蔡煒燕因為一時分心而鍾意左梓恩，但係我唔似佢，我嘅疤痕比佢更加大，佢最後都敵唔過自己嘅感性而愛人。所以，佢先會死。

如果話女人嘅身體用水做，咁我嘅身體一定係污水，證明我唔會認真咁對待每一段感情，你話我係仆街都係咁講。

俊熙：「點解你會同我出街嘅？仲以為你平時好多仔，唔會陪我添。」佢搭住我膊頭咁講。

我：「個班仔平時成日都煩住晒，我都唔鍾意佢地嘅，我鍾意嘅...係你呀。」我用隻手撫摸佢塊面。

俊熙：「你知唔知點解人會有五隻手指？」

我：「唔知呀，點解嘅？」

俊熙：「因為咁囉。」

我：「啊~好衰架你。」佢一下子用晒五隻手指去揸落我個波到，搞到我忍唔住係條街到叫左出黎。

俊熙：「我想要你呀。」佢係我耳邊輕輕咁講，我都已經知佢想點，於是怕羞咁點一點頭。

佢帶我行到去商場嘅殘廁到準備Gathering，我拎出放左係銀包嘅Condom，佢笑一笑就拎起左，戴左上去。

佢擘大我兩隻腳，對個頭入去幫我瀨，我感覺到佢係一個幾有經驗嘅老手黎。

我：「啊...啊啊...啊...」我比佢玩到就黎頂唔順，但係佢無停嘅打算，搞到我一野好似瀑布咁樣大爆發。

我：「呼呼...呼...啊啊！！」佢連比我劫下嘅機會都無，過左幾秒就插左入黎。

俊熙：「呀...你個閻好舒服呀...」我無理佢，只係一直係到呻吟。

我：「快啲...再快啲...」佢聽到之後，即刻好似Mario食到蘑菇一樣，不斷加速。

我：「哇哇！！啊啊啊！！！！啊！！唔唔！！」佢用隻手揸住我，應該驚出面啲人聽到我地扑緊野。

俊熙：「雖然我知你好爽，但係叫咁大聲唔得架，會比媽媽鬧架。」

佢停低左，訓左係地下，而我就坐左上去，其實我最憎就係女上男下，因為我總係覺得好似不斷禁原子筆一樣。

我：「呀呀...呀...啊！！」佢抬起頭係到啜我個波，其實我都好想知道我個波係咪真係有味道。

插左一陣之後，佢就將我轉位，用返男上女下嘅體位黎抽插。

我聽人講，啲男仔好鍾意扑緊野嘅時候，個女仔反晒白眼同伸條脷出黎，雖然我都唔知點解，不過我都想試下。

俊熙：「呀...我唔得啦...忍唔住啦...」佢烏低身，條腰郁動嘅速度愈黎愈快。

我：「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佢射晒入個套到，過左三十秒先將條野拔返出黎。

俊熙：「同你做真係好正，其他人都比唔到呢種感覺我。」佢咀一咀我額頭，然後就扶返我起身同著返啲衫。

我：「咁你講過要算數呀~」

俊熙：「知啦知啦，其實我一早就買左比你啦。」

佢係個袋到拎左啲野出黎，就係我好想要嘅 iPhone 11 Pro，搞到我忍唔住即刻攬住佢。

我：「果然都係你對我最好~」

俊熙：「咁你以後要對我好的啦，唔準再搞其他仔，知唔知？」

我：「知啦。」彩你都on鳩。

當我地諗住出返去商場嘅時候，殘廁對門比人打開左，嚇到我地以為係黑狗黎左。

我：「係你...？」係我眼前嘅，就係上次殺左shark嘅男仔，佢同上次我見到佢嘅時候一模一樣。

俊熙：「你識得佢...？」佢係我前面諗住保護我，但其實我感覺佢仲驚過我。

男仔：「臭雞。」佢拎左把槍出黎，瞄準住俊熙，我即刻將俊熙推開，佢把槍變左瞄準我。

我：「你到底係邊個，點解你要殺佢？」我望一望係地下嘅俊熙，佢已經嚇到將自己攞埋一舊。

男仔：「因為你。」佢個樣仍然無任何表情。

我：「因為我？」

男仔：「因為你係一隻臭雞，我要你睇住，所有比你玩過或者食過嘅男仔，係你面前死晒。」

我：「點解你要咁做？我食仔又無影響到你。」

男仔：「因為係蔡煒燕搞到我家姐唔認得我，佢已經死左，咁就由你黎代替。」

我：「你家姐係邊個？」

男仔：「丘、以、男」

「磅！」

佢殺左俊熙之後，就即刻變左隻鷹咁飛走左。

約會

好多男仔都會因為女仔個樣靚或者隻腿長而將佢當做自己嘅女神，但係呢啲都只不過係一啲好膚淺嘅野黎。

真正嘅女神唔係咁簡單，唔係話你樣靚身材正咁就得，呢啲唔係叫做女神，呢啲係比人當係打飛機嘅對象，就好似成為左AV女主角一樣。

蔡煒燕講過：「一個男神或者女神，最重要嘅係佢地個心，一定唔可以有任何淫氣，你要話比人聽，我就係最乾淨、天真、可愛、活潑嘅女仔黎。」

可能你地會覺得我只係一隻鍾意搞野嘅臭雞，但係你地咁諗就太天真，我嘅形象係班男仔心目中一直都係最高尚嘅存在。

今日係星期六，諗住由朝訓到晚嘅我，比人係咁打電話過黎嘈醒左，搞到個人一朝早就燥燥到。

我：「喂...邊個呀...？」我半醒咁接電話，隻眼仍然眯埋。

迪迪：「我...我係迪迪呀，Sorry咁早打比你...嘈醒你真係唔好意思...」

我：「唔緊要啦...唔醒都醒左...你打電話過黎做咩呀...？」

迪迪：「我想...我想...我想問你今日得唔得閒同我出街！！」佢好似儲左兩下氣再一野爆左出黎，我差少少就耳聾。

我：「哦...好啦...咁一陣見啦...」講完之後，我就攤返係張床到繼續訓。

可能比佢嘈一嘈，搞到我點訓都訓唔返，於是我惟有死死氣咁起身，刷完牙洗完面之後，我出到去個龐到，但係唔見燕嘅家姐。

我諗佢應該去左返工，其實我覺得佢都幾慘，連無左個細佬都唔知，仲好天真咁渡過每一日。

不過有時啲野就係咁，你會寧願直接失去個段記憶，但唔想成日都諗起佢，搞到自己難過。

既然對自己重要嘅人都已經唔係到，咁留住同佢一齊嘅記憶黎做咩？

回憶從來都只不過係過去嘅事實，即使過左好耐，佢點會留係你個腦到，就算係一段悲痛嘅回憶都係一樣。

我沖好涼之後就出發，今日嘅我著左件Oversized嘅白色衛衣，同埋一條短褲，比人個感覺就好似同無着褲無分別。

到左之後，我見到佢著左件黑色嘅Nike衛衣，條褲都係Nike，對白色波鞋都係Nike，總之咩都係Nike。

同埋只有唔識打份嘅男仔先會將自己着到全黑然後一白。

我：「好耐無見啦迪迪。」我成身咁打量左佢一下，老實講就咁睇真係成個毒撚樣，尤其係佢個副眼鏡。

迪迪：「好耐無見啦Emily。」我無諗過佢會用返我句野黎答返我。

我：「咁你今日諗住帶我去邊呀？」我微笑咁問佢。

迪迪：「一陣你就知！！」原來毒撚都識得玩神秘。

佢話開始今日嘅行程之前要食個飯先，咁就最好不過，因為我朝早咩都無食過。

迪迪：「係呢，識左你咁耐，都唔知你平時鍾意做啲咩添。」

我：「哦？我平時鍾意係屋企畫下畫，睇下書咁囉，你呢？」

迪迪：「我呀...我鍾意...打機...」佢細細聲咁講，好似驚我覺得佢係一個廢青一樣。

我：「係呀？其實我都好鍾意打機架！！不過...平時都無乜人同我玩囉...啲女仔又話唔鍾意打機...」

迪迪：「咁...不如我同你一齊玩？」

我：「好呀好呀！！」

認同人地嘅興趣係最緊要，你要將人地嘅興趣變到好似自己嘅興趣一樣，但係又唔可以太過盡。

我：「不如我地AA比好唔好？我見到將單都幾貴。」

迪迪：「唔洗，我比晒就得啦。」

我：「會唔會唔係幾好呀？而且我有帶夠錢出黎呀，你唔洗擔心我。」

迪迪：「好少錢姐，我比就得啦。」

我：「咁...多謝你啦。」我笑一笑，點點頭，咁就可以變做Oreo。

食完飯，佢都未同我講我地會去邊，而我只係一直同佢並排咁行，咁樣做，正常人都會覺得我地似係男女朋友。

行左一陣，我終於知道佢帶我去邊，原來係觀塘嘅海濱花園，唔知點解咁啱又無乜人係到，得我地兩個。

我望住個海，我聽人講，人嘅一生就好似個海，你平時睇落去好似平平無奇，但係當你用心咁留意每一樣事物，原來你嘅人生都係好靚。

大海之所以令人沉醉，係因為佢平時睇落好似好靜，但係佢一活躍起黎，連商場都可以沖走。

人生之所以獨一無二，係因為人類嘅人生好似好悶，但係出現刺激起黎，人連命都可以唔要。

我：「呢到好靚呀，你專登帶我黎呢到架？」

迪迪：「係呀，我上網聽人講呢到可以見到成個海。」

我行近條欄杆，眯埋對眼，感受風兒向我塊面舞動，聆聽水淺出嘅聲音，最後唔少得嘅，就係吸收新鮮空氣。

當我拎轉身諗住睇下佢做緊咩嘅時候，原來佢係到偷拍緊我。

迪迪：「Sorry呀，一時見到你咁樣好靚，所以忍唔住影低左落黎。」我望一望張相，又影得幾好。

我：「唔緊要啦，記住Send返比我就得啦。」

然後我就繼續望住個海，海真係會令人睇上癮，睇到不能抽身。

「唔知黑眼男仔宜家係邊呢？好想再見多佢一次。」

多謝

迪迪：「其實...我好多謝你今日願意同我出黎...」佢dup低頭，唔夠膽直視我咁講。

我：「點解咁講呀？」

迪迪：「我一直都覺得...我呢啲咁嘅毒男...根本就無資格同到一個靚女出街...所以...我好多謝你完成左我呢個願望...」

佢忍唔住喊左出黎，於是就係褲袋到拎包紙巾出黎，係我面前好努力咁抹走晒啲眼淚。

我咩都無講，只係行上前去攬住佢。擁抱，往往都係最安慰到人嘅方式。

佢比我呢個舉動嚇親，嘗試鬆開我，但我一直都用力攬實佢，最後佢都攬住我。

我：「呢個世界根本就唔需要講啲咩資格，願望一直都係自己掙取返黎，唔相信自己得嘅人，咁佢一世都唔會得。」

從來唔係有天赋嘅人先有資格實現夢想，從來唔係有錢嘅人先有資格結婚，從都唔係靚仔嘅人先有資格同女仔出街。

我：「我只係覺得，我地唔應該比世俗嘅眼光所局限，點解人地覺得自己係廢青就要認定自己係廢青？點解人地覺得你唔靚仔你就要無自信？」

我：「命運一直都係由自己改寫，只係你肯唔肯踏出改變嘅第一步。」

我講完之後，佢就喊到收唔到聲，我諗我可能係第一個同佢講呢啲野嘅人。

迪迪：「多謝你...」佢鬆開我，對我講句多謝。

我：「唔洗，比啲自信自己啦，人最重要就係有自信，唔好成日覺得自己唔得。」

迪迪：「我會架啦...多謝你講左咁多野比我聽...」

呢個時候，咁啱比我地睇到日落，每次見到日落都會有一種好溫暖嘅感覺。

太陽準備離開，把整個天空都變成金黃色，像是臨別前給我們一個窩心的祝福，暖透每個人的心。

迪迪：「我地以後仲可唔可以約出黎？」當我正係到諗緊太陽係到著緊草嘅時候，佢問我。

我：「唔啦，今日一次就夠架啦，你已經唔需要我。」

安撫人從來都唔係我做開嘅野，無諗過平時只係識傷害人嘅我，居然會幫左個毒撻。

迪迪：「嗯，就算你唔想聽我都要講，今日真係好多謝你。」

我：「夠啦夠啦，我唔習慣人地對我講多謝，而且我都唔想見到你比自卑困住姐。」

迪迪：「係呢，你宜家有無男朋友？」

我：「做咩咁問？想溝我呀？」叫佢有自信啲，宜家搞到佢真係太有自信。

迪迪：「係呀，咁你受唔受溝？」

我：「唔受嗰。」

張愛玲：「這世界上有那麼許多人，可是他們不能陪著你回家。」

我搭緊車睇緊IG嘅時候，突然見到有人WTS我，我睇一睇個名發現原來係阿傑。

我曾經睇過一本改變左我好多嘅書，佢話覆人地訊息嘅時候，唔可以秒讀，要等「最基本嘅兩分鐘」。

雖然佢入面無講點解，但係我每次都係跟住佢講嘅兩分鐘咁去覆啲男仔，不過思思個啲我唔會咁做。

阿傑：「你係到做緊啲咩呀？我有啲掛住你。」

我：「思念只係人無聊想同其他人傾計嘅一個藉口，不過我宜家只係搭緊車返屋企。」

阿傑：「哈哈，Btw你今日出左街呀？去左邊到玩？又唔叫埋我。」佢就好似蔡煒燕一樣，人地出街玩會問人地點解唔叫佢，就算係普通朋友佢都會咁做。

我：「我同人去左觀塘玩。」

阿傑：「同邊個？男定女黎？」

我：「我同邊個出街關唔關你事先，你又唔係我邊個。」

阿傑：「因為身邊有個男仔，我會對你皺眉。」

我：「車~」搞到我忍唔住唱左下一句出黎，問我做乜離開 因為你係我隻米妮。

阿傑：「咁你一陣都無野做架啦，不如同我食餐飯好唔好？」

我：「都得，不過有咩理由要我應承你先~」

阿傑：「個理由咪就係我鍾意你囉，收唔收貨？」

我：「但係我唔鍾意你嗰，咁都係唔食啦~」

阿傑：「咁呀...當係我求下你啦，可憐下我呢個無朋友嘅人啦。」

我：「哈哈傻仔，好啦好啦，一陣見啦。」

阿傑正如我之前所講，佢係一個靚仔，身邊都有好多女仔，但係佢一直都無理過班女，一心只係將個心放落我到。

之前我唔明白點解一個人可以咁專一長情，明明身邊有咁多選擇，但係惟獨是只著於一個人，佢地嘅「愛」係有幾勁。

不過宜家我明點解，就好似食白飯一樣，明明有麵、米線、通炒咁多選擇，但係我地始於都係鍾意食白飯。

鍾意左一樣野，唔係咁容易就抽到身，尤其係將自己所有野都放係一個人到，未得到個嗰人之前點都唔會死心。

蔡煒燕：「如果愛一個人之外，仲可以比其他人引誘到，咁呢啲唔係叫愛，呢啲係想一得二，想二得三。」

愛係會比人一種堅定嘅意志，愛一個人就淨係愛佢，如果你拍拖嘅時候仲會愛其他人，證明你根本就達唔到愛嘅境界。

折磨

轉過頭我就已經同阿傑係到食緊飯，不過我就唔係好肚餓，食左少少就覺得好飽。

阿傑：「你唔食啦？仲有好多啲，你唔舒服？」

我：「唔係呀，頭先都食左啲野，所以個人都飽飽地，食唔落。」唔食又好似好浪費咁，但係又唔想打包拎返去。

阿傑：「我幫你食埋佢啦。」佢見我諗過點算嘅時候，就決定幫我食埋佢，如果係其他女仔一定好心動。

我：「咁麻煩晒你啦~」我專登扮撒嬌咁講，佢只係笑一笑就幫我食左啲飯。

佢比埋錢之後，我地就出到去出面，我抬頭望一望個天，黑色嘅天空總係會令人不由自主咁諗起以前嘅野。

阿傑：「你諗緊啲咩？」佢搭住我膊頭，同我一齊望住個天。

我：「你覺唔覺得，愛情其實好兒戲？」

阿傑：「唔太覺，但係點解咁講？」

我：「我一直都解唔開一個問題，點解有人唔洗一日就可以愛一個人，點解有人可以一次過愛幾個人，點解有人一直都係愛同一個人，到底咩係愛？」

阿傑：「我...我都唔知...」

我：「唔緊要啦，唔知都正常。」我嘆左一口氣再搖搖頭。

阿傑：「不過我嘅愛，一直都係對你一個。」

我：「口花花啦你，時間都唔早，我要返屋企啦。」

阿傑：「咁不如我送你返去？」

我：「好呀。」

然後佢就同我一齊搭車返屋企，我好似唔小心訓着左，到我醒返先發現原來自己一直挨住佢，同埋你諗下車程起碼都要半個鐘。

我：「Sorry呀，唔小心訓着左，你一定好劫啦。」

阿傑：「唔緊要，呢個膊頭淨係比你一個訓，你想訓幾耐都得。」

甜言蜜語一直都係女仔嘅死穴。但同時，亦都係女仔睇清一個男仔嘅方法。

我：「好啦，我到左啦，多謝晒你呀。」

阿傑：「唔洗客氣，無咩嘅咁我都走先啦。」

我：「或者...你入唔入黎飲杯野？」女仔問得通常都係得一個意思，「你入唔入黎扑場野？」

阿傑：「哦？唔...好呀。」佢呆左一呆，之後再話好，應該估到我暗示緊啲咩。

跟住，飲飲下野，當然自自然然就係會，變左搞野。

我拎左一個黑色眼罩比佢，佢本身好似唔想戴，不過我話會有驚喜比佢，佢先肯戴。

然後我拖住佢入左我間房到，佢訓左係張床到，呢個時候，我擺左一樣蔡煒燕比我，但係我一直都無用過嘅野。

「手扣」

我用手扣將佢扣住係我張床到，佢兩隻手都郁唔到。

阿傑：「做咩呀...？點解...點解要扣住我嘅...？」我感覺到佢開始驚，而且仲要睇唔到發生咩事。

我：「殊...一陣你就知~」

我除左佢條褲，用二三下招數就令到佢扯左，然後我就好似周星馳咁樣彈黎彈去，估唔到又幾好玩。

阿傑：「我...有啲痛...」佢扮冷靜，但隻腳一直係到亂咁郁，真係好得意。

阿傑：「啊啊！！啊....」

我將包爆炸彈倒晒落個口到，跟住一野含落去，佢比我爆到秒射左出黎，佢呼吸愈黎愈急速。

我：「咁樣舒唔舒服呀~？」

阿傑：「舒服...好舒服...」

我：「咁再黎多次啦~」我摸左一陣佢就即刻再扯返。

阿傑：「唔好！！唔好！！」

我：「太遲啦。」講完我又爆多佢一次，佢射到個人就黎虛脫。

阿傑：「呼....呼呼....求下你唔好再黎...」我訓左係佢個身到，感受到宜家佢個心跳得好快。

我：「但係得你舒服，你都仲未滿足我啲。」

阿傑：「咁你想點...？」

我：「我想...咁...」我除左條底褲，坐左係佢條野到，然後自己係到un黎un去。

我：「啊啊...啊...好撚正啊...」

我望一望佢，佢無乜反應，只係個嘴唇一直係到震緊，於是我停低左，將自己坐左係佢塊面到。

我：「幫我瀨。」

阿傑：「吓...唔唔...唔！！」佢未講完已經比我閹遮面緊。

我比佢瀨到出晒水，啲水一直沿住佢塊面到流落去，睇得出佢唔夠膽飲落去。

我用力捉實佢個嘴，令到佢吞晒落去，佢諗住反抗，但係隻手郁唔到，最後都係吞晒。

我：「咁咪乖囉。」

阿傑：「你點樣先肯放過我...？」

我：「記住一樣野，我嘅世界只有插過，唔會有放過。」

阿傑：「啊啊啊啊！！！！」

就係咁，佢比我折磨左一晚之後，第二朝我鬆返開佢之後，佢諗都無諗就即刻跑走。

或者，咁樣佢就唔會再鍾意我。

鷹

唔知大家有咩聽過一樣野，如果無聽過嘅話，咁我做講比大家聽。

「排球係狗公嘅聚集地」

因為好多女仔都鍾意打排球，作為狗公，又點樣可以唔埋堆先，當然我唔係講緊鍾意打排球嘅男仔。

至於我呢間學校，大部分打排球嘅男仔都係狗公咁解，可以睇到佢地為左同啲女仔有身體接觸去到幾盡。

唔知點解有啲女仔又真係會比佢地哄到，明知佢地係狗公都會鍾意佢地，所以你地睇到，愛俏就係咁兒戲，令人對一切盲目。

不過我自己就唔太鍾意打排球，又或者咁講，我除左跑步之外，基本上都唔會做運動，所以我做唔到運動女神，呢個名就比左思思。

但係有時我都會係走廊到望下佢地，得閒睇下排球，得閒又睇下籃球，雖然都無乜靚仔，但係你都知係學校無乜野做架嘛。

宜家我又係到睇緊人地打波，其實我係到發緊白日夢。

男仔：「諗緊啲咩？係咪又睇中左邊個？」突然有把聲係我隔離出現。

我：「嚇死人咩你，咦...？係你呀...」我無諗過叫自己做鷹嘅黑眼男仔就係我隔離。

自從上次見到佢之後，我地解開左心結，我幫蔡煒燕同佢Say左Sorry，佢亦都原諒左我地，同埋唔會再搞我。

鷹：「我黎只不過係睇我家姐。」佢家姐就係丘以男，宜家係到打緊排球個嗰。

我：「咁不如我地落去同佢講下野囉？我諗你都想同佢Say個Hello掛。」

鷹：「咪搞我，我見到佢宜家過得咁開心就夠。」

我：「車，唔好咁八婆啦你！！」我捉住佢隻手，然後拉住佢落去。

鷹：「喂...唔好啦...」佢雖然口裡說不，但係身體一啲反抗都無，就咁比我拉左落去。

以男好快就見到我地，仲好熱情咁同住我對揮揮手，叫我地行過去。

我：「唔阻住你呀嘛？」

以男：「唔阻唔阻！！係呢，呢個係邊個黎？點解唔係著住校服嘅？」

鷹一時唔知點答，只係dup低頭，估唔到殺過咁多人嘅佢，都會有怕羞嘅一面。

我：「佢係我男朋友黎架，佢今日特登偷偷地入黎學校，話要比個驚喜我啫。」我講完仲要錫左佢塊面一啖。

佢本身想屌我，但係佢家姐宜家係前面，又無辦法解釋，所以惟有配合我，錫返我一啖。

以男：「好啦好啦，咁我唔阻你地兩人世界啦，趁仲有時間去拍下拖啦。」

然後佢就繼續打排球，我同鷹就上返課室。

鷹：「你做乜撚野呀！！話我係你男朋友？！！」佢一野將我壁咚係垤牆到，都有啲痛。

我：「唔得咩？你知唔知幾多人想做我條仔呀？宜家係你執到寶啦。」

鷹：「嘖，我先唔要呢啲咁嘅垃圾。」佢鬆開隻手，轉過身就係個窗到飛走左。

我就唔信佢真係咁難得到手，我就唔信佢對我一啲感覺都無，我就唔信佢唔鍾意我。

再冷酷嘅人都會有心軟嘅一面，再高傲嘅人都會有認低威嘅一面，再無情嘅人都會有感性嘅一面。

我唔知咩係愛，亦都唔知自己係咪鍾意左鷹，我只係覺得佢好神秘，我好想打開佢心入面個對門。

愈係得唔到嘅野，就愈容易令人諗起。愈係得唔到嘅野，就愈令人想得到。愈係得唔到嘅野，就愈比人有動力去挑戰。

不幸

唔知你地學校啲人望女神或者男神係點樣，係咪會聚埋一齊係到含情脈脈咁望，定還是扮唔覺意咁走近佢地。

而今日，我就比人叫左去幫手玩社際活動，而我自己就係黃色社嘅，我見社長話唔夠人所以先幫手玩下。

不過正如我之前所講，我除左跑步之外咩都唔叻，所以我嘅存玩只係黎湊夠人數，雖然我知全部人嘅集點都會係我到。

而今日玩嘅係閃避球，最令女仔抗拒嘅一個運動，因為啲男仔好撻恐怖，個個都好似想殺人咁扔粒波過黎，比佢地扔中唔死都肯定重傷。

但係點都好，我唔玩都要玩，最多無左條命姐，同埋我信開政府，驚都未驚過。

換好衫之後落到去操場，基本上啲人都到齊晒，而我都好快咁同啲隊友打個招呼，雖然好多我都唔識。

我：「加油呀你地，點都唔可以輸架！！」我揮一揮個拳頭，睇得出係好無力嘅鼓勵。

隊友：「聽唔聽到？！女神話唔可以輸！！我地一定要贏！！」

然後好快就開波，我見到有好多男仔都望住我隻腳，我只係換左短褲姐，都唔知話係我太吸引，定係佢地太過變態。

你地扔一球，我地又扔返你地一球，而你問我係到做緊啲咩？我除左跑之外都唔知自己可以做啲咩。

我：「啊啊！！！」我比粒波扔左中，條友一野扔中左我個頭，而且大力到好似想殺死我一樣，我副眼鏡仲爛埋。

我痛到差唔多失去知覺，坐左係地下到摸住自己個頭，仲一時忍唔住喊左出黎。

啲老師見到之後即刻幫手停止個比賽，有個男仔扶左我去醫療室，唔知佢係想抽水定還是真心想幫我。

我：「唔該...晒你呀...」我休息左一陣，個頭無咁痛先同佢講野。

男仔：「唔洗客氣，不過你宜家見點呀？」雖然我無帶眼鏡，不過我都睇得出佢個樣，幾有出木杉嘅感覺。

我：「好返啲啦...你叫咩名呀...？」

SamHo：「我叫SamHo呀，你無咩事嘅話，咁我走先啦。」

少有嗰，居然會有人唔想同我獨處，無諗過呢間學校仲會有所謂嘅正人君子。

我：「呀...我個頭突然又好痛...可唔可以唔好走住...？」

SamHo：「...好啦咁。」佢猶豫左一陣，不過都係乖乖地咁坐左係我隔離。

然後我就同佢傾計，我發現佢係一個完美主義者，平時鍾意睇啲關於哲學類型嘅書，至於我？關節就有。

SamHo：「我自己真係好鍾意亞裡斯多德！！佢講嘅野真係啟發到我好多，好似「所謂平等，就是窮人不佔富人的便宜。」呢個令我成日諗緊呢個社會到底點先叫公平公正，咁你呢？」

好有學識嘅男仔總係吸引到女仔，但同時都會引黎一個問題，就係一講到佢地鍾意嘅野，佢地就會不斷講、不斷講，講到死為止都仲講。

我：「我呀...我鍾意...我平時鍾意睇蔡煒燕啲故仔咁囉。」

一個男神或者女神，就係要文武雙全，有學識嘅人，比其他人嘅印都係好深刻，所以無論點樣，都要識少少唔同嘅野，黎面對唔同嘅人。

SamHo：「蔡煒燕？邊個黎架？」無諗過會有人唔識佢，不過都正常，條on9仔都唔出名。

我：「佢係一個作者黎架，佢寫嘅野都係出於佢自己身邊嘅人與事，一個罪人有無權利去愛人？呢個就係佢一直都解唔開嘅問題。」

我見佢好留心聽我講，於是我繼續講落去。

我：「佢令我明白到，個天比得一樣野你，你就預左佢會拎返一樣野走，所以人點都唔會完美就係咁解，就同「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一樣，此事古難全。」

SamHo：「哇...我可唔可以問你借佢本書黎睇呀？」

我：「梗係可以啦。」

SamHo：「就咁聽你講，我都覺得佢係一個好有故事嘅人，好想知道到底經驗過啲咩，先會有咁嘅領悟。」

我：「係囉...」

原來人即使點都好，都係會忍唔住鍾意人，從來都無人抵抗到「愛情」呢樣野，佢就係一個，你明知唔掂得，但係愈係想掂嘅野。

就同潘朵拉一樣，始終都敵唔住誘惑而打開左個盒，最後，引黎一切嘅不幸，同「愛情」無分別。

排斥

蔡煒燕其實無寫過書，我講嘅書，只不過係我將佢嘅經歷寫晒落去，佢嘅人生已經夠慘，如果無人知道佢曾經存在過，咁仲慘。

「真正的死亡不是生與死的分離，而是被活著的人遺忘。」

不過我無比佢地睇過，既然蔡煒燕都唔想佢地記得自己嘅話，咁我應該都要跟住佢嘅心願去做。

另外我想同大家講一樣野，我一直都好唔明白，點解女仔係好鍾意排斥女仔，而男仔就比較少排斥男仔。

自從我變左做女神之外，我就發現我身邊好多人都慢慢咁離開左我，除左思思之外，我可以話係一個朋友都無。

女仔A：「咁你係女神呀嘛，我地又唔靚，廢時一陣同你玩，我地會比人話整衰你嘅形象。」

女仔B：「咪係囉，同埋我地都高攀唔起你，你係地位最高嘅女仔，基本上個個男仔都鍾意你，而我地只係低下層，都無人會留意我地，試問有錢人得唔得閒去理一個窮人呀？」

女仔C：「最重要嘅係我地受夠做綠葉，對唔住。」

哈哈，可笑，多麼可笑，我諗唔明白，我到底做錯左啲咩，所以啲人話「強者總是孤獨的」就係咁解，佢地唔抵得你勁過、靚過、高過佢地，所以佢地就Bully你。

被排斥嘅感覺一直都唔好受，想得到人地嘅認同，反而令到自己受到嘅傷害更加多。我只係覺得，點解每個人都要咁有機心，簡簡單單做個朋友唔得咩？

所謂人心，就係呢個世界最恐怖嘅野，永遠都無辦法睇得清嘅野，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就係一場又一場嘅遊戲，邊個動心邊個認真就邊個仆街。

我：「點解我地識人要不講大話？點解我地就唔可以講真話？」

蔡煒燕：「你有無睇過V for Vendetta，佢入面有一句講到「藝術家用謊言製造真相」，咁你明唔明？」

我：「姐係我地係藝術家？我唔明啲。」

蔡煒燕：「你要明白，呢個世界充滿嘅，唔係愛，而係謊言，每個人都係違背良心咁講每一句說話。」

蔡煒燕：「個規則就係咁樣，你唔跟住黎做你就輸左一大半，只有識得講大話嘅人，先識得睇透真相。」

蔡煒燕：「至於點解人唔講真話？係因為人係自私嘅生物，所謂將心比己從來都無人做得到，個個都只係得個「講」字。」

曾幾何時，我都仲相信人與人之間可以好簡單。亦都係曾幾何時，我對住唔同嘅人會戴上唔同嘅面具。

阿傑：「你做緊啲咩呀？」我無諗過上次比我玩到咁樣，佢都仲夠膽搵我。

我：「無呀，聽緊歌咋嘛，你呢？」

阿傑：「我係到掛住緊你囉。」

我：「又掛住我？咁洗唔洗比個衣架你掛住我？」

阿傑：「要呀，等你以後都無得離開我，去到邊都跟住我。」

我：「其實我唔明我有咩咁好，令到你鍾意我咁耐都唔放手，乜對住一個根本唔鍾意你嘅女仔都咁堅持，真係值得咩？」

佢已讀左，但係隔左五分鐘先覆返我。

阿傑：「我會答你，呢一切都好值得。」

阿傑：「愛情比人一種強大嘅力量，願意為自己鍾意嘅人付出自己所有嘢，即使你對我一啲感覺都無，我都覺得好值得。」

我：「曾經我以為愛情係一樣令人沉醉嘅事物，但係直到宜家，我已經搞唔清，我連愛係咩感覺都唔記得，就好似從我嘅人生消失左。」

阿傑：「係因為咩事，令到你覺得自己無左愛嘅感覺？」

我：「你真係想知？」

阿傑：「係。」

我嘅回憶返到去我啱啱升到中一嘅時候，出現左一個令我又愛又恨嘅男仔，而個嗰人，唔係蔡煒燕。

「遇見你是我一生中最好的福氣」

原來你嘅福氣，係由我一次又一次悲傷累積而成。

中一

我好記得我中一個陣，啱啱開左學差唔多三個月，姐係去到十一月嘅時候，我識左一個叫做阿彥嘅男仔。

佢大我兩年，我同佢其實係一次聚會到識嘅，仲係啲咩師兄師姐去照顧啲師弟師妹嘅Gathering，而我咁啱就入左佢個組。

佢係一個好Nice嘅男仔黎，佢同我地分享左好多關於佢係呢間學校讀書嘅心得，而且我地有咩唔明，佢都好有耐心教我地。

阿彥：「Emily，我見佢買一送一，但係我一個又食唔晒兩包糖，比一包你呀。」

我：「哦...多謝你...」個陣我仲係一個好純情嘅少女，咩都唔識，所以...先會搞到咁樣。

我發現自己不知不覺咁對佢產生好感，只要係佢講嘅野，我就會好專心咁行聽，連聽少一左句都唔得。

我：「呢個...朱古力...係我自己整架...請你食呀...」

阿彥：「哇，多謝你呀...好好味呀！！」我一見到佢好開心咁，我個嘴都忍唔住咁向上勾。

我好快就頂唔順咁同佢表左白，我講完自己嘅心意之後，每一秒都好驚比佢拒絕，但係我真係好鍾意佢。

我：「你...你可唔可以做我男朋友？！！」我即刻衝過去攬住佢。

阿彥：「你嚇親我啦...」佢摸一摸我個頭，慢慢將我個頭抬起，同我四目交投。

我：「咁...咁姐係...唔！！」我講都未講完，佢已經用佢個嘴塞住我個嘴。

阿彥：「我鍾意用行動去答人地啲野。」

佢一邊同我打車輪，一邊係到摸我下面，中一嘅我諗野唔成熟，而且唔識得反抗，只係一直任佢魚肉。

我：「啊...啊...你會唔會...對我負責任...？」

阿彥：「會。」有時候，一個字就足以令人信服，唔需要太多花言巧語。

佢慢慢除左我條褲，隔住底褲咁係到摸我個閻，我怕羞到一直用隻手遮住自己塊面，而且唔想比佢見到我個淫樣。

我：「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佢突然加速，搞到我超敏感，仲做左一堆唔知咩動作出黎，啲女仔高潮就係咁樣，隻腳會想縮但係又唔會縮。

阿彥：「哇，你噴左好多水啲。」

我：「呼呼...呼...Sor...Sorry呀...」

阿彥：「唔緊要，不過，Emily，我要進來了！」佢一下子插左入我到，我差少少喊左出黎。

我：「啊！！啊啊！！！」雖然今次無比老豆搞個次咁痛，不過都好痛。

阿彥：「咦...？你之前有做過...？」佢插左幾下就停左。

我：「啊...係...係呀...」但係我唔夠膽話自己係比老豆破左個處，我真係唔夠膽.....

阿彥：「哦...」我就咁聽，都聽得出佢好似有少少失落。

值到呢一刻，我都好想知道一樣野，乜女仔個處真係咁重要咩？男仔就可以左屌右屌，女仔就唔可以有性需要。

佢抱起左我，同我係課室到玩緊火車便當，相信除左啲老師之外，其他同學都已經走晒，所以我地先夠膽係到玩。

我：「呀...好舒...舒...服...呀呀...呀...」我望住阿彥個樣，佢真係好靚仔，我只係想將自己嘅一切交比呢個男仔。

阿彥：「我都係，你個到真係好緊、好正。」佢插嘅力度愈黎愈大力，痛到我不斷係到叫。

佢將我拍埋落個黑板到，係我後面係咁插我，不過我矮佢好多，佢都有啲辛苦。

我：「快啲...再快啲....啊啊...」佢抽插嘅速度愈黎愈快，我一唔覺意，將啲粉筆整到掉晒落地下。

阿彥：「我唔得啦...我要射啦...」

佢拔返出黎，將啲精射晒落我尿忽到，然後就用紙巾幫我抹返乾淨。

我行過去攬住著緊衫嘅佢。

我：「我真係好愛你，你可唔可以講一次「我愛你」比我聽？」

阿彥：「傻妹，呢三隻字講左出黎，就唔係真正嘅愛架啦。」

我：「咁...咁總之你要講一句野比我聽啦！！」

佢低頭諗左一諗，然後再講。

阿彥：「遇見你是我一生中最好的福氣。」

然後，我就咁墜落左係一個感情地獄，一直都抽唔到身。

仆街

你地知唔知，愛情對人造成最大嘅影響係啲咩？就係會令人迷失左方向，甚至連自己究竟係邊個都開始唔認得。

當你將自己個心交比其他人，換黎嘅係比佢狠狠咁割一刀。當你以為自己可以好好咁愛一場，換黎嘅係比佢糟蹋左一次又一次。

我聽人講，愛情可以好簡單，簡單到好似只係你愛我，我又愛你，咁我地就一齊拍拖。

不過佢又講，愛情可以好複雜，複雜到好似上演緊第三次世界大戰一次，互相猜測、互相忍瞞、互相攻擊，但卻互相相愛。

我仲好記得個一日，啱啱好上完堂嘅小息，我好興奮咁落到去阿彥嘅班房去搵佢，因為我琴日畫左幅畫想送比佢。

有時候，你會寧願兩隻眼一世都睇唔到野，都唔會想見到一啲你永遠都唔想見到嘅野。

我打開左佢班房對門，結果換黎嘅係，

佢同緊一個女仔係到咀緊，仲好似當無人係到，咀到忘晒形。

我：「阿...彥...？你...係...到...做...咩...？」我瞪大隻眼，希望上帝同我講，呢個係一場夢境。

阿彥：「Oh...Emily你黎左呀...？」佢拎轉頭，好尷尬咁望住我。

女仔：「你識佢架？」

我：「點解...你...會同佢...係到咀緊...嘅...？」

阿彥：「你聽我解釋先呀。」佢即刻行過黎想捉住我。

我：「我憎死你呀！！！」我好嬲咁掉左幅畫落地下，然後一路喊住咁行返上班房。

原來見到自己嘅另一半係你面前出櫃嘅感覺就係咁樣，原來呢個就係心痛嘅感覺，原來呢個就係心死嘅感覺。

我喊住坐返埋自己個位，伏係張枱到不斷喊，其他同學都好愕然咁望住我，個個都係得個「望」字，無人夠膽問我發生咩事。

過左一陣之後我就聽到腳步聲，有人行左過黎，係到摸我個頭，但係我無望係邊個。

阿彥：「對唔住呀。」我一聽到係佢之後，個人即刻彈起。

我：「我唔想見到你呀！！！」我嘗試推開佢，但係佢用力捉實我隻手。

阿彥：「你聽我解釋先啦，件事唔係你諗咁架。」

阿彥：「其實頭先我同緊朋友玩真心話大冒險，我揀左大冒險，佢地要我同個嗰女仔咀咋。」

我：「真係...？咁點解你唔話比佢地聽你有女朋友...？點解你唔拒絕佢地...？」

阿彥：「我見佢地個嗰抽中左都有咀到，所以我先...不過我應承你，唔會有下次！！！」

我：「你要我點樣可以信你啲...」

阿彥：「傻豬，你仲記唔記得我講過啲咩呀？遇見你是我一生中最好的福氣，我唔會比呢份福氣消失。」

我：「求下你唔好再呃我...唔好再傷害我...」

阿彥：「咁你係咪原諒我啦？」

我：「嗯...不過我唔係咁容易就原諒人架！！尤其係我好着緊嘅人。」

阿彥：「知啦知啦，我應承你，我唔會再同其他女仔有接觸。」

當你真係好愛一個人嘅時候，就算佢出櫃，你諗嘅唔會係分手，而係佢點樣先可以返黎自己身邊。

又或者，你明知佢講嘅野係一個大話，你都會去相信，只係因為「愛情」會令人盲目，令到自己甘心比人呃。

我仲好記得，我地分手個一日，宜家諗返，簡直就係我人生中最底賤、最無自尊、最無地位嘅一日。

佢係個日專登約我出黎，我仲好期待佢會帶我去邊到玩，哈哈，哈哈，哈哈...哈...

阿彥：「我唔愛你啦，我地分手啦，一齊左咁耐，原來你都係比唔到我想要嘅野比我。」

我：「吓...做咩突然講啲咁嘅野...？係咪發生左啲咩事...？」

阿彥：「無事發生，只係我發現自己鍾意左第二個女仔，所以我決定要同你分手。」

我：「係咪我有咩做得唔夠好...？我可以改架啲...」我一路講，眼淚一路流落黎。

阿彥：「你咩都好好，只係我變左心，係我唔夠好至係。」

我：「唔係...我真係好鍾意你...同埋...你話過你呢世都唔會離開我架...」

阿彥：「甜言蜜語可以幫人，亦都可以傷人，但其實呢啲野，都只不過係自欺欺人。」

佢拎轉頭諗住走，我即刻衝過去攞住佢。

我：「我求下你...唔好走呀...唔好離開我...我愛你！！我好愛你呀！！！」

阿彥：「If you love me, let me go。」

我：「唔得...我唔可以無左你...一次呀...我求下你你比多一次機會我呀...」

阿彥：「無機會架啦，你死心啦。」

佢用力將我推落地，係我面前撕爛我幅畫，頭也不回咁走左。

總會有一兩個仆街存在係你身邊，呢種人，話唔愛就唔愛，話分手就分手，話走就走。

佢地唔會在意其他人嘅感受，覺得自己玩夠就放手，理得你係開心定傷心，所謂仆街就係咁解。

可笑

阿傑伸手比左張紙巾我，我仲諗緊個陣，原來我不知不覺咁流左眼淚。

我接過張紙巾，然後比佢用隻手捉住我隻手，但係我無反抗到，需要人嘅安慰嘅時候，就唔洗突登扮堅強。

人始終有軟弱嘅一面，唔洗刻意去忍瞞，話比人聽自己無事，想喊就喊，想叫就叫，想死就死。

忍瞞自己嘅情緒，到頭黎傷害嘅只係自己，咩都收收埋埋係無好結果，適當嘅發洩係必需嘅，除非你想自己患上抑鬱症。

阿傑：「估唔到作為女神嘅你，都會有啲咁嘅經歷。」

我：「係咪好可笑，一個可以將所有男仔玩到氹氹轉嘅女仔，原來一開始都係做比人玩個啲。」

阿傑：「唔係，我明白你感受，因為我曾經都好似你咁，好鍾意一個女仔，最後先發現，原來我一直都做緊佢隻兵。」

我：「我都睇唔出你咁靚仔都會比女仔當係兵啲。」

阿傑：「係咁架啦，情場上面始終都係邊個認真邊個輸，因為個一次，我過左好耐都唔夠膽再愛人，直至我遇到你之後。」

我：「口花花啦你，我一直都唔覺得自己係幫人個啲，玩人感情就有我份。」

阿傑：「唔係咁架，係你令到唔相信愛情嘅我再次Fall in love，就好似一個失明嘅人士終於睇得返野一樣。」

我：「是但你啦，不過我要走先啦，一陣約左人。」

然後同佢說了再見之後，我就搭車返屋企Hea下，準備一陣又再出街，日日都有咁多人約我，我諗我全部應約真係會死。

但係我宜家唔係同男仔出街，我無同大家講嘅就係，我係一個幾鍾意跳舞嘅人，平時都有係學校表演，所以我人氣先會咁高。

思思：「等左你好撚耐啦小姐，頭先又去左同邊個男仔出街呀？」

差唔多全部人到齊，只係差我一個。

我：「關你撚事咩，係跳嘅就快啲開始啦。」

無錯，女神係自己人面前都係會講粗口，只係你地平時無機會聽到女神講粗口咁解，咁樣你地就覺得佢好純潔，但一切都只係假象。

跳左一陣之後就休息十分鐘。

當我同思思係到飲緊水、睇緊IG嘅時候，有個男仔行左埋黎，佢叫做阿鈞，同我地都一齊跳左幾年舞。

阿鈞：「你一陣介唔介意完左之後，去同我食餐飯呀？」

思思：「介意呀，你自己一個人食啦。」

阿鈞：「吓...？我唔係問緊你啲...」聽到之後，我忍唔住笑到噴水。

我：「笑死，你唔好自作多情啦bb，你諗多左啦，宜家無人認同你呀。」

思思：「車，你兩個食爆佢啦咁，笑笑笑！！」然後佢就黐爆爆咁行開左，成個小拳石咁。

阿鈞：「咁你係咪願意同我食飯呀？」

我：「唔要啲。」

阿鈞：「吓...？」

我：「講下咋，比你估到嘅話，我仲係Emily黎？」

阿鈞：「嚇死我啦，咁我地宜家繼續去跳舞先。」

然後我地就跳舞跳到夜晚八點幾就解散，我同思思互相扁左一陣就跟住阿鈞去食野。

佢帶我去食韓燒，拿唔好話我咩港女乜乜乜，因為係佢提議，我話好咋。

阿鈞：「你知唔知老鼠姓啲咩？」

我：「姓老？」

阿鈞：「係米呀！！因為米奇老鼠！！」

我：「哇哈哈！！你好幽默呀！！」

但其實我想講，難笑到仆街，但係女神最基本要做到嘅就係善解人意，就算人地啲笑話幾撚凍都好，都要比面笑下。

阿鈞

阿鈞：「係呢，我想問你之前有無拍過拖架？不過你咁靚女都應該無可能無拍過啦，或者應該問拍過幾次拖？」

我：「我...我其實無拍過拖架...」我曾經上網見到一句說話，「女Player技術上A0，實質上A380」

阿鈞：「會唔會咁呀？你咁靚又點會無拍過拖，一定大把人追你啦。」

我：「真係無呀！！咪就係你地啲男仔以為我好多人追，結果就真係變到無人夠膽追我...」

阿鈞：「咁...不如我追你呀。」

我：「吓...我跑一百米都好快架喎，我驚你都未必追到我喎。」

阿鈞：「咁我要試下用全力跑先知啦。」

食完飯，我地出到去行下街。

阿鈞：「呢到好靚喎，不如我地影一張相呀。」

我：「吓...我今日無化妝呀，唔好啦。」如果張相比人見到，啲仔咪知我係一個Player。

阿鈞：「但係你宜家都好靚喎，唔緊要啦。」

我：「下次啦下次啦，我自己都接受唔到宜家個樣，下次再同你影。」

行行下，突然有啲野出現左！！無錯，就係佢頭先食餐廳所講嘅老鼠笑話嘅主角。

我：「哇！！米奇老鼠呀！！！」我嚇到即刻cool實佢隻手，呢下唔係扮，係我真係驚呢啲野。

阿鈞：「冷靜啲！！佢走左啦，同埋有我係到，佢唔敢行埋過黎架。」

我：「嚇死我啦...我真係好驚老鼠....」

阿鈞：「唔洗驚唔洗驚，我會保護你架。」

然後我話驚再有老鼠出黎煮野食，於是叫佢一直比我cool住，食仔就係要咁，得間要派啲軍糧，等佢地以為自己有機會。

佢送到我返屋企，跟住我地發生左啲咩我諗大家都知，想與你做愛。

阿鈞：「咁我地宜家係啲咩關係呀？」

我：「乜有無關係真係咁重要咩？」

阿鈞：「我連我嘅第一次都比左你，不如你就做我女朋友，好無？」

我：「其實...我宜家仲未想拍拖，我嘅目標係專心讀書先，或者...我地有機會嘅。」

當女仔講「仲未想拍拖」其實好多人都知咩事，佢地唔係未想拍拖，而只係唔想同你拍拖咁解。

阿鈞：「咁好啦，我等你。」

過左一個星期，佢一直都有Keep住搵我，但係我都無乜點覆過佢，甚至連上緊線都唔睇佢講左啲咩。

我就係咁，玩完之後就算，就好似你做功課咁，做完交到就算，唔會有啲咩留戀。

阿鈞：「點解你咁耐都唔理我？」

我：「我唔得閒。」

阿鈞：「真係日日都唔得閒咩？咁點解我見到你上線，但係覆都唔覆我就落左線？」

我：「學校最近好多測驗，我忙住溫書，上線係同人傾緊小組討論。」

阿鈞：「咁不如我問你，我係你心目中到底有無機會？」

我：「雖然我話過有，但宜家我諗我地唔啱對方。」

阿鈞：「好...」

過左一陣之後。

阿鈞：「但我好鍾意你...我求下你比多次機會我呀...」

阿鈞：「我個心已經去左你到...得你先可以比到戀愛嘅感覺我...」

阿鈞：「你可唔可以理下我呀...我...我好掛住你...」

阿鈞：「可唔可以唔好走...？」

阿鈞：「我知我無資格去搵你...但係...我控制唔到自己...」

阿鈞：「我對你嘅愛就好似黑色暴雨一樣，落極都唔停，而且只會愈黎愈大雨。」

第二朝起身，訓左十個鐘嘅我見到佢嘅訊息起碼有50條。

「已讀。」

然後繼續訓。

愛上玩家嘅後果，就同食左毒品嘅後果差唔多，惟一嘅分別係，

毒品傷身，愛情傷心。

時間

不知不覺，時間都已經黎到12月5號，聽日就係我地嘅學旅行，無論過時間都已經過得咁快。

有人話，時間可以沖淡一切，感情、關係、回憶、罪名。

而我只係覺得，時間並唔一定可以沖淡一切，無錯有人行得快啲，可以一早就已經忘記所有野，

但總會有人唔捨得向前行，或者行得慢啲，一直係原地到等，等下等下，直到死過刻都仲等緊個嗰人回心轉意。

而我地班就傾左，旅行嘅地點就係蝴蝶灣，燕尾蝶去蝴蝶灣，唔知到時我會唔會見到蝴蝶真人呢，我都想知隻燕所講嘅蝴蝶係邊個。

老師：「講明先呀，到時你地唔可以去沙灘到游水，唔好問點解，因為係學校規定。」

男生A：「我屌你咩，我仲諗住到時可以睇啲女同學着比堅尼架嘛，仆街。」

老師：「你！！同我出黎！！！」

然後佢就好似比人記左一個缺點，咸濕嘅人一直都無好結果。

思思：「喂喂喂，聽日你諗住點着呀？唔知會唔會有其他學校嘅人都係聽日旅行呢。」

我：「咪平時咁着囉，我邊似你咁撻姣，淨係諗住有無靚仔，有得睇都無得你食啦姣婆！！」

思思：「車屌你，我都想搵個靚仔做我條仔架嘛，最好就玩到佢對我死心塌地，咁就唔洗驚會有其他女搞佢。」

我：「哈哈，咁你遲啲小心啲啦，我驚你條仔會愛上我。」

思思：「你試下搞我啲仔，我腳都踢斷你。」講完我就比佢踢左一下，痛到我67。

到左放學之後，我同思思去百佳同街市到買啲野食同埋燒烤用品，仲有幾條仔陪住我地，女仔買野總會需要啲步兵幫手拎野。

咁啱就比我地見到，隔離學校有一堆人又係到買野，唔通真係比思思講中左？

個堆男生望到我地，其中有一個好大膽咁行埋過黎，好似想同我地講野，我諗佢應該係個堆人中最大粒嘅，個樣幾似TOP，而且佢都真係好高。

男生：「你地好，我想問你地學校聽日都係旅行日呀？介唔介意講係去邊？」

我望一望佢個校徽，原來係一間Band 1 嘅中學，唔怪得除左佢之外，個嗰都成個毒男讀書樣咁。

我：「哦，我地聽日係去蝴蝶灣呀，你地呢？」

男子：「我地都係嗰！又會咁啱都有嘅！！咦...等陣先...你件校服同埋你個樣...唔通你就係好出名個嗰Emily？！！」

我：「我係Emily，但係我都唔係好出名姐。」

男子：「癡線，連你都唔出名仲有邊個出名嗰，我記得你地學校專出靚仔靚女。」

思思：「咁我呢，你知唔知我係邊個？我又靚唔靚？」

男子：「um...你都靚...但係我唔知你係邊個。」

我：「收手啦思思，宜家無人識你呀，人起朵你起朵。」

Denis：「好啦，我都要返去搵我啲朋友，希望聽日見到啦，同埋我叫做Denis。」

然後佢就走左，呢個人都奇奇怪怪，明明唔識都可以問你係咪去旅行，關你攞事咩其實。

買好晒啲野之後，我同思思就各有各返左屋企，啲野就等班男子聽日拎過去，雖然係娘娘做法，但係咁重我真係想幫手都幫唔到。

望到屋企，家姐今日係屋企，但係我一返到去，佢就好沉重咁望住我。

家姐：「你係咪應該有野想同我講？」吓...唔知點解我宜家好撻驚，但係我咩都唔知同咩都無做過。

我：「吓...？我應該有咩要同你講呀...？」

家姐：「原來你一直都瞞住我，等我我仲咁天真開心過每一日。」

我：「做咩事嗰...？我有咩瞞住你呀...？」

家姐：「雖然我咁做好衰，但係...我今日執屋掃地個陣，我見到你有本似書都又唔係書嘅野係枱面。」

家姐：「我一開始以為你買左新書，所以我好奇想睇下關於啲咩，但原來呢一本根本就唔係書。」

家姐：「而係你記錄晒我細佬所有嘅經歷。」

「蔡、煒、燕」

旅行(一)

黎到第二日，我執好個Look之後就準備出門口。

臨前門口之前見到家姐對房門關埋左，唔知佢仲係咪黐緊我瞞住佢呢...

我都只係唔想佢難過姐，因為人知道事情嘅真相，換黎嘅永遠唔會係開心。

就好似你男/女朋友話要做野，但最後比你發現佢其實係去同異性出街，我就唔信你會好開心佢同其他人玩唔會煩你。所以話，換黎嘅一直都係傷害。

不過點都好，每個人都應該有知情權，所以我都好矛盾，一方面覺得佢應該要知，一方面又唔想Hurt到佢。

去到集口嘅地點，大家都差唔多到齊晒，而且我地學校比較好人，唔洗好似有啲學校咁要着運動服去旅行，個個都可以執到好靚先出去。

思思：「喂你行快啲啦，成個世界都等你一個呀小姐。」佢好大聲咁向我個邊叫，驚死啲人唔知我遲到咁。

我：「屌你咩，你搞到我好攞柒呀。」我即刻衝過去捉住佢塊面整痛佢。

思思：「啊！！好痛呀！！啊啊！！！」佢叫左兩聲，搞到全部男仔都望晒過黎，個個淫樣都出晒黎。

老師：「好啦好啦，唔好再玩啦，我地要出發啦，因為唔知有無人同我地爭爐架。」

然後二十幾條友就開始行，即使已經中四，尾三嘅一次旅行，但仲係好似小學生一樣，成件事好歡樂。

好快就行到蝴蝶灣，一行到去就已經見到有幾班人燒緊野食，我諗應該係琴日Denis個間學校啲人，但係我就見唔到佢。

而咁啱就有五個爐無人燒，於是我地就去左霸爐，不過我其實都幾憎燒野食，又熱又麻煩。

啲男仔就負責起爐同埋燒野食，而我地女仔就係到圍威喂，無計啦，我地邊識呢啲野嘞，連班主任都係到同我地吹緊水。

我：「哇~終於起到火啦，唔該晒你呀~」有時請男仔食下波餅，可以換到好多野，思思都明白呢個道理。

啲男仔食完波餅之後，個個都爭住燒野比我地食，而我同思思就坐底係到玩手機。

不過學校話手機只可以用黎影相，邊撚個會聽你講呀，講真個句。

：「咦？原來你係到，我都搵左你好耐啦。」有把男聲突然係我後面出現。

我拎一拎個頭，發現原來條友係琴日個嗰Denis，隻手仲拎住一個白色碗。

我：「乜又係你個陳生，做咩唔同自己啲朋友玩，要黎呢到玩呀？」

Denis：「首先我唔係姓陳，第二我個邊無乜野玩，第三我見到你地仲未搞掂，睇下你食唔食我個啲姐。」

我：「都唔知你有無落藥嘅，我先唔夠膽食呀。」

Denis：「無呀，我試一舊比你睇啦。」然後佢就拎起一舊放入口，個表情仲好浮誇。

我：「咁好啦，我唔客氣架啦。」

然後我就將佢啲野一舊一舊咁放晒落口，除左幾好味之外，我自己都好肚餓。

Denis：「哇，我原本諗住請食你一舊咋嘛，你居然食晒。」

我：「我係咁架啦，你知唔知有幾多男仔想燒野比我食呀，你好好彩架啦。」

Denis：「咁我真係萬分感激，謝娘娘恩賜。」

我：「免禮免禮，退下。」

跟住我地啲人都開始燒好啲野，而我就係個啲淨係識得等食嘅人，就好似有蝦唔會食，見到佢無蝦殼先食一樣。

思思：「喂你睇下，個間學校都有唔少靚仔靚女架嘞，不如我地去同人做朋友囉？」

我：「做朋友？點解你講野成個mk妹咁，be frd okay？你都傻傻地，係都人地過黎啦。」

思思：「又係，我都係繼續食野先。」

我：「食食食，小心食肥你呀，咁樣遲啲堆男仔全部都淨係鍾意我架啦。」

思思：「你放心啦，我不嬲都出名食極唔肥，而且我唔似你唔做運動，我keep得仲好過你呀。」

鬥樣鬥仔鬥身材一直都係我地成日講嘅野，不過係好朋友先可以互相中傷對方，唔會計較。

旅行(二)

食飽飽之後，本身啲人諗住開始玩，但係邊有人一食飽就即刻玩架，所以我地都係決定抖一陣先再玩。

其實學校旅行都無乜野好做，都係黎同班同學玩下，打下卡，吹下水咁，但偏偏無意義得黎又好有意義咁。

然後我地係抖個陣，有人拎左個水樽出黎，話想玩真心話大冒險，我自己覺得幾無聊，因為每次一揀真心話，第一句通常都會係。

「你鍾意邊個呀」「你覺得班上面邊個最靚仔/女」

好老實講，鍾意邊個關你撚事咩，假設我鍾意A，咁你會幫我溝佢咩，你最多咪同全班講Emily鍾意A，然後令到我尷尬難做姐。

所以我對呢隻game都係一般般，雖然我頭先踩佢，但的確可以幫助我地更加了解或者認識一個人，甚至會刷新自己原本對一個人嘅印象。

同埋咁多人玩，你唔玩好樣衰架嘛，比人話唔合群，加上女神就係好隨和。

不過一路玩一路玩，好耐都未抽到我，我多數都係做聽同睇個個，我想講有啲人嘅問題或者叫人做大冒險嘅野都真係幾over左。

男生A：「你有無試過同一個男生拍拖，但係自己心入面又鍾意第二個男生？」

女生A：「Er...我...我...我...」佢口塞塞，好似唔太願意想講出黎。

思思：「唔想講就唔好講啦，我地唔會逼你架。」

男生A：「唔得！！玩得就要講真心話，咩都唔講咁玩黎做咩？」

思思：「咁宜家人地唔想講呀嘛，宜家玩緊強姦遊戲咩？」

女生A：「唔好嘈啦！！唔好嘈啦！！我...我有試過呀！！」

佢講完望一望另一個男生，我諗應該就係佢男朋友，個個男生好失望咁走左話唔想玩，個女生A之後忍唔住喊，亦都走左話唔玩。

下下都要逼人講人地唔想講嘅野真係好咩？每個人都有私隱，我只係覺得無錯，隻Game係叫真心話，但唔係叫逼人講真心話。

有時啲人寧願將自己嘅野收收埋埋係心入面，唔講比人知，係佢地知道件事太過醜陋，或者太過傷心唔想講，所以寧願自己面對。

但總會有人唔明白佢地諗嘅係啲咩，佢地就覺得我地係朋友，甚至係屋企人，唔應該有私隱，應該咩

都講晒出黎。

我只係想同呢啲人講，你地咁做係好撻仆街，係都要揭起人地嘅傷疤，或者黑暗嘅一面，係都要整到人地放低完之後又要再痛過。

有必要咩？你都唔會逼一個自閉症嘅人講野掛？你都唔會逼隻貓講人話掛？總之記住一句，勉強無幸福，人地唔想講就唔好逼人講。

過左一陣之後，唔知話我好彩都唔好彩，臨抽埋最後一個嘅時候，終於抽到我。

我：「我揀...大冒險啦。」因為我驚佢地又問啲好過火嘅問題，例如我幾時破處，老豆個樣野我唔想同人講。

佢地全部人圍威喂左一輪，終於得出一個結論，好似開緊五影大會一樣。

男仔B：「我地要你...係到唱首歌。」

我：「哦~唱歌姐，咁都好啲，仲以為你地唔知要我做啲咩添。」

女仔B：「等陣先，我地未講完，我地要你唱嘅係...「Wish you were gay」！！」

WTF，我從來都未試過唱英文歌，仲要係Billie Eilish嘅歌，一陣唱得衰實比人PO上網公審話我侮辱左Billie。

不過都要唱架啦，反正我都係最後一個，無所謂啦，於是我就拎起頭先用黎轉嘅水樽，當佢係支Mic。

Baby, I don't feel so good
Six words you never understood
I'll never let you go
Five words you'll never say

我瞇埋隻眼黎唱，表面上扮到自己唱到好沉醉，實際上我唔夠膽睇佢地啲表情，佢地仲要全部人都靜晒。

I just wanna make you feel okay
But all you do is look the other way

好辛苦終於唱完，我先敢打開返隻眼，見到嘅係，由一開始得玩真心話大冒險個幾條友，變到有成兩十條友坐左係到拍手，有啲人仲要係其他學校。

我呆一呆，思思拍一拍我先識得反應過黎，同佢地講多謝。

Denis：「哇~女神唱得好好聽呀，唱多幾首黎聽下先啦女神。」

唔知點解，我開始有啲對呢條友反感，雖然佢頭先請我食野，但係佢好似有啲煩煩地。

然後其他人都開始附和佢，叫我繼續唱，我就算唔想唱，但要硬着頭皮咁繼續唱。

我真係好想講一句，要聽歌嘅話，去睇樹窿音樂會啦，最後唱到我聲都沙沙地。

旅行(三)

唱完歌之後，我就坐係到飲水休息一陣，真係唱到聲沙都要死頂，真心佩服啲歌手，開成粒鐘演唱會都無問題。

思思：「你就威啦，連其他學校啲人都聽你唱歌，你又解鎖新成就啦喎。」

我：「收皮啦，如果我知解成就要咁辛苦，我一早就唔撚唱啦。」

Denis：「你頭先唱得好好喎，係咪平時有練開先？」

乜又係佢條蛋散，點解好似去到邊都見到佢，係我地有緣，定係佢成個變態佬咁跟蹤我，我諗都係後者。

我：「無喎，係頭先玩大冒險啲人要我唱歌，咁我先唱囉。」

Denis：「無練開都咁好聽，有無興趣做歌手呀？我識人可以介紹你去試下喎。」

我：「唔洗啦，你識埋個啲都唔知咩人黎，去到比你地姦左我咪死得。」

Denis：「乜你咁諗我架，你睇我個樣就知我係一個好人黎架啦。」

我：「係囉係囉，一定係咁囉。」

然後我就企起身，見到有堆人玩緊沙灘排球，我講過我咩運動都唔叻，所以我只係企係旁邊到睇，而思思就係入面玩緊。

我亦都講過，排球係狗公嘅聚集地，雖然只係得我地班係到，但係都見到有幾隻出左黎。

見住佢地手手腳腳都係沙，我就覺得好核突，好唔舒服嘅感覺，所以我都係走左，驚啲沙會飛落我到。

都幾好笑嘅一樣野，就係估唔到比人所稱嘅女神，仲要係學校旅行入面，宜家居然會係自己一個人係到唔知做乜鳩。

我係到望住個海，係到諗緊人生有咩意義嘅時候，後面出現左一把女仔聲。

：「你好，點解得你一個係到嘅？唔同啲朋友玩？」

我下意識拎轉後面望下，此時此刻，燕尾蝶遇見了蝴蝶，蝴蝶又名：「蔡曉蝶」。

其實我根本就唔知蝴蝶係咩樣，但係直覺話比我聽，呢個女仔就係蝴蝶，同埋女人嘅直覺通常都唔會錯。

我：「你係...蝴蝶？」

蔡曉蝶：「蝴蝶...點解你會知我叫做蝴蝶？」

我：「說來話長，可唔可以比我問下，點解你會係到出現嘅？」

蔡曉蝶：「我好似訓左一場好耐嘅覺一樣，當我一醒返嘅時候，我就係呢到，但係我又唔想離開咁解。」

我：「咁你仲記唔記得你以前嘅一切？或者仲有無一點點嘅回憶係個腦到？」

蔡曉蝶：「無呀，我諗可能係個天比一樣野我，而個代價就係拎走我之前嘅記憶。」

我：「咁你覺得個天比左啲咩你？」

蔡曉蝶：「遇到你。」

我：「吓...？乜你鍾意女仔架？雖然我唔係，但係我唔介意。」

蔡曉蝶：「你諗左去邊呀？我意思係你比左一種好熟悉嘅感覺我...就好似一個人...但係我又講唔出個個人係邊個...」

我：「一定係蔡煒...呀...都係無野啦。」

蔡曉蝶：「奇奇怪怪咁，呢個係我電話號碼呀，我地遲啲再傾啦。」

蔡曉蝶：「同埋記住一樣野，愛我地嘅人，全部都會死，所以唔好千祈唔好令人動心。」

佢向我揮揮手之後就走左，唔知點解，我見到佢背脊真係好似有對翼一樣，當然係我幻覺。

跟住我亦都返去搵啲同學，佢地亦啱啱好打完排球，係到吹水。

Denis：「你返黎啦？頭先去左邊到玩呀？又唔叫埋我。」

我：「關你鬼事咩，咁多事。」

Denis：「我想了解你多啲呀嘛，快啲講黎聽下先啦。」

我：「你真係想知嘅話，幫我做一樣野我就話你知。」

Denis：「要做啲咩？」

我：「幫我瀨腳。」

旅行(四)

Denis：「哇，點解你隻腳咁香嘅，你平時沖涼用開邊一隻沐浴露架？」

我：「唔知嘞，我用個開嘅都係啲男仔送比我嘅，我都唔知邊隻打邊隻，同埋見佢地香先用囉。」

佢起勢咁係到瀨，而我就係到睇手機，比佢瀨到我成隻腳都係佢啲口水，其實都幾核突，就好似比隻狗瀨塊面咁樣。

我唔覺意望到佢一眼，發現佢成個癡漢一樣，係到品嚐緊一件美食，乜女仔嘅腳真係有味架咩？咁係士多啤梨定係朱古力味？

跟住我頂唔順，一腳伸落佢塊面到，佢塊面比我對鞋底食到正一正，我仲忍唔住笑左出聲，但其實都驚佢會髒。

點知佢無髒到，反而伸條脷瀨埋我對鞋，屌點解咁污糟都瀨得落口，有潔癖嘅我真係接受唔到。

我：「夠啦夠啦，你好聽話啦，唔洗再瀨啦，我自己都頂唔順。」

Denis：「哦？好囉。」佢拎左一張紙巾幫我抹返係腳上面嘅口水，咁樣都幾細心下。

我：「當係我鼓勵返你啦，你除左條褲先啦。」

Denis：「吓？我怕羞嘞。」然後下一秒佢就連底褲都除埋，真係好怕羞。

我叫佢做係馬桶到，然後係手袋到拎左一包糖出黎，我相信你地都知，呢包就係大家都好熟悉嘅爆炸糖！！

Denis：「做咩要拎包糖出黎姐，乜宜家我無野比你食咩？」

我：「呢個係For你架。」

我打開左個包裝，將啲爆炸糖倒晒落個口到，然後再一野含落去佢條賓州到。

Denis：「哇...啊...啊啊....」

過左五秒我就彈返起身，將啲精液吐晒係個洗手盆到，再用水沖走同埋漱一漱口。

Denis：「拿...我平時無咁快架....係今次你出埋啲矛招咋。」

我：「是但啦，你爽咪夠啦，咁我出去先啦，你着返條褲就出返黎啦。」

當我諗住打開對廁所門嘅時候，隻右手比佢捉住左，我下意識拎返過去，發現佢口郁郁想講野，但係又講唔出口咁。

我：「你有野想講？」

Denis：「係...呀...我...我想...我想...」佢塊面紅紅地，唔知做乜事，可能五秒射左令佢黝爆爆。

我：「唔好吞吞吐吐啦，有咩想講就快啲講啦，再唔講我就出去架啦。」等左三秒佢都唔講，然後我就拎轉頭。

Denis：「我想問你可唔可以做我女朋友！！」

點解呢個畫面好似係邊到見過咁，不過有無見過都唔太重要，因為個答案都係一樣。

我：「我只係一隻燕尾蝶，除了飛翔，我別無他愛。」

當你愛上一個唔應該愛嘅人，就好似愛上左明星一樣，呢一世都觸及不到，永遠都無機會一齊。

他問：「你是燕尾蝶，那我便是一朵花。若你疲倦了，我永遠作你的避風塘。」

我說：「蝴蝶夢裏醒來，記不起對花蕊，有過牽掛。」

我嘅人生總是充滿一個又一個嘅過客，我對他們沒有動過情，而他們卻全都愛上了我。

Denis：「咁...你可唔可我比次機會我追你？」

我：「機會一直都係自己掙取返黎，同埋記住千祈唔好問人可唔可以比次機會。」

Denis：「哈哈，高手果然係高手，咁就睇下...邊個先係笑到最後個個。」

我無理到佢，然後打開廁所門出返去，原來時間都差唔多，都係時候準備走。

估唔到中四嘅學校旅行，好似咩都無做過就完左。

忍瞞

我：「對唔住...我真係...真係無心瞞住你架...」

家姐：「咁點解你咩唔同我講？我宜家就比個機會你解釋晒所有野。」

我：「其實都唔算係我嘅主意，係蔡煒燕叫我唔好同你地講，所以我都只係聽佢講嘅野做。」

我：「而佢唔想同你地講嘅原因就係，佢覺得自己嘅存在，係影響到你地嘅幸福，佢覺得自己係一個罪人，又有邊個會想自己嘅罪孽名流千史？」

我：「我都明白佢咁做嘅目的，而且有啲人係，你寧願忘記都唔想記得，同埋你睇下，梓恩、桐桐、我家姐都過得幾開心，宜家咁樣唔好咩？」

家姐：「我只係覺得，我係佢家姐，點解我無權知？咁對我好唔公平，你自己想像下，珮恩死左但係你咩都唔知，仲好天真咁過每一日。」

親人嘅死亡，往往比起一切都要傷感，離世代表永不相見，對佢嘅印象亦都開始模糊。

我：「對唔住...咁...我覺得應該要同你講多一樣野...就係...其實你仲有一個阿妹...」

家姐：「呢個我知，但係佢一早就宜家死左。」

我：「唔係，佢無死到，佢應該仲生存係呢個世界到。」

家姐：「吓...？你講緊咩...？我明明親眼見住佢比人送入醫院...然後醫生同我講節哀順變架。」

我：「件事好複雜，我有機會再同你由頭講起，不過我聽日要去學校旅行，今晚要休息下先。」

我見佢仲呆左係企係到，於是我即刻急急腳咁返入房，鎖埋對房門，廢時佢會殺入黎。

我：「燕呀，你家姐已經知道左啦，要怪就怪我手多，將你啲野寫晒落本簿到啦，對唔住。」

我望住天花板咁講，希望佢係上面會聽到，不過無左佢係我身邊，我真係有好多野都唔識得面對。

每個人身邊都有一個導師，但係往往教完啲野佢地就會消失，當自己出現新問題嘅時候，就會想像一下佢會點做。

當我攤左係張床到嘅時候，我感覺到好似有人坐左係我隻腳到，我望一望唔係人，而係一隻黑色鷹。

我：「咦？好耐無見啦啲，你黎搵我係咪因為掛住我呀？」我摸一摸佢，佢即刻變返做個人，佢個兩隻眼仲係好似之前咁黑。

鷹：「我唔係掛住你，係你睇黎死得未姐。」

我：「咁姐係關心我啦，你知唔知人地好掛住你呀，但係你又成日唔出現。」

鷹：「是但啦，無咩我都係走先。」

佢準備又飛走，但係我即刻衝過去捉住佢，唔比佢走。

我：「可唔可以唔好走...？可唔可以陪多我一陣...？」

佢無出聲，只係拎返轉頭坐係我隔離，用佢個兩隻黑色眼望住我，而隻眼一下子又變左做粉紅色，個頭變左做金白色。

鷹：「我呢一世都唔會離開你，你要我陪幾耐，我就陪你幾耐。」

我比佢嘅說話呆左，點解佢好似變左做另一個人咁，明明頭先就係好cool咁樣。

不過我好快就無理到佢有無變，將個頭挨落去佢到，同佢傾心事。

我：「你知唔知呀...我真係好劫...成日要同咁多男仔傾計、出街或者搞野...我真係好劫...我好想休息下...」

我：「我成日都覺得自己好污糟...好似一個壞左嘅人一樣...由一開始...比老豆強姦個日...我就覺得自己好污糟...」

我：「我接受唔到自己嘅過去...我唔夠膽同人講我比老豆搞過...我好驚啲人會亂咁諗我...」

我：「一個女神，居然第一次比左自己老豆...一個女神，居然比老豆當係雞咁搞...一個女神，居然比老豆玩肛交...」

佢用隻手抹走我啲眼淚，男仔由冷酷變溫柔，真係可以係一秒間嘅事黎。

鷹：「你仲有我陪住你，我唔介意你嘅過去有幾污糟，我接受同埋包容你。」

我：「你講...咩話...？你話你...接受我...？」

鷹：「係呀，等我做你男朋友，你以後就唔洗自己一個人撐落我。」

我：「好呀...好呀...好...好...好...」

「噦！」

然後我就好似失去左意識，我相信係我訓着左，係佢搞到我訓着左，當我一醒返就唔見左佢。

同埋我可以肯定一樣野，

佢有雙重人格。

我愛你

影完大合照之後，我地就各有各散，而思思就同我一齊走，佢仲話想去行街，明明已經玩左成個上晝，佢都好似唔識拗咁。

思思：「行啦行啦，反正你返屋企咪又係自己一個人無野好做，陪我去睇衫啦。」

我：「唉，怕攞左你啦，行就行啦，但係一陣你要請我食飯。」

我地兩個搭車去到旺角，而我發現左一樣野，宜家好多男子女仔嘅着衫風格差唔多一模一樣，非黑即白。

不過宜家少左好多MK仔同MK妹，換黎嘅係一埋韓仔韓妹，個個扮到自己成個韓國人咁，好聽就叫打扮，難聽就叫跟風。

我唔係話唔好，我只係覺得香港人都有自己嘅特色，比起韓風，我更懷念MK風，個張「訓啦柒頭」啲霸氣仲勁過路飛。

跟住佢就四圍拖住我係到睇衫，但係我已經拗到隻眼開左，個腦係空白一片，佢問我好唔好睇我都淨係識點頭。

行行下有兩個男仔行左過黎我地面前，一個啲頭髮長到睇唔到隻眼，一個就成隻手都係紋身。

思思即刻用力捉住我，而我由原本呆下呆下，即刻醒返，就好似一拳超人咁，由呆變到一拳打攞爆波羅斯。

男仔A：「有兩個靚女係到行街嗰，你地知唔知宜家香港好危險、好多壞人係到架？」

男仔B：「係囉係囉，一於等我地黎保護你地，有我地，唔驚！！」

佢地兩個係到自High緊，拍晒手以為自己好撻型，咪玩啦哥仔。

我：「唔洗啦，我同我朋友自己行得架啦。」講完我就捉住思思向後走。

男仔B：「喂喂喂，比下面好啲，見你地靚女就保護你地姐，你地咁唔闊比面嘅。」佢地衝過去播住係我地面前。

思思：「你想點呀...你信唔信我叫緊！！」

男仔A：「你咪叫囉，叫完之後，啲黑狗黎到發現我地咩都無做過，就好快放我地走。」

男仔A：「但係你地唔同...小心比班黑狗拉入新屋嶺先姦後殺呀，哈哈。」

男仔B：「你地兩個每人比我地執返兩劑就放過你地啦。」佢用力捉住我隻手。

我：「放手呀！！救命呀！！有人非禮呀！！」我用力咁掙扎，仲咬佢隻手，佢痛到即刻鬆開我。

男仔B：「八婆！！」

我：「唔唔！！唔！！唔！！」佢揸住我個嘴，再不斷推我行前。

我望一望隔離嘅思思，佢已經唔知點樣比人整到暈左，仲比個嗰紋身佬拉左入去殘廁到。

我自己都比人捉住左，想去救佢都救唔到，我感覺自己就好似一隻Tamama，但係用唔到Tamama衝擊波。

點解無人幫我地...？點解...？點解我叫到咁大聲都無人理我地...？點解個嗰都見死不救...？

我們總是期望，社會出現一個英雄，但往往出現的，都是無惡不作的殺人犯。

人之所以放棄掙扎，不外只有兩個原因，對事情感到絕望、沮喪、無力、死心、無伴。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接受現實。

靚嘅女仔，總係比靚嘅男仔更容易受到性騷擾、甚至係比人強姦非禮，因為個天就係咁唔公平。

男仔只係需要將條賓州插入去un兩un就搞完，而女仔一直都係比人控制個嗰。

表面就讚你個樣可愛，內心就想同你做愛，唔係話所有男仔都係咁，係話好多男仔都係咁。

當我個心仲講緊即使你得到我嘅肉體，得唔到我嘅靈魂嘅時候，有個男仔出現左，而個嗰男仔，係阿傑。

阿傑：「Emily！！」佢衝過黎，一野推到無眼男訓底，不斷用力打佢一拳又一拳。

無眼男想反抗，但係唔夠阿傑大力，只係一直挨打，我見到阿傑好似真係殺紅了眼，於是叫佢停手。

我：「夠啦夠啦，你就係咁真係打死佢架啦！！」聽到我咁講，阿傑先停手。

無眼男：「屌你！！」佢打返阿傑塊面一拳，然後即刻跑走，阿傑諗住追落去，但係比我搵住左。

我：「算啦算啦！！思思都比人捉左呀！！我地救埋佢先啦！！」

我地跑到個間殘廁到，條友鎖左對門，我個心一直跳得好快好快，我真係...好驚思思佢有啲咩事...

我即刻報警，阿傑就跑去通知保安，搵保安打開對殘廁對門。

過左五分鐘，個保安黎到打開對門。

我無諗過，我真係無諗過，我生存左十五年，都無諗過自己會有呢一日。

我第一眼見到嘅係，紋身男訓左係地下，而思思個心比人插左一刀。

我：「思思！！！」

思思：「Emily...我...我...係咪...要死啦...？」

我：「唔係！！唔係！！你要頂住呀！！阿傑快啲call白車呀！！！」

思思：「其實...其實...我有樣野...由中一...個陣...就已經...想同你講...咳咳！！」佢講講下咳左啲血出黎。

我：「你唔好講野住先啦！！有咩留返你無事先講！！！」

思思：「我驚...之後...再無機會...講...個樣野...就係...」

「其實我由中一開始就已經鍾意左你」

「Emily，我愛你。」

思念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y5h2lvaSM4>

勞斯和萊斯 都是花樣男子
勞斯 原是個校隊的優秀種子
萊斯 只喜愛讀書

思思：「你好呀，我叫思思，可唔可以同你做個朋友呀？」

還記得那年中一開學禮，我因為識唔到任何人，所以當其他人都出晒去玩嘅時候，只有我一個人坐左係課室到。

偏偏他倆 早見晚見
每日著住同樣 純白襯衣
羅曼史 開場於 相鄰的桌椅
不過二人 不敢放肆

係你行到黎我面前，主動同我做朋友，係你令到我呢幾年中學生涯，比起其他人都仲要開心。

亦都係你同我講過，我地一定要永遠做好朋友落去，如今離我而去的，又是誰？

「Emily，我愛你。」

呢句說話係佢斷氣前嘅最後一句說話，我都分唔清呢個係遺言，定係表白。

我：「啊啊啊啊啊啊！！！！」我用力攬住佢個身，好大聲咁不斷喊，要形容嘅話就好似進擊的巨人，啲巨人係到咆哮個陣。

個天比得一樣野我，我就預左佢拎返一樣野走，但係佢拎走嘅野，往往都係我最重要嘅野。

能成為密友 大概總帶著愛
但做對好兄弟 又如此相愛 旁人會說不該
忘形時搭膊 自有一面退開
暗裡很享受 卻怕講出來
兩眼即使 移開轉開 心裡面也知 這是愛
男子和男子 怎能親密如此

思思：「喂呀，你做乜食晒我的啲熊仔糖呀！！你要食就自己買啦！！」

我：「咩喎，好朋友邊會咁計較架，最多我下次請返你食囉。」

我打開左一包熊仔糖，拎左一粒出黎食，唔知點解，熊仔糖平時明明係甜嘅，但係宜家食落去係鹹嘅。

最好食嘅野，從來都唔係煮出黎，然後覺得佢好食，而係食入面嘅回憶，即使回憶可以由甜酸苦辣鹹

整成，但一直都係最味嘅野食。

沒有你在旁，熊仔糖也只不過是熊仔糖，已失去了它存在的意義，正如我的生活失去你一樣。

勞斯 難面對 卻跟她勾過手指
萊斯 偏偏那樣痴
終於一次 她撲過去 四目對望然後 除下襯衣
迷惑中的勞斯 此時先至知 一向沒當這好手足女子

我：「喂，個嗰男仔好靚仔喎，你快啲睇下！！」

思思：「哦？車，都唔靚仔，如果我係男仔嘅話，我一定靚仔過佢。」

我：「乜你好想做男仔咩？同埋做女仔有咩唔好先？」

思思：「我想呀，唔係話做女仔唔好，只係香港同性戀仲未合法，我娶唔到你。」

原來當初嘅玩笑，係比起所有野都要認真嘅說話，呢個世界有幾多人用講笑黎表達真心話？

我：「點解你要咁傻...點解要你好愛唔愛...愛一個唔應該愛嘅人...點解...點解呀！！！」

你要記住，愛我地嘅人，佢地最後全部都會死，願你不像我般，經歷一次又一次嘅生離死別。

能成為密友 大概總帶著愛
但做對好兄弟 又如此相愛 旁人會說不該
純情何事會 讓這悲劇揭開
他真的很意外 想起相識以來 一起溫書逛街聽歌看海

我：「思思！！琴日有人同我表白呀！！我應承左佢呀！！我終於有男朋友啦！！！」

思思：「吓...哦...你終於都有人要啦...」佢表情好似有啲失落。

我：「點解你好似唔開心咁嘅？你係咪驚我重色輕友呀？你知我唔會架喎。」

思思：「唔係呀...我聽到你出Pool不知幾開心呀！！」佢好用力咁擠一個笑容出黎。

原來虛假嘅笑容，都存在一個悲痛嘅現況。

日日也親暱如情侶 底牌終揭開
為何還害怕 若覺得這樣愛
尚在計算他又是誰 可否愛
旁人哪個 接受這種愛
明明絕配 犯眾憎 便放開

點解你唔一早同我講...可惜呢個世界有太多點解，但唔存在任何答案，人所講嘅答案，只不過係憑空設想出黎。

我難過的是，你愛着我，而我卻一次又一次地傷害你，蔡煒燕講嘅一直都無錯。

我：「點解唔可以愛人？因為會對其他人造成傷害？」

蔡煒燕：「傷害？唔係，我地一直都傷害緊人，而係因為我地如果愛左一個人，呢條路就唔洗行埋落去，你會為左佢而停止。」

永遠的忍耐 永遠不出來 世界將依然 不變改
只會讓更多罪名埋沒愛 可要像梁祝 那樣愛

「我都愛你呀，思思」

燕尾蝶掉下了一邊翅膀，那隻翅膀，名叫思念。

孤獨

意外往往都出現係狂歡之後，人一直都係由天堂，然後比個天一棍打返落去地獄到。

就好似吸毒一樣，吸個陣好High，一吸完就搞到自己個身體差到仆街，又膀胱縮小、又降低判斷力，痛苦到爆炸。

宜家都係，去完一個學校旅行開開心心，結果個下場會係失去一個閨蜜，亦即係先甜後苦嘅意思。

思字頭上一個田，亦即田地。思字頭下一個心，亦字心愛。思，亦即這田地有我心愛着你。

無左思思嘅我，變到同小學一樣，變返做孤獨嘅一個，無人無物，但都唔算係真正嘅孤獨。

真正嘅孤獨，並唔係身邊一個人都無，無人陪自己，而係連自己都放棄接受自己，連自己都拒絕自己嘅存在。

學校嘅人聽到思思死左嘅消失，本身個個都唔相信，但因為係由我講出黎，有人喊到變豬頭、有人對世事感慨，亦都有人無任何反應。

人總是自私的，為左自己可以唔洗見證其他人死亡，而希望自己比其他死先，等自己唔洗傷心。

我都一樣，我都希望死個個唔係思思，而係我。

我：「你地放心啦，我真係無野嗰，唔洗擔心我架。」我對住佢地強顏歡笑，望住個天花板，驚令啲眼淚流落黎。

堅強的人，比誰都還要感性。軟弱的人，比誰都容易心痛。麻木的人，比誰都還要想死。

點都好，個天比得一樣野我，我就預左佢拎返一樣野走，呢個就係我嘅宿命，個天對我黎講一直都係折磨。

曾經我以為美好嘅事物可以永恆不變，歡樂嘅時光即使過去但仍會存在。

直到呢一刻我先知道，所有野都係有始有終，再好睇嘅電影都會完結、再好睇嘅故事都會有結局。

再幾好嘅朋友、家人，都會有死亡嘅一日。

阿傑：「對唔住...都係我遲左出現...先會搞到思思佢...」

我：「傻啦，邊到關你事，你盡左力架啦，唔係嘅話可能連我都會死埋。」

阿傑：「但係...但係...」

我：「唔好再但係啦，其實要怪就怪我，我嘅存在只係會帶黎不幸同埋傷害，危害到身邊嘅人。」

阿傑：「咁...你可唔可以比次機會我，係你身邊到保護你，我好驚...連你都會發生意外。」

我：「唔洗啦，我已經有一個，會保護我嘅人架啦。」

講完之後，就有隻鷹係我地隔離飛過，然後停左係我膊頭上面，打量緊阿傑。

阿傑：「你講嘅人，就係佢？」

我：「係呀，所以你唔洗擔心我，同埋我走先啦。」

鷹一直係我膊頭到，陪住我返到屋企，家姐唔係到佢先變返做人。

鷹：「你無野呀嘛？」

我：「唔？你覺得我會有啲咩野？」

鷹：「你唔洗係我面前扮堅強啦，想喊就喊啦，得我係到，無人會話你唔靚架。」

女仔總係想喊，但係比人話「再喊就唔靚架啦」，而死都要忍住唔喊。

我：「你覺得...我係咪害死左思思...？」

鷹：「點解咁講？」

我：「因為我一直都有個宿命...愛我嘅人...到最後都係死路一條...」

I gave her everything
She took my heart and left me lonely
I've been broken, heart's contentious
I won't fix, I'd rather weep

鷹：「我覺得，愛情本身就係一場鬧劇，無話邊個啱邊個錯，佢選擇愛你，就預左自己連條命都比埋你。」

若你使我快樂，要我性命又何妨。

鷹：「玩轉極樂園入面，The real death is that no one in the world remembers you，思思一日仲係你心入面，佢都唔算真係死左。」

我：「嗯，我明白架啦，我會好好地繼續生存落去，做返好我要做嘅野。」

久違嘅食仔要再出現了。

有緣

啲人咪成日話，強者總是孤獨的，而我覺得應該要有返一句，叫做「女神總是多仔的」，唔知得唔得呢。

我一開始都講過，無野好玩得過將人嘅感情玩到天花龍鳳，睇住一堆仔爭住服務自己，就好似做左皇帝嘅武則天一樣。

我有個習慣，就係有時放左學會想自己一個人行下海濱，行完就搭車返屋企。

之前我會專登走先，廢時思思又拉住我行街，無諗過宜家，唔會有人再拉住我隻手，同我講「不如我地去睇衫囉？」。

行嘅時候，我會帶埋耳筒聽歌，塞住自己對耳，因為唔想比其他人嘈住，同埋咁樣聽歌係有氣氛好多。

從前共你促膝把酒傾通宵都不夠
我有痛快過你有沒有
很多東西今生只可給你
保守至到永久
別人如何明白透

行下行下，我掛住睇風景搞到唔小心撞到個人，但係條友都有問題，明知我無留意前面，都仲要行係我前面。

我：「呀Sorry，無撞親你呀嘛...咦？你咪...？」

Eric：「咦？Emily？又會咁啱係到見到你嘅？」佢係我小學同學黎，但其實我都好耐無見過我嘅小學同學。

我：「係囉Eric，我諗住係到散下步咋嘛，咁你又係到做咩呀？」

Eric：「我見今日咁好天，所以咪黎呢到做運動囉，係啫，我係小學群到見到佢地話想一齊返小學，你有無興趣？」

我：「哦？我無留意到添，同埋睇下得唔得閒先啦。」

Eric：「難得咁有緣，不如我地去食個下午茶囉？」

我：「唔...好呀。」本身諗住拒絕，但係諗諗下自己其實都有啲肚餓。

於是我地就一齊行到去商場，期間佢講左好多佢呢幾年嘅野，話自己學界點呀，讀書到呀，又話都掛住小學嘅大家。

而我就梗係求其作左自己啲野比佢，唔通同人講我四圍食仔架，我都幾肯定佢即刻會對我改觀晒。

Eric：「係呢，你升到中學之後有無拍拖呀？」

呢句說話有雙重意思。第一，你A幾。第二，你宜家冇男朋友，無嘅話我就溝你。

我：「都有拍過一兩次嘅，只係一直都搵唔到適合自己嘅人囉，你呢？」

Eric：「我無呀，我同你都一樣搵唔到，同埋我覺得啲女仔好假，好似前後不一咁樣。」

我：「點解咁講呢？」

Eric：「我留意到，好多女仔明明唔鍾意人地，但係又話扮到自己好鍾意同佢玩，我唔係好明白。」

Eric：「你唔鍾意都要同人玩，之後又要話自己好憎佢點點點，你咁憎佢咪唔好同佢講野囉，但係又唔係。」

我：「女仔係咁架啦，你地男仔唔會明我地諗咩，正如我地都唔明你地諗咩一樣。」

女仔一直都比男仔有機心，所以先會出現咁多壞話，謠言係女仔啲圍子到，你一係同佢地一齊有機心，一係就好似我咁無朋友。

Eric：「不過，我自己覺得你唔似個啲女仔，直覺話比我聽，你係啲好純嘅女仔。」

我：「係咩？多謝晒啲。」

人只係識得睇人個樣黎判斷一個人，佢永遠都唔知外表純嘅女仔，心入面係一個淫娃，做人始終都係虛有其表架姐。

正如宜家都一樣，畫面已經由咖啡店變左係我屋企，同埋佢已經比我除晒啲衫。

我：「咁快就硬晒得唔得架，人地衫都未除就見到你扯晒。」

Eric：「點解...唔好...唔好...啊！！！」

佢未講完，我已經用隻手係到幫佢打飛機，而佢一直都眯埋對眼，好緊張咁。

Eric：「唔得啦...唔得啦...」

知唔知對男人係一種折磨嘅野係啲咩，就係佢就黎射，而你唔比佢射，於是我即刻停手。

Eric：「啊...啊啊...」精液倒流嘅感覺一直都唔好受。

我除左自己條底褲，然後捉佢個頭塞入去，叫佢幫我瀨。

佢雖然好唔願意，但係都聽話咁幫我瀨左一陣，不過最後都係頂唔順。

跟住我將佢推落張床到，然後自己一野坐左落去，佢塊面仲係咁紅，怕羞嘅男仔總是特別可愛。

我：「呀..呀...舒唔舒服呀...？我好爽呀...」

Eric：「舒服...舒服呀...」

我：「大聲啲...叫大聲啲...」我不斷係到un，搞到自己都有啲興奮起黎。

Eric：「好舒服呀！！我好舒服！！！」

佢突然彈左起身，將我拎轉禁低，好似啲黑狗係後面捉住人一樣，然後佢再插落黎我到。

睇黎我令到佢都開放左，咁咪好囉，成日就住就住，做人好辛苦架嘛。

我：「啊啊...快啲呀...再快啲...唔夠快呀...啊啊啊...」

佢聽到之後，即刻好似食左金蘑菇一樣，不斷加速加速加速。

Eric：「Emily...我諗我要射啦...我應該要點呀...」

唔係咁都唔知呀嘛...？

於是我叫佢拔返出黎，用個口幫佢，佢好似火山爆發咁射晒落我個口到。

Eric：「呼呼...呼...呼...好叻呀...」

我：「但係我仲未夠啲。」

Eric：「你唔係想...」

我：「嘻嘻...」

Eric：「哇！！！！」

最後，我榨乾左佢多三次先比佢走，佢連行路嘅力都無晒。

所以話，女人做完一次之後，只會想做第二次，第三次，一直都勁過啲男人。

Mamba Day

我：「係呢，我想問你，點睇同性戀呢樣野，會唔會覺得呢樣野係唔得？」

SamHo：「唔會喎，我自己雖然唔係，但係我會接受同同性戀嘅人做朋友，性別只係一樣隨機嘅野，唔會影響到愛。」

我：「但係呢樣野係社會唔會接納架喎，同埋好似基督教都主張一夫一妻。」

SamHo：「不如我問返你一句，其實兩個人嘅愛情，要得到其他人肯定架咩？」

我：「我唔係好明你講咩喎。」我將一粒熊仔糖放入口。

SamHo：「姐係，如果因為其他人反對而放棄，咁樣根本就唔係愛。」

SamHo：「同唔同性一直都唔係問題，最重要嘅係搵到自己真係愛嘅人，會想同佢渡過未來人生嘅人，一個兩情相悅嘅人。」

世界一直局限於男性同女性結婚，香港仍然不承認同性婚姻，但其實愛情係唔應該比人局限，想愛就應該去愛。

希望我地下一世可以一齊啦，思思。

我：「咁你宜家冇鍾意嘅人呀？睇你個樣都係個啲掛住讀書唔拍拖嘅人黎。」

SamHo：「鍾意只不過係一種感覺，如果話有感覺就想同人拍拖，咁我可能會想同幾十個女仔拍拖。」

同讀書人傾計，佢地會成日講一大堆你唔明嘅道理比你聽，好聽就叫有學識，難聽就叫宅男。

呢種男仔好易搞，只要你逗兩逗就會搞到佢怕羞，就會唔識得反抗，因為佢地大多都係無搞過野嘅青頭仔。

我：「咁...你對我有無感覺呀？」我哄塊面上前，差啲就錫到嘅距離。

SamHo：「我...我...」佢即刻縮去後面，塊面一早就紅晒。

我：「唔洗怕羞喎，呢到得我地兩個人，唔洗驚有其他人聽到。」

SamHo：「我...對你...無感覺...」

口就講無感覺，但其實我見到佢下面已經扯左，身體總是很誠實的。

我：「真係無...？嘻嘻。」我慢慢行前，而佢一直拍埋係捧牆到，唔夠膽直視我。

放左學嘅圖書館，除左有個係張怡到訓着左嘅圖書館理員之外，基本上都唔會再有人黎呢到。

SamHo：「你想點呀...？你...你唔好亂黎...」感覺個身份就好似調轉左一樣。

我：「我想...我想...」

「食左你。」

我行埋去之後跪左係地下，拉開佢條褲鏈，佢好似想郁但係又唔郁咁樣。

SamHo：「原來...原來Emily你係呢咁嘅人黎...」

我：「你唔鍾意咩？」我一邊用隻手玩佢春袋，一邊係到望住佢。

SamHo：「我...」

我即刻彈返起手，用個嘴塞住，唔比佢講野。

我：「我唔想聽到個答案，我只係想...同你...有個美好嘅晝...」

我講完之後係佢耳仔吹一口氣，佢敏感到成個人震左一震。

我用隻手不斷好快咁係到幫佢打飛機，仲對住佢係到笑，如果大家有睇過咩一路唱K，一路比人打飛機就明我講咩。

SamHo：「啊...啊啊...點解...點解好似有啲野...要係我下面出黎咁嘅...？」

唔通佢連飛機都未打過？如果有男仔真係一次飛機都未打過，咁個世界一定係癲撻左。

於是我再加速，見到佢個樣好似頂唔順，於是我即刻！！！！

SamHo：「啊！！！」

我即刻係個書櫃到擺左一本書黎接住佢啲精，唔係嘅話實射晒落地下到。

SamHo：「呼...呼呼...呼...原來射精係呢種感覺...咦...？哇！！！」

當佢以為佢可以劫下嘅時候，但其實我隻右手一直都無放過，仲係緊握住佢條野。

我無比佢休息，隻右手繼續開始Chok，佢條野亦都好快就扯返，聽講如果男仔射完之後仲一直Chok條野，個種感覺係好辛苦。

SamHo：「停呀...我求下你停呀...我...我好辛苦...」

佢愈叫我停，我就愈Chok得更加快，我個黑化Mode亦都忍唔住開啟左，嘴上個笑容可以用邪惡黎形容。

SamHo：「啊！！！」好快佢又射晒出黎，我今次連用本書接住都廢時。

我：「我要呀...我要呀...比我...比我呀...嘻嘻...」

我推左佢落地下，佢都仲未反應過黎，我就已經坐左落去，所以令到一個女人興奮起黎，就同你地食薯片一樣，屌完一次又一次，食完一塊又一塊。

如果我無記錯嘅話，我同佢最後搞到學校門門先搞完，我地要攀過對門先出到返去。

SamHo：「哇...我真係無諗過...原來你...咁性強勁架啲....」

我：「哈哈，可能係遺傳左屋企人掛，我地去食飯囉？」

SamHo：「好呀，不過下次可唔可以唔好再搞得咁激？」

我：「唔知呢~」

七夕-番外篇

如果話同女朋友一齊過七夕諗去邊，有咩驚喜已經夠頭痕，咁我應該可以直接死左佢就算，因為我有成五個女朋友咁多。

桐桐、珮恩、梓恩、丘以男、Tracy，如果話一次過同佢地五個搞野嘅話，肯撚定會精盡人亡。

今日我一打開隻眼，就見到有十隻眼一齊係到望住我，個感覺就好似東京喰種入面，金木發癲變成百足龍，有成幾十隻眼一樣。

我：「哇！！咩事呀！！做咩今日咁齊人係晒我間房到呀？！！」

Tracy：「今日係七夕呀，我地黎晒諗住比一個驚喜你呀嘛。」

珮恩：「你唔好話比我聽，你唔記得今日係七夕呀。」我見到佢隻手已經握成拳頭能捱下去，嚇到心都離一離。

我：「我...我梗係記得啦！！今日係八月二十五號呀嘛，七夕呀嘛，係囉係囉...」

桐桐：「咁你今日諗住帶我地去邊到玩呀？」

一個問題，居然用左我半個世紀黎思考，仲要係諗唔到個答案，因為....我琴日同阿彥打機打到凌晨四點先訓，訓左幾粒鐘就比佢地整醒左。

最大嘅問題係，佢地個個都用一個好期待嘅眼神黎望住我，而我感覺自己只要講錯一句，我都唔洗旨意行出呢個房。

我：「唔洗咁緊張先，我一早就諗好晒啦，係秘密黎。」個秘密就係我乜撚都無諗過，Surprise，motherfucker。

梓恩：「睇佢個樣梗係咩都無諗過啦，佢一定連今日係七夕都唔知呀。」

我嚇到吞一吞口水，唔係咁快就比人揭穿左呀嘛，一個咁天衣無縫嘅大話，都比人搵到一個5cm嘅漏洞？

丘以男：「我先唔信你呀，阿燕一定會比到驚喜我地架姐，係咪呀？」佢訓係我隔離，挨落我膊頭到。

我：「當然啦，一年先得一次嘅七夕，牛郎同織女今日先會見到面，我地一定要幫佢地搞大呢件事。」

我好快就起身刷牙，沖涼換衫，然後出到去望住佢地，佢地坐晒係個沙發到望住我，好似等緊我比指示佢地。

而我個腦除左係一片空白之外，第二樣就係諗緊，如果叫佢地全部除晒衫會點，當然我唔死，但肯定重傷。

我：「唔...不如我地去食野先？我仲未食早餐，好肚餓。」

佢地係到你眼望我眼，最後得出一個結論。

珮恩：「哦，咁行囉。」我幾驚佢會同我講，食乜撚野呀食！！宜家得你一個肚餓咋屌你！！

跟住我地六個人就一齊搵左間餐廳食野，一條友帶住五年女都幾勁下，仲要個個都好靚女，有啲人好葡萄，有啲人好撚呆。

同埋唔知點解間餐廳有個好靚嘅侍應黎幫我地落單。

侍應：「你地諗好食咩未呀？」

我：「嗯...我想食左你。」

侍應：「吓...哦...好...好...」仆街...一時口快快講左真心話添...我已經感覺到我四周圍有一股殺氣出現左。

我：「哇哇哇！！好痛！！好痛！！」我比珮恩係到扭緊耳仔，痛到我懷疑我隻耳係咪斷左。

梓恩：「阿唔好意思，我諗佢應該食唔到你架啦，你下世再黎過啦。」

個侍應見到情況唔多妥，即刻話要去做其他野，急急腳走左佬，珮恩先鬆返開我隻耳仔。

桐桐：「真係睇少你一眼，你就係到撩其他女仔！！有我地五個仲唔夠咩？！！要咁多女仔做咩呀？拍AV呀？！！」

最後比佢地個個屌左一輪，食埋野之後即刻逃離現場，走得有幾快得幾快。

Tracy：「咁我地食完野，宜家去邊呀？」

宜家嘅我，左手拖住Tracy，右手拖住桐桐，佢地好似排緊隊咁，輪住拖我隻手。

我：「我咪話左係驚喜囉，一陣你地就知。」其實我宜家只係帶住佢地係到鳩行緊。

最後我決定帶佢地去唱K，因為係最方便嘅多人活動，又唔會出汗，又有沙發訓，又可以唱歌，簡直係最完美嘅活動，我都唔知點解我咁撚醒？

黎到K房佢地都好興奮，真係好彩姐，如果佢地唔鍾意都唔知點算，不過一黎到K房就諗起Emily，唔知佢宜家點呢。

當我去完個廁所出返黎，我見到嘅係一場第三次世界搶點歌大戰，一個二個都爭住點。

丘以男：「喂呀，我要點Dear Jane呀！！」

桐桐：「你點左好多首啦！！我一首都未點過呀！！」

梓恩：「你地靜啲啦，你地嘈到聽唔到啲音樂呀！！」

見到咁樣，唔知點解我會忍唔住笑左，個畫面真係好得意，好似睇緊小朋友齊打架一樣。

珮恩：「你返得黎就啱啦，幫手控制下場面啦，連我都搞唔掂呀。」

我：「好，你地全部同我靜啲！！！」

我一講完之後，佢地個個都望住我，Tracy嚇到連支Mic都掉左落地下。

我：「肯靜啦嘛？由我黎點！！」

我行埋去以男同桐桐中間，將佢地啲歌全部啲取消晒，然後點左一首麥浚龍同謝安琪嘅羅生門。

那動人時光 不用常回看
能提取溫暖以後渡嚴寒 就關起那間房
最動人時光 未必地老天荒
難忘的因你太念念才難忘
容易抱住誰十年 最難是放

每次一聽到呢首歌，仲係會有一總熟嘅感覺，但係係邊到聽過我又講唔出，唔通係曼德拉效應？

一到謝安琪個Part個陣，佢地個個都即刻爭Mic唱，連我個支都搶埋，最後變到五把口一齊唱，個感覺仲勁過環迴立體聲。

我都無佢地咁好氣，我攤左係張沙發到望住佢地，咦...？點解好似少左一個人咁嘅...？點解珮恩唔見左嘅...？

珮恩：「我係到呀。」佢好細聲咁講，哦原來佢仲係到，喂屌唔係，點解佢會跪左係我下面。

我：「你做咩呀？起返身先啦。」

珮恩：「嘻嘻，唔要嗶，我要...食左你。」佢除左我條褲，開始幫我含撚，成件事都好突然下。

呀衰妹，估唔到含撚嘅技巧進步左嗶，都唔知佢係邊到學返黎嘅，一定係成日睇AV。

梓恩：「喂喂喂，你地係到做咩呀？食雪糕呀？」

當我仲瞇埋眼，享受緊珮恩幫我含嘅時候，梓恩突然係我耳邊到講野。

桐桐：「哦！！你兩個趁我地唱歌個陣係到曳曳！！」

珮恩：「咩嗶，係你地唔留意我地咋嘛。」佢一邊含一邊講，真係好得意呀屌。

丘以男：「我又要玩！！」我望住佢除左自己件衫，心諗唔通比我講中左？

說時遲那時快，當我仲望緊以男嘅時候，Tracy已經係下面含埋一份，今鋪真係仲激過係條街到搵人扑野。

梓恩捉住我個頭係到錫，錫錫下我感覺有人已經坐左落我下面到，但係梓恩捉住左我，我睇唔到係邊個。

跟住我隻左手又比人捉住左，唔知邊個將我隻手放落佢個閩到，我下意識幫佢掙碟，聽啲叫聲先知係桐桐黎。

桐桐：「啊啊...啊啊...啊...啊！！！」突然有人拎支Mic放左係桐桐個嘴到，佢啲呻吟聲大到好似阿Gem表示佢嘅肺活量一樣。

過左一陣我就射左落唔知邊個嘅閩到，然後又比人整到扯返，跟住又有人坐左落去。

「如果話一次過同佢地五個搞野嘅話，肯撚定會精盡人亡。」

我射完一次又一次，我都唔知自己到底射左幾多野，我感覺自己好似比人用吸塵機吸走晒啲精一樣，好似準備死咁。

佢地五個挨晒落我到，而我已經無晒力咁攤係張沙發到。

我：「你地...今日開唔開心呀...雖然...我無帶你地四圍玩...」

佢地無出聲，唉，睇黎佢地真係唔開心...都係我唔好，打機打到七夕都唔知。

丘以男：「唔係呀，我今日好開心啲。」

桐桐：「係囉係囉，我都好開心呀燕燕。」

梓恩：「雖然行程係少左啲，但我都好開心。」

Tracy：「只要係同你一齊去邊都好開心。」

最後我見珮恩唔無講過野，於是我望一望佢，我只係見到佢對住我係到微笑。

佢上前咀左我個嘴一啖，個速度仲快過電單車係條馬路到左衝右衝。

「我好開心呀，衰人」

願你們在這亂世，能夠緊記，有我深愛着你們。

小學

自從上次見到Eric之後，我都開始留意返小學個啲群組。

佢地計劃呢個星期六返小學，而我本身諗住睇完就算，但係Eric突然拉埋我落水。

Eric：「Emily你會唔會黎架？」

仆你個街呀真係。

On9仔：「Emily？我地都好耐無見啦喎，梗係要去啦。」

肥仔：「係囉係囉，佢係群組成日都唔出聲，我地個啲都好掛住你呀。」

女班長：「計埋Emily就有六個人啱啱好，我地返完小學之後再一齊食Lunch啦。」

屌你咩，我都無講過野，不過都係算啦，始終都係同學一場，都會想見下佢地嘅。

要維持一段關係，比你考DSE擺五星星仲難，DSE你失左手唔合格都可以再考，但係關係一失左手，可以真係無左。

同埋咁耐無見，每個人都應該變左好多，話唔定會有驚喜，希望一去到即刻見到個啲都靚仔晒。

如事者，我地就約左星期六係小學到，直到出門口個刻，我個心唔多唔少都有啲期待。

Eric：「咦你黎左啦？」

我：「佢地呢？」

Eric：「咪係前面囉。」佢指一指前面，見到有堆人對住我地揮手。

我望住佢地，原來時間真係可以徹徹底底咁改變一個人。

男嘅就大隻左、靚仔左、高左、女嘅就瘦左、靚女左、眼大左，有啲宜家帶左眼鏡，有啲由帶眼鏡變到唔洗帶眼鏡。

但我無諗過個變化真係咁大，由大家細細粒變到牛高馬大咁，感覺自己就好似錯過左好多野。

阿程：「等左你好耐啦Emily，無見咁耐靚女左喎。」

我：「Sorry呀，頭先塞車所以遲左，不過你地都真係變左好多喎。」

肥仔：「我減肥成功左呀，但係計我話，你先係變得最多個啲。」

我：「我變得最多？點解咁講？」

女班長：「總感覺你好似經歷左好多野咁，成個人嘅氣場都變左，你之前無咁斯文。」

人即使變到好唔同，但係人永遠都唔會知自己變左，以為自己仲保持初心，但其實原本個嗰你，一早就已經灰飛煙滅。

我：「你都係呀，成熟左好多。」

Eric：「我地唔好企係門口啦，快啲入去啦。」

入到去，發現學校好多野都無變過，操場仲係個嗰操場，小食部仲係個嗰小食部。

彷彿我地就好似仲係個嗰，小學時嘅自己。

漢叔：「喂你地係啲咩人呀？！做咩入黎呀？！！」

Eric：「喂漢叔，你唔記得我啦？我係Eric呀，佢地都係校友黎架。」

漢叔：「哦，原來係你，仲有阿程添，你地想探老師就入去啦。」

漢叔就比我地入去，我對佢嘅印象就係無乜印象，只係一個成日坐係到睇報紙嘅阿叔。

但係見到佢啲頭髮都開始變白，所以啲人成日講歲月不饒人，你地又有無留意屋企人嘅身體都開始變差？

行到去學校嘅地下，有康樂室、音樂室、視藝室，同埋有張枱做接待，啲牆同埋枱仲係當年嘅藍色。

將枱有部電話，仲記得當初媽咪無黎接我放學，我喊到癡線咁打電話比佢。

媽咪：「Emily...你以後...要...好好...生存落去...愛惜自己...唔...唔好同媽咪一樣...」

呢次嘅通話，就係我同媽咪最後嘅對話，事後我先知佢比阿爸殺死左，因為媽咪話佢想離婚。

見到部電話令我諗起個嗰畫面，我一直叫佢，但係佢一粒聲都唔出，最遙遠嘅距離，就係你把電話放在耳邊，但人卻經已升天。

阿程：「你無野呀嘛？」

我：「我無事呀，我地繼續行啦。」我好辛苦咁忍住啲眼淚，扮到無事咁。

當佢地入左去康樂室諗住打乒乓波嘅時候，突然有把男聲係我地後面出現。

鍾sir：「咦？你地黎左呀？做咩唔黎搵我，係到打波呀？」

我聽到之後即刻瞪大隻眼望住佢，佢都好驚訝咁望住我。

我：「係你...？」

一個好嘅老師會教你做人嘅人生道理，一個壞嘅老師，會教你點做人，雙重意思，明嘅就明。

Wakanda Forever

如果話師生戀係禁忌，咁我相信，我由一開始就已經觸犯左呢個禁忌，佢亦都應該比人拉去浸豬籠。

雖然佢無同我搞過野，但係由個時我已經開始知道咁叫性，個口小六就體驗過賓州嘅味道。

鍾sir：「好耐無見啦，最近點呀你地？」

On9仔：「大家都變左好多呀，連鍾sir你都變左唔少啲。」

肥仔：「係囉係囉，當年個嗰後生又靚仔嘅班主任都開始老啦。」

鍾sir：「哈哈，再靚仔嘅人都敵唔過時間嘅摧殘呢，諗返上一次見面你地仲係小朋友，一見返面就變到咁大個。」

即使時間過左幾耐都好，我都唔會忘記個一日，佢話佢唔再愛我個一日，亦即係我地小學畢業個日。

我：「鍾sir呀，我升到中學都要繼續同你一齊！！」

鍾sir：「其實，我已經唔再愛你啦，同埋我開始覺得，我地年紀始終差距好大，唔會再幸福。」

我：「你講咩呀...你話過我地可以跨越時間嘅差距架...點解宜家又...？」

鍾sir：「你今年13歲，但我今年已經25歲，到你中學畢業18歲，個陣我都已經30歲。」

鍾sir：「你有嘅係青春，而我無嘅時間，我唔想白白咁浪費五年時間去等你長大，對唔住。」

若這世上有時光機會有多好，你能年輕12年，我們不再怕時間的流逝。

阿程：「Emily？做咩係到發夢呀？鍾sir問緊你野呀。」

我：「吓？問咩呀？」

鍾sir：「我問你最近過得點呀，見成個人都變左咁。」

佢望我嘅眼神有啲奇奇怪怪，但係個陣我無乜留意。

我：「無呀，我都係傻下傻下咁過囉，得過且過。」

女班長：「Emily其實係個大忙人黎架，成日搵佢都無覆到。」

跟住佢就帶我地行下成間學校，基本上都無變過，只係當初個陣熟悉嘅氣味無左。

望住個間教員室，好記得個陣搵老師，成日都唔夠膽自己一個人入去，一定要同朋友一齊。

當我地準備行去我地班房嘅時候，女班長突然拉埋我去另一邊。

我：「做咩呀？佢地行晒去前面啦。」

女班長：「我有野想同你講。」

Eric：「咦？你地做咩係到傾計呀，快啲返黎啦。」

女班長：「我地想去廁所呀，一陣再返黎搵返你地啦。」

我就咁樣比佢拉左去女廁，我連發生咩事都唔知。

我：「無啦啦拉我黎廁所都有嘅，你驚一個人去廁所咩？」

女班長：「唔係，我有正經野同你講。」

我見到佢個樣好嚴肅，搞到我驚驚地。

女班長：「你有無發現鍾sir好似唔同左，我意思係，佢成個人變到好奇怪。」

原來唔止得我一個留意到。

我：「其實我都有觀察到，不過見班男仔又好似無乜反應，所以我都扮無事就算。」

女班長：「佢之前都唔係咁，之前佢個人明明係成日笑，又會講啲爛gag比我地串佢，但宜家佢明顯變到好靜。」

女班長：「成個人都好似有陰謀咁樣，尤其係同到你講野個陣，可能你無注意，但係我望到佢個樣似係諗緊點樣搞你。」

女班長：「我唔知佢係最近工作壓力太大，個人劫得滯，定還是點，總之要小心啲。」

佢咁樣搞到我成個人開始標冷汗，個心跳都跳得開始有啲快。

而且女班長睇落去又真係感覺到冇妥咁樣，我都提升一下警覺。

我同你地講，呢個世界係好黑暗，一定唔可以亂咁信人，即使係屋企人都好。

唔好以為你同佢好熟，識左好多年，佢就唔會搞你，個世界唔係咁。

如果真係咁嘅話，點解會有咁多背叛者？再幾好嘅兄弟、閨蜜都可以成為背叛者。

人真係可以比利益、性愛、金錢、地位、一切而蒙蔽，去出賣一個，同自己出生入死嘅兄弟姐妹。

無人值得信任，請謹記，人是自私的生物。

然後我地就由廁所行去課室到，成個過程我都好緊張，一直捉住女班長隻手唔放。

女班長：「我地返黎啦...嘍...？」

一打開門，就見到有三個人訓左係地下，肥仔、On9仔，甚至連Eric都係。

佢地個個都流晒血。

阿程突然衝埋黎我地到。

「快啲走呀！！」

阿程衝過黎左手捉住我，右手捉住女班長，然後好似火影忍者咁樣跑。

直到跑到上去學校天台，佢先鬆開我地，我不斷到係咳，但係女班長好似咩事都無。

女班長：「到底發生咩事呀阿程？做咩要跑到咁急？」

阿程：「呼呼...呼...鍾sir佢...佢癡撚左線呀！！」

阿程：「你地去左入廁所之後...我地就入去班房到...本身都無乜事...」

阿程：「鍾sir突然反鎖左對門...拎左把刀出黎，插死晒佢地三個...我自己都差啲出事...」

女班長：「連自己嘅學生都殺死...我地又無得罪佢...點解佢要咁做？」

阿程：「佢不斷係到講「都係你地！！」「都係你地嘅錯！！」「無你地我就唔會搞到宜家咁！！！」囉...」

我地嘅錯...？我地當年明明仲一齊慶祝畢業架...我地讀書個陣亦都無搞過佢...點解會話我地搞到佢...？

女班長：「我唔明啲，我地咩都無做過。」

阿程：「我都唔明呀，我淨係知佢變到好恐怖，成個人好似着左魔咁...插完一刀又一刀...」

睇到阿程成個人震晒咁，可以睇得出頭先個畫面係幾咁恐怖，仲恐怖過金木一個人比壁虎過黎左手捉住我，

我：「咁我地宜家要諗辦法離開呢到先。」

女班長：「佢應該四圍咁搵緊我地，同埋佢頭先應該會見到我地跑左上樓梯，所以我估佢宜家逐層逐層咁搵緊我地。」

阿程：「咁我地可以點算...？直接落去肯定骨都無得剩...」

女班長：「冷靜啲，我地都無辦法唔直接落去，天台得兩條樓梯，我地聽天由命啦。」

兩條樓梯，一條係前梯，另一條係後梯，我地都無辦法知道佢係邊條到，或者近邊條。

我地三個無人出聲，但係我地都知，再唔決定嘅話，佢就會上到黎。

女班長：「死就死啦，我地行前梯啦！！」

於是我地三個就落去，女班長係最前，阿程係中間，我係最後。

我地每踏一步都要好輕力，好似只要一大聲左就會死咁。

阿程：「哇！佢就係對面呀！！唔唔！唔！！」係對面就係一個拎住把刀嘅男人。

佢突然叫到好大聲，我同女班長即刻摀住佢個嘴。

但係...太遲啦，佢已經見到我地，仲開始跑緊過黎。

女班長：「快啲跑呀！！」

我地三個即刻跑跑跑，我個腦咩都無諗，淨係知跑得慢嘅話我一定會死，我甚至仲跑過左女班長。

我地跑到去地下出面嘅操場，原來歡樂馬介休嘅龍哥講嘅野係真。

「人喺脫離危險嘅時候係會落淚架」

當我以為我地至少都脫離危險嘅時候，

阿程：「咦？！！女班長呢？！！」

仆街，真係齊人差一個...仆街仆街仆街...應唔應該返去搵佢...

我地仲猶豫緊嘅時候，有個男人行左出黎，佢隻手就捉住女班長。

我：「女班長！！」我想行過去，但係又唔夠膽行過去。

鍾sir：「你地如果走嘅話，佢宜家就會即刻死。」

佢拎住把刀掂一掂女班長塊面，搞到我唔敢亂郁，我唔想女班長有事。

女班長：「你地唔好理我啦！！快啲走呀！！」

鍾sir：「收聲呀八婆！！幾撚時到你講野呀？！！」佢一野扔女班長落地下，仲踩住佢。

女班長：「啊...啊啊...」我望住佢好辛苦嘅表情，我好心痛。

我：「到底你想點？點解你要殺晒我地？」

鍾sir：「凡事都應該有始有終，你地搞出黎嘅開頭，就由你地承受返個結果。」

鍾sir：「係你地班仆街搞到我咁！！」

鍾sir：「如果唔係你地！！我一早就做左副校長啦！！屌你老母！！」

原來...係咁。

墜下

當年小學畢業個陣，我地係畢業禮完左到四圍跑，四圍影相，為左留低我地係小學最後嘅一刻。

但同時因為我地太衝動，你追我逐咁，即使整親左人我地都無人發現。

鍾sir：「你地知唔知，我為左你地個個都可以順利畢到業，我幫你地食左隻死貓？」

鍾sir：「個個同學比你地搞到入左醫院，但係你地一直都無人承認。」

鍾sir：「校長不斷問我係邊個，如果捉到個條友嘅話，一定會報警處理。」

鍾sir：「我唔想你地有事，所以我話係我做，最後你地知唔知點...？我比人當係狗咁做左咁多年呀！！」

鍾sir：「如果佢地要求我嘅野我唔做，佢地就會報拉我，你地知唔知我幾咁辛苦呀！！」

鍾sir：「日日比人玩鍾sir我要進來了，明明唔係我教嘅班，我都要幫佢地改功課，又要我幫佢地Lunch買野食。」

鍾sir：「我做到隻狗咁，而你地！！一直都無人返過黎承認！！你地個個升到中學開開心心！！我就要做狗！！公平咩？！！」

佢踩住女班長嘅力度愈黎愈大，女班長嘅呻吟聲亦都變得更大聲，仲咳左啲血出黎。

我望住女班長咁樣，我唔想佢辛苦...如果鍾sir一唔開心就會插死佢...

我寧願死個個係我，我只係一個罪人，無資格生存，但如果我死之前可以做返一件好事，我都死而無憾啦。

我：「其實...其實你講嘅個條友，就係我。」

鍾sir：「你講咩話？！」佢即刻望住我，個眼神仲好凶狠。

阿程：「你癲左呀？！！你唔好亂講啦！！」

女班長：「係...係呀...你...你地快啲...走啦...唔洗...唔洗理我...」

我：「我話令到個條友入醫院嘅人，」

「就係我」

鍾sir：「原來就係你！！」

佢一腳踢開女班長，慢慢咁向我靠近，係我隔離嘅阿程已經嚇到瀨左尿。

我：「阿程你快啲去帶女班長走呀！！」

阿程：「咁...咁你點呀？！！」

我：「如果我嘅死可以令到你地保住條命，我都心滿意足架啦，快啲啦！！」

阿程流住眼淚咁跑過去，抱起女班長，向我望左一眼就跑走左。

你地要繼續生存落去呀，唔好掛住我。

鍾sir：「我屌你老母！！」

佢衝過黎，把刀如無意外就會直插落我心臟到，無諗過蔡煒燕咁耐先死，而我咁快就要死。

我眯埋兩隻眼，個心好平靜，完全唔似一個就死嘅人。

我感覺到佢把刀就係我前面。

「再見了 我的寵愛」

「磅！」

我比把槍聲嚇到即刻打開返隻眼，只係見到有個黑影企左係我前面。

鷹：「對唔住，我黎遲左。」

我：「鷹！！！」我上前攬住佢。

鷹：「你無事呀嘛，頭先無好好咁保護你，對唔住呀。」

我：「唔緊要啦，我宜家都無事，好彩你係到咋！！」

咦？點解我隻手濕濕地嘅？我鬆開佢望一望，哦無，原來係血黎架姐。

鷹：「你無事...就好啦...」

佢成個人掉左落地下到，鍾sir個把刀插左落佢個心到，仲要插到正一正。

我：「喂！！你唔好訓呀！！」

我：「點解你要咁傻幫我擋左把刀呀？！！」

眼淚好自然咁不斷向下落，但係落得再多都好，都無辦法令到佢地返黎我身邊。

鷹：「因為...我愛你呀...」

我：「我唔要呀！！我唔比你死呀！！」

即使我點搖佢都好，佢都無任何反應。

鷹瞬間失去了翅膀，在高空中墜下，只留下一片黑色羽毛，名叫留戀。

大人

點解每次想死，或者就黎死嘅時候，都總會有人救我，甚至代我而死？

個天比得一樣野我，我就預左佢拎返一樣野走。

佢要我成為女神，亦都要我親眼望住身邊嘅人離開，次次都要親眼見證住。

你地唔會明白，對死亡麻目嘅感覺，或者心死一次又一次嘅感覺。

我幫思思同埋鷹嘅葬禮一齊進行。

翅膀全都掉下，燕尾蝶再也飛不起，變成一隻，只能無力地生活下去的一隻毛蟲。

我望住佢地嘅遺容，想講野但又講唔出。

「願安息」

搞掂好晒啲野之後，我照常咁返到學校。

就好似無野發生過一樣。

體育老師：「大家早晨，呢個禮拜五就係我地學校嘅陸運會，大家想玩咩就係張名單到報名啦。」

估唔到咁快就陸運會，時間嘅流逝仲快過林寶堅尼。

我見到得幾個女仔走過去報名，其他人都坐左係到吹水。

不過都正常嘅，女仔都唔太鍾意玩運動，正如我都一樣，一個人坐係到發夢。

思思：「下年不如我地一齊跑400米，好無呀？」

我：「吓唔好啦，又熱又叻咁，坐係個看台到當睇戲咪算囉。」

思思：「黎啦，我地一路傾計一路跑咪得囉，女仔400米好易擺牌架嘞，我想擺返個金牌呀。」

我：「到時先算啦，話唔定下年會取消左陸運會呢。」

呢段對話突然係我個腦到閃過，亦都令到我報左女子400米。

我望一望張名單，暫時都係得兩條友玩，正路計埋我得三個，應該都有機會嘅。

若你無法完成，就讓我來實現。

跟住我就求其同啲女仔打下籃球，因為無野做又無朋友。

打到成身都係汗，搞到件衫透透地，仲見到有唔少咸濕仔係到望住。

我上到課室，坐返埋位係到抹汗，抹抹下有條友彈左係我前面。

男仔：「你好呀姐姐，你一陣午息得唔得閒呀？」

我打量左佢一眼，感覺係幾細個，我覺得佢只係得中一。

佢啲頭髮長到就黎遮住隻眼，戴住黑色口罩，我總係覺得好似係邊到見過。

我記得啦，係IG到一個Post tag左成五十條友個嗰男仔。

我：「做咩呀？你想約我？」

男仔：「係呀姐姐，你一陣可唔可以帶埋我出去食lunch呀？」

我地學校有規定，得高中可以出去食lunch，直到呢一刻我都覺得好on9。

我：「無話唔得嘅，但係點解先？我又唔識你。」

男仔：「求下你啦，我好想同姐姐食飯呀。」

佢行埋黎，好似小朋友咁攞住我，個頭塞左落我個波到，人仔細細就咁識抽水。

我：「好啦好啦，但係大人先可以出去食lunch架啫，你係唔係大人呀？」

男仔：「我...我...唔係...」

我：「咁姐姐就幫你成為大人啦，嘻嘻。」

成人儀式

我拖住佢由課室落到去地下，佢一直企係我後面，好似驚人地見到佢咁。

我地好成功咁出到去出面，當我諗住問佢食咩嘅時候，

佢居然係褲袋到拎左包煙出黎，仲拎左個打火機點着左一支放入口。

我：「哇，你人仔細細學人食煙？你咁威你阿媽知唔知？」

男仔：「咩嘞，以前有人叫我試下食，點知一試過之後就返唔到轉頭。」

我：「你識啲咩損友呀，好試唔試，叫你試食煙。」

男仔：「我個啲係好友黎架，佢地先唔會害我！！一係你都試一啖啦。」

我：「我先唔要，咁臭。」

我地一路行去食野，佢就一路食煙，屌你食都唔緊要，但係你着撻住校服。

着撻住校服都唔緊要，但係啲煙一陣係我隔離，就好似有舊屎一直塞落我個鼻到，超臭。

之後我地就食野啦，雖然同佢都無乜野好講。

我：「哇，點解你啲相張張都咁黑嘅，又拎部手機遮住自己個樣，又Tag咁多人嘅？」

男仔：「吓？好正常咋嘞，啲人都係咁架啦，同埋我tag個啲有幾個係我家姐，有幾個係我阿妹黎。」

我：「睇唔出你有咁多兄弟姐妹嘞，仲要個個隻腳都咁長。」

男仔：「咩呀，我地上網識架，佢地話想我做佢阿哥，所以佢咪我阿妹囉。」

有時我都諗緊，我到底係老左，定只係跟唔上時代嘅步伐，定係以上皆是。

原來上網就搵到兄弟姐妹，歡迎各位想要姐姐或者妹妹嘅可以dm我，我認你做阿哥同細佬。IG

Name : swallow_in_paper_

https://www.instagram.com/swallow_in_paper/

屌你老母，咁易有兄弟姐妹嘅話，咁我地仲撻洗扑野嘅，啲阿爸阿媽都唔洗諗生幾多個，求其上網都搵到阿妹，分分鐘仲買一送一。

食完野之後，我地去到停車場嘅後樓梯到，準備進行成人儀式。

男仔：「姐姐...不如都係...」

我：「Sh...有姐姐係到，唔洗驚。」我將隻手指放落佢個嘴到，再輕輕掂一掂佢塊面。

我慢慢咁除左佢條褲，佢仍然係好怕羞，呀真係，人地問你可唔可以做佢阿哥個陣又唔見你怕羞。

我好辛苦終於除到，我終於知道咩叫贏在射精前，我無諗過人仔細細，賓州咁大。

我：「哇，睇唔出你咁大架喎，仲去到我手臂一半。」

我開始係到玩佢條野，得閒chok下，得閒玩下個龜頭。

男仔：「姐姐...點解...點解我下面好似怪怪地咁嘅...？」

我：「有咩？等姐姐睇下先。」

男仔：「啊...啊啊...姐姐可唔可以唔好擺入口呀...啊....」

我：「你咁樣舒唔舒服呀？」我望住佢個頭已經抬到條頸就黎斷。

男仔：「我...我唔知...」

仆街，宜家搞到我都開始有啲興奮添，我都忍唔住要爆啦...

男仔：「哇！！好緊呀！！」

我：「嘻嘻...到你滿足我啦...」

佢條野下下都頂到晒入去，我從來都未感覺到有人可以插晒落我個闊到。

原來個感覺，係咁爽。

我：「啊啊...啊啊啊...我要...我要...啊...我要你....」

男仔：「姐姐...我下面好似有野要出黎呀...」

我：「啊...好...好...啊啊...好似...好似屙尿咁得架啦...射...射啦...」

男仔：「唔得啦...我忍唔到啦！！」

佢一野射晒入黎，射到仲有啲精係我個闊到流返出黎，可想而知佢射左幾多入去。

男仔：「姐姐，點解你個到流緊啲白色野嘅？」

我：「啲白色野係你架，係你射出黎架。」

男仔：「吓...咁...咁我地會唔會有BB架...我得中一咋...做唔到爸爸架喎...」

我：「傻豬豬，唔會有架。」如果我返去食避孕藥嘅話。

男仔：「都好啲，咁我地係咪走得啦？」

我：「未得住。」

男仔：「點解呀？」

我：「我仲未...夠呀，嘻嘻。」

男仔：「哇！！！！」

陸運會(一)

時間黎到禮拜五，亦即係學校嘅陸運會初賽。

我慢慢咁行過去運動場，未到門口已經比一堆男仔圍住，一啲就送朱古力比我，一啲就比支水我，一啲就搵我影相。

至於大家都想知繼蔡煒燕之後，下一個男神會係邊個呢，而我亦都已經見到佢比女圍緊。

我無視個堆男仔咁行過去，而佢亦都好快見到我，叫啲女行開，再同我揮揮手。

景銘：「疍，呢個咪Emily，一個連我想食都食唔到嘅人。」

我：「哈哈，你睇下你隔離咁多女，都咁多選擇，唔好咁貪心啦。」

景雄：「咁又係，得蔡煒燕先食到你，但我想講，你同佢都只不過係一個失敗者，而佢仲係一個辜負左五個女仔嘅垃圾。」

我：「嘖，乜你覺得自己好好咩？咪一樣食軟飯，乜你以為自己好靚仔咩，有資格做到男神咩？」

我：「男神有排都未輪到你做呀，你永遠都唔知個代價係啲咩。」

當我仲想鬧多佢幾句嘅時候，用隻手一下子拉開左我，我望一望先發現原來係我家姐。

珮恩：「你係咪癲左呀？！你見唔到人地隔離嘅多女架咩？你咁話佢地條仔唔驚死呀？！」

我：「驚咩姐！！我都有一堆仔啦！！同埋我無話錯佢！！佢話我係失敗者嗚！！」

珮恩：「人地點講咪由人地講囉，最重要我地知你唔係就得啦！！」

無用架，知唔知點解咁多人比人講兩句就會有好多負面情緒？點解會有人比人話垃圾就自殺？

你可以笑佢地EQ低，話佢地無腦，抗逆力低，自己只係講下笑姐，咁認真仲乜鳩姐。

但係有時你地以為自己講嘅野無傷害到人，但其實唔係。

文字同言語從來都係最傷害到人嘅攻擊工具。

佢唔似刀，砍你一下，你一開始會覺得頭，當係你止左血，過左一陣就唔會再痛。

但係文字，你講出去，就會深深烙印係人地嘅記憶入面，點都止唔住，點都收唔返。

而我只係希望，你地講野之前可以諗一諗先再講，呢個世界已經存在太多傷害，夠架啦。

我：「唉，知啦知啦，好似開始排隊啦，我地行啦。」

我回家姐係同一個社，我同佢都係黃社，好彩佢同我一樣，唔係實悶死。

我：「終於講完啦佢，我地快啲上去看台啦。」

珮恩：「呀，我唔記得同你講，我報左工作人員呀，所以唔同你上去啦。」

仆街啦，姐係得返我自己一個人，唉。

當我好唔開心咁行緊樓梯上返去嘅時候，我見到看台最上嘅位置出現一個唔應該係到嘅人。

我：「阿傑？點解你會係到嘅？你應該唔入得黎架啎。」

阿傑：「Sh！！唔好咁大聲！！我偷偷地問人借左件衫入黎咋。」

我：「哇咁勁，咁你黎做咩呀？你唔好同我講，我間學校嘅陸運會好玩啲呀。」

阿傑：「我係因為想見你呀。」

我：「你想見我咪約我出黎囉，洗唔洗搞到宜家咁呀。」

阿傑：「我想比你睇下，我會為左你而去到邊個地步，呢個只係基本咋。」

我：「好啦好啦，我好悶呀，你陪我吹下水。」

阿傑：「但係你睇下周圍...成堆男仔望住我啎...個眼神仲好似想殺左我咁款...」

我：「無事架，佢地全部都對我好好架。」

阿傑：「其實你要食咁多仔？同埋你唔會驚比人覺得你姣咩？」

我：「你真係想知點解我要食仔？」

阿傑：「係。」見住佢好堅定嘅眼神，就同嗚人堅決要搵返佐助嘅眼神一樣。

我說，在那個黑得看不見五指的房間，一個只有十二歲的女孩，手無寸鐵，脆弱得就如雞蛋般。

躺在床上，雙手都被手扣禁錮，聲音亦無法發出。

她在那裡看不見任何希望，她對所有人都失去了信心，只因傷害她的人，卻是給予她生命的人。

昔日充滿着溫柔和笑容的父親，如今卻變成一個恐怖得如一隻飢餓的猛虎，四周尋覓食物。

就連自己的女兒也不放過。

那女孩自此便明白，所有人都只是披着偽善的小人，沒有人值得信任。

即使是自己最親的人也不例外。

她清楚這個世界不再存在好人，因此她為了不再受到傷害，寧靜成為一個罪人去傷害人。

她的雙手就如充滿鮮血，她的嘴巴就如充滿謊言，她的身體就如充滿罪孽。

她也只是一個，渴望想成為一個普通人的女孩。

她也不明白，自己為何要受苦。

一切都是命運。

陸運會(二)

阿傑：「估唔到你嘅經歷咁恐怖...同埋你老豆...係一個咁恐怖嘅人...」

阿傑：「你個陣一定好驚、好無助...我無辦法體會到你個陣嘅感情...」

我：「算啦，都過左去啦，好彩嘅係我宜家已經逃離左佢。」

阿傑：「但你真係無野？」

我：「無野啦，我們唯一值得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都要多謝佢嘅，令到我宜家無野好驚。」

乜真係無野？如果無野嘅話又點會成日發惡夢，點解日日凌晨都會夢見自己比人強姦個一幕。

打碎左嘅心靈即使點樣都修補唔返，即使可以再用，但都只係得返個空殼。

「女子乙組四百米初賽第一次召集。」

我：「好啦，我要落去比賽啦。」我企起身拍拍屎忽，然後再落去。

但係比人捉住左隻手。

阿傑：「加油，無論點樣，都有我係到，支持你、陪伴你。」

點只係點點頭就落去，值到呢一刻我都唔明點解要對我咁死纏爛打。

一個壞左嘅人，偏偏能夠吸引一個天真嘅人。

你問佢，乜呢一切都值得咩？

佢會答你唔值，但係愛左就返唔到轉頭，抽唔到身，已經習慣左佢嘅存在。

我想講呢啲人好犯賤，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一樣，正如人地講嘅，好玩唔玩、玩屎。

你同我講你唔會明，因為拍拖就係咁樣，拍拖可以令人包容晒另一半嘅所有野，甘心付出。

我只係覺得，如果呢啲叫拍拖，倒不如話你只係一廂情願嘅付出，拍拖先唔係咁，好似係到契弟咁。

拍拖係要雙方面嘅付出，可能有人付出多啲，有人少啲，但絕對唔會係得一方付出。

你話，佢有時會對我好架，會送野比我，好有耐性咁聽我講野，陪我周圍玩。

咁我想問下，你覺唔覺得自己好似一隻狗？佢就係主人，你乖個陣，佢買好嘅野比你食，同你出街散步。

希望仲係地獄嘅你地，可以諗清楚啲，個世界好大，唔好以為無左佢就咩都無，呢啲人唔值得你愛。

我救唔返Tracy，但我希望可以救返你地。

我落到去之後，見到有成十個人係到，我真係無諗過原來400百米咁受女仔歡迎。

而且，我仲見到一個非常乞我憎嘅人。

阿彤：「咦~呢個咪Emily~估唔到你都有參加啫。」

我：「我參加咩關你春事。」

阿彤：「哈哈，話時話點解唔見你個FD嘅？呀唔好意思，唔記得佢死左添，哈哈。」

我：「我屌你老母！！」佢點話我都唔緊要，一講思思個刻我真係火都黎。

我嬲到即刻想衝過去打柒佢，但係比人攞實左。

珮恩：「冷靜啲！！冷靜啲！！忍住！！」

我：「放開我呀家姐！！佢講我朋友呀！！我真係忍唔到！！」

珮恩：「Look at me！！Look at me！！呢啲有好多人係到架！！」

我：「嘖。」然後佢拉左我去另一邊到，又係叫我冷靜啲。

珮恩：「如果頭先你打佢嘅話，你就輸左啦！！」

我：「咁又點？佢宜家話思思呀！！我就算比人踢出校都要打柒佢！！」

珮恩：「你睇下宜家你似咩樣，你覺得思思會希望你因為佢而打人咩？！！」

珮恩：「佢更希望你會拎個第一名比佢，同我將憤怒變成力量，跑贏佢！！」

我：「得啦得啦，睇你個妹表演啦。」

心情平伏返少少我就去點名，見到佢仲係到笑個樣真係好想一拳打落去。

我拎唔到第一我以後唔食仔，我Emily話嘅。

陸運會(三)

我地因為十個人，所以就分左兩組跑，五個人為一組。

而我咁撻啱就無同條仆街一組，如果唔係嘅話，我就算DQ都要Cake到佢訓底。

阿彤：「車~仲諗住同你一齊跑添，睇黎都無機會啦，因為你都唔會入到決賽。」

我：「係咩？不如你小心下自己先啦，你個波咁撻大，小心睇唔到路，跑跑下仆街呀。」

阿彤：「哈哈，有心啦你，我驚你跑跑下無氣，之後...之後就落去陪思思啦，哈哈哈哈！！！」

佢隔離仲有幾個女仔跟住笑，呢一刻我只可以同自己講唔好衝動，「咁衝動就返去打飛機啦」by慕容。

「呬！」

我一開波就用盡全力跑，諗住同其他人拉開一段距離先再慢慢跑。

但係我跑左差唔多一百米之後就已經無晒氣，十年無運動嘅人就係咁樣。

不過好好彩嘅係，有三個女仔只係後面慢慢行，仲係到傾計，都唔知佢地報黎做咩。

而另外一個就跑左一半之後就放棄，話好辛苦，呼吸唔到，所以就停低左，有幾個人過去扶佢。

所以我就好好彩咁，行都行到去終點，入到決賽。

而三個女仔行左十五分鐘都未行完，最後比訓導屌左一獲金。

我：「呼...啊...啊...你...你唔好...入唔到決賽呀...」

阿彤：「哈哈，你睇下你宜家似咩樣，好似啱啱扑完野咁，不如慳返啖氣啦。」

無錯，我隻腳已經軟到行唔到，直接坐左係地下到。

阿彤：「要擔心就擔心你自己，咁撻廢都學人跑400米，你只係一個不自量力嘅垃圾。」

我：「你同你男朋友咪一樣，呀唔係，你仲差過佢，因為你只係佢一隻玩具，佢根本就無愛過你。」

而佢男朋友就係景雄，所以佢兩個先會咁黑我憎，簡直就係一對狗男女。

阿彤：「哈，有口話人無口話自己，你咪又係蔡煒燕入面一隻玩具，佢有五條女都唔要埋你呀，八婆！！！」

我地就咁樣不斷嘈，嘈到佢要跑為止。

你問我其實有無鍾意過蔡煒燕？我會答你有，因為正常無女仔會唔鍾意。

同埋佢唔洗一分鐘就已經跑左成個400米，跑完仲要好似無乜野咁。

而佢係下面望上個看台到見到我，個眼神好似同我講，「見到未，呢個就係我同你嘅差距。」

我都開始驚我真係擺唔到金牌比思思...

阿傑：「點解個女仔望住你嘅？你識佢架？」

我：「識就識，不過唔係朋友，而係敵人。」

阿傑：「敵人？點解嘅？」

我：「女仔嘅野你唔會明架啦，就黎放飯啦，諗下一陣食咩先。」

女仔嘅野差唔多所有男仔都唔會明，因為太多機心係入面。

乜野搶人地條仔，一齊排斥某一個人，互相不滿但係又會一齊玩，呢啲係男仔一世都唔明解嘅野。

諗諗下野嘅時候，我見到我黃社嘅社長係到整個野，睇到又有狩獵嘅打算。

我：「我諗我一陣唔同你食啦。」

阿傑：「吓？點解呀，你仲有朋友陪你食咩？」

我：「我搵唔到人陪我食，但我搵到人食。」

佢仲係到諗緊我呢句係咩意思嘅時候，我已經行左落去搵社長，佢叫做Hugo。

我：「社長，一陣可唔可以陪我食lunch呀~」

Hugo：「哇，Emily搵我食lunch嗰，點會唔可以先。」

我：「咦~係到哄人開心~」我扮晒野打落佢個胸到，都幾硬。

Hugo：「咁一陣放lunch嘅時候出面等啦。」

我：「好~」

It's time to eat

陸運會(四)

畫面已經黎到Hugo屋企，我地仲已經除晒衫準備搞野。

我：「我靚唔靚呀？」

Hugo：「靚呀！！好靚！！」

我：「Good Boy~吠兩聲黎聽下先。」

Hugo：「汪汪！！汪汪汪汪！！」

我：「好啦，叫你咁乖，獎你幫我瀨腳啦。」

我伸左隻腳出去，佢心急到即刻除左我對襪，起勢咁係到瀨。

我係上面望住佢瀨，就好似見到一隻狗係到啃骨頭，不過都知個嗰男仔都係咁樣。

全部都係用下面黎諗野，有閩屌就狗衝，咩都唔理屌左先講。

佢慢慢咁由我隻腳指瀨到上我個閩到，成個感覺就好似瀨緊西柚一樣。

我：「啊...啊啊...啊...啊啊啊...唔好...唔好...」

佢兩隻手指插左入我個閩到，不斷進進出出，又係到掘野，比佢搞到有少少慾仙慾死。

我：「啊唔得啦！！啊啊！！！」我下面一野噴晒啲水出黎。

佢即刻塞個口埋去入水，諗返起之前聽人講話呢啲閩水係尿黎，唔知仲好唔好飲呢。

Hugo：「哇...估唔到原來女仔下面同消防柱一樣識得噴水架...」

我：「係咪好勁呢，見你搞到我咁舒服，比你插入黎啦。」

Hugo：「真架...？真係可以...？」

我：「係呀，不過要戴套啲，嘻嘻。」我行去係個袋到拎左一個Condom出黎。

佢除左自己條褲，原來一早就已經扯起晒，之後佢好小心咁戴個套。

我：「黎啦...啊...啊啊...」

佢一開始用傳教士式咁同我做，我兩隻腳放左係佢膊頭到，Cool住佢條頸。

我比佢插到好撻爽，而且佢屋企無人，我可以盡情咁係到叫。

Hugo：「你...你咁樣...舒唔舒服呀...？」

我：「啊...好...好舒...啊...服...呀...呀呀....」

我地搞到成張床都係到震，啲咁咁聲大到你會以為係拍緊AV。

但係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搞左好耐佢都無轉其他姿勢，條肥仔真係唔識架喎。

於是我叫佢停一停，佢拔返出黎，我再用力一野撲埋去佢到，再坐落去。

我烏低身咁同佢打車輪。

我：「我要...我要呀...比我...」

搞左一陣，我自己都un到好邊，於是拔出黎，坐左係到抖一抖先再搞。

但係無諗過佢一野反轉我個人，狗仔式咁係後面插入黎，仲愈插愈快。

我：「啊啊啊！！快啲...啊啊！再快啲...啊啊啊...」

Hugo：「啊...我唔得啦...我要...我要....」

最後伴隨佢啊嘅一聲之後，佢射左，而我地兩個都邊到訓左係張床到。

Hugo：「Emily呀，你平時係咪都會同其他男仔咁樣搞架？」

我：「唔係呀，我只係會同我鍾意嘅人搞。」呢句野已經夠呢到佢。

Hugo：「吓...？你講咩話...？」

我：「唔知呢~同一句野我唔會講兩次，錯過左就無架啦。」

Hugo：「哦...」

我換好衫諗住走個陣，佢突然係後面攞住我。

Hugo：「其實我都好鍾意你，但係我覺得自己襯你唔起...」

我：「襯我唔起？點解咁講？」

Hugo：「你咁靚女而我咁樣衰...好似你地呢啲咁嘅女神一定唔會留意到我...」

無自信的小雞總是悲哀的，有幾多人因為無自信而錯過左一段關係？

我：「靚女都只係人一個，唔好將我地神化左，鍾意人不嬲都唔洗講襯唔襯得起，想追就去追啦。」

我：「愛你嘅人會唔會因為你生肖同佢唔啱而唔同你一齊呀？唔會架嘛。」

Hugo：「你又喺嘅...咁...咁你可唔可以...」

我：「我都鍾意你，但係唔可以。」

然後我就一個人出左去，再行返去運動場到。

自白

行返去嘅時候，我行左去一間便利店買左杯雪糕，然後再慢慢返去。

思思：「我又想食你個隻味啲，交換食！！」

我：「唔制呀，一陣比你食到成堆口水我仲點食啲。」

思思：「黎啦，我要食！！」

若你在我旁會有多好，我倆共同走過這條路。

係我隔離嘅人每一個都係成雙成對，得我係自己一個人行。

你問我覺唔覺得自己好孤獨、好空虛、好寂寞、好凍？

當你睇透左呢個世界嘅人性嘅時候，你就會發現自己一直都係無朋友。

當你揭穿係人後面嘅真面目嘅時候，你盲會發現每個人都係幾咁醜惡、幾咁虛假、幾咁仆街。

李白、杜甫呢啲聖人都係無朋友，因為佢地知道宜家嘅人，只係一堆圍暖取爐嘅垃圾。

曾經我以為朋友係用黎互相鼓勵、互相嬉戲、互相接納、互相包容、互相交心。

但原來我嘅朋友係用黎互相取笑、互相嘲諷、互相排斥、互相傷害、互相出賣。

我當佢地每一個都係真心朋友，但原來佢地只係想睇住我死。

我以為一個人，可以做到自己鍾意做嘅野，係一件好自由嘅事黎。

但原來係一件用黎比其他入恥笑嘅事黎。

每個人都嘲笑其他人嘅夢想、行為、說話，從而去將自己嘅地位提升。

「你睇下佢唱得咁難聽都學人去唱歌啲，幾撚On9」，簡單啲講，人地係on9，我就最撚醒。

將人地嘅夢想視為垃圾，批評一個人去做自己鍾意做嘅野，令到自己站係道德高地，人地就係地下階層。

仲要去拉攏其他人去笑人，我想講呢啲咁小人嘅人隨處可見。

而笑人嘅人，係最可悲嘅人，因為佢地連對人最基本嘅尊重都無。

所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當你笑其他人無朋友嘅時候，係因為佢一早睇化晒呢個世界。

佢寧願自己一個人默默咁做自己鍾意做嘅野，都好過識左一班豬朋狗友。

仲有一樣野，就係有啲人有好多朋友，但其實佢地內心根本就唔想識人。

佢地只不過係怕孤獨，而選擇埋堆，同流合污，隨波逐流，所以唔好以為你身邊嘅人，對你地係真心。

最大、最真心、最值得信任嘅人，一直都係你自己。

當你有夢想嘅時候，好多自以為事嘅人會同你講你唔撻得架啦，收皮啦，訓啦柒頭。

佢地會用一堆說話黎勸你放棄，最後你會比佢地說服，覺得自己都係唔得，而收左手。

我會同你地講，佢地之所以叫你放棄，係因為佢地妒忌你，唔想見到你成功嘅一刻。

話你作個故好嘔心，話你畫嘅畫好核突，話你唱歌好難聽，話你打機好廢，話你讀書唔叻等等嘅野。

呢啲人只不過係一堆無作為嘅廢柴，以為自己好撻勁，以為自己係最撻清高，睇死你唔得。

佢地會笑你嘅作品，笑到你自己都覺得好羞恥，笑到你自己都想搵窿捐。

但係你要記住，真正可以批評你嘅人，除左你自己之外，一個都無。

人地講咩係一啲都唔重要，最重要嘅係，你自己嘅個人感受。

你做嘅野係咪會令到你開心，令到你冇滿足感，令到你學左更多野，令到你覺得有成就感。

老實講，一個成功嘅人會唔會在意一隻老鼠係到叫？係絕對唔會。

真正嘅朋友係唔會睇你唔起，佢地會直接同你講你唔掂，但同時佢地亦會叫你加油。

總之一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想做咩就做咩，唔洗驚比人笑，甚至驚因為咁樣而無朋友。

呢啲朋友係可有可無，垃圾都不足以形容佢地。

我對人呢樣野真係好疑惑。

有時明明你咩都無做過，啲人都可以話你好黑人憎，甚至你明明同佢地無講過任何一句野，都會比人講壞話。

我一直都唔明解，我以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但原來我不犯人，人都會犯我。

人就像咁黑暗嘅生物，會為其他人添上一個無名嘅污點。

我明白比人Bully係咩感受，我明白想埋堆嘅人心態係點，我明白咩都無做過都會得罪人係咩感覺。

以前嘅我會好嬲、好傷心、好無奈、好委屈、好怨恨、甚至好想死。

但宜家嘅我覺得，你點睇我咪點睇我，關我撻事。

做自己係最重要嘅野，唔好比人講兩句就改變自己。

如果你為左埋堆，為左維持同朋友嘅關係，而去做嘢你根本唔想做嘅野，即使比人傷害都忍住，好驚會失去佢地。

我只係希望你地諗下係咪真係值得，朋友並唔係咁樣，絕對唔會因為你廢而唔同你玩。

近朱則赤，近墨則黑。

人們總是說世界很黑暗，卻沒想過最黑暗的便是人。 By燕的白白

陸運會(五)

因為我已經無晒比賽，所以都係一直係看台到坐。

阿傑就一直係到陪住我傾計，我訓覺個陣又借個膊頭比我，其實佢都真係幾好仔。

可惜嘅係佢鍾意左我。

體育老師：「好啦各位，基本上今日所有嘅比賽已經結束架啦。」

佢一講完，全校人係到起哄，證明大家都幾想佢快啲講完，然後留低影相或者返屋企。

體育老師：「冷靜少少先，大家仲未走得嘅，因為宜家係我地最後嘅環節，就係校友挑戰賽。」

體育老師：「請每個社派出四個人出黎參賽。」佢講完之後就好似Kobe咁樣同大家飛吻左一下。

不過反正都無我份，所以我都係決定繼續訓。

女仔：「喂，宜家咁熱鬧都係到訓覺，有無搞錯呀。」

有把好熟口面嘅聲音係我右耳到傳出，我打開隻眼望過去。

我：「咦？點解你會係到嘅？」

梓恩：「你頭先無聽到咩？校友挑戰賽呀嘛，我咪校友囉。」

我：「哇，原來你咁勁架，咁你一陣要加油呀，同埋你靚左好多。」

梓恩：「點夠你靚呀，不過話時話，呢個你男朋友黎架？」

佢指住同我一齊訓緊覺嘅阿傑。

我：「哦？唔係呀，你知我都唔識拍拖嘅。」我苦笑左一下。

梓恩：「你唔係唔識拍，而係你覺得自己做唔到一個好女朋友，我有無講錯？」

我就好似比人用支箭一野射中左個心，想拎出黎但係唔得，想反駁但係反駁唔到。

梓恩：「你覺得自己好污糟，但其實有邊個女仔唔貪玩先？」

梓恩：「坦白同你講，係我中三個陣我起碼都過幾個男仔搞野，我都同你一樣，覺得自己永遠得性，無愛。」

梓恩：「但原來唔係咁，真愛一直都係我地身邊，只係我地無勇氣接受。」

梓恩：「我最後都跨出左第一步，接受左佢，宜家我發現原來唔係想像中咁難受，仲一齊得好開心添

。」

梓恩：「我可以，你都可以，記住，一個人嘅過去一啲都唔重要，重要嘅係，個嗰人願意接受佢嘅過去。」

講完佢就落去準備跑步。

我拎轉面望住訓到成隻豬咁嘅阿傑，諗緊自己應唔應該比次機會佢。

我之前一直都無應承佢，其實唔關鍾唔鍾意事，係因為我一直都好驚拍拖。

簡單啲講，自從比阿爸強姦完同阿彥，我已經對男人呢樣野好無信心。

而且我又成日食仔、成日同人上床、成日同男仔出街，只不過係為左一時嘅快感。

同埋拍拖最後大多數都係換黎傷害，我已經痛到承受唔到下一次嘅傷害。

但係阿傑一直都包容晒我所有缺點，佢無介意過我嘅過去，我一叫，佢就即刻黎搵我。

一個咁好嘅男仔鍾意左我，就好似一個天使鍾意左一隻魔鬼。

魔鬼說：「我身上流的是淫水，說的是謊言，做的是表演。」

天使說：「你嘅過去我唔想知道，但係你嘅未來我要參與。」

同埋佢係一個好愛我，而且到宜家都仲未死嘅人。

個天比左一樣野我，我就預左佢拎返一樣野走，我相信，佢就係個天比我嘅野。

我：「喂，起身啦。」我用隻手拍一拍佢個頭。

阿傑：「唔...？完左啦...？」

我：「未呀，但係我有啲野想同你講。」

阿傑：「有咩想講？」

我：「我Emily願稱你為我嘅男人。」

阿傑：「吓？你講咩呀？」佢本身仲係半醒狀態，一聽到之後即刻醒晒。

我：「同一句野唔好要我講兩次。」

講完我就錫左落去，希望我嘅人生，會比佢改寫。

陸運會(六)

時間黎到第二日嘅決賽日，呢一日我嘅內心中學生涯第一次覺得不安。

阿傑今日就無黎，同埋佢琴日曠課，今日比人記左一個小過。

姐係話，我今日真係得自己一個人，同埋日日係隔離圍住我嘅兵仔。

「女子乙組四百米決賽第一次召集。」

我無諗過一開波就係我嘅比賽，老實講，都幾撚驚。

但係都唔理得咁多，有啲野係唔可以逃避，勇敢面對先係正確做法。

最後嘅決賽就得返五個人，就咁睇落去應該都應付到。

「我想攞返個金牌呀」

為左思思，呢一場仗我一定要打贏，所謂勝者為皇，而我Emily天生就係一個女皇。

阿彤：「疍八婆，仲以為你琴日見到我跑步會驚到唔夠膽黎添。」

我：「我會驚你？我會驚一個淨係識幫條仔含撚嘅人？」

件事就係有次唔知邊個人將一條片放左上學校Secret，結果條片係阿彤幫景雄含撚，不過個嗰admin夠膽po個下真係好耶。

佢好似比我講中左內心最唔想比人知嘅野，睇左我一眼之後就行去條跑道到。

我深呼吸一啖，盡量放鬆自己，要來的始終也會來。

「呬！」

我即刻幻想自己好似殺老師咁樣開20馬赫衝過去，簡單啲講就係有幾快跑幾快。

除左阿彤之外，其後個三條友已經落後就我好多，宜家要做嘅野就係跑得快過阿彤。

唔知大家跑步嘅時候，有無試過一路跑，個心好撚痛，宜家嘅我就係咁樣。

跑到最後一百米，阿彤仲係我前面，我同佢都至少有一段距離。

唔通我真係幫唔到思思拎個金牌...？唔得！！我唔會比呢件事發生！！

我用盡我生存左十五年嘅力氣，即使個心痛到仆街，但係我都唔理，用力衝過去。

我個腦一直出現思思個樣，我同佢一齊玩、一齊食飯、一齊買衫、一齊溫書、一齊睇仔。

我用隻左手禁住個心口，痛都要頂埋落去。

跑到最後五十米，我見到係終點出現左一個人，佢仲係到同我揮手。

我嘅世界就只係得返三樣野，呢五十米，終點同埋呢個人。

我隻眼不由自主咁流緊眼淚，最後過多十幾秒，我跑到去終點，個身一野無晒力，成個人訓左係地下到。

：「你做到好好架啦，多謝你。」

個嗰人係我隔離跔低，因為反晒光，我淨係見到佢個樣係黑色，同埋係長頭髮。

：「Emily，我愛你。」

我感覺自己個嘴比一咀左一啖之後，我就已經無左意識，暈撚左。

當我訓返嘅時候，我已經去左醫療室到，隔離仲有訓着左嘅家姐，然後我拍一拍佢。

珮恩：「唔...咦...？咦！！你醒啦？！！」佢見我醒返即刻衝埋黎攞住我。

我：「咳...咳咳咳...好辛苦呀...家姐...」講完佢先識得鬆開我。

珮恩：「你知唔知你嚇死家姐啦，你一跑完就暈左，全校人同啲老師都嚇到傻左！！」

我：「可能係我太用力啦，哈哈，咁宜家幾點呀？完左未呀？」

珮恩：「已經頒緊獎，快啲出去啦，你有獎呀。」

我：「咁我有無贏到第一？」

佢係對門到停左一停，無出聲，過左五秒就行左出去。

唔通我輸左？應該唔會嘅，佢應該係驚我知自己贏左太開心又會暈低姐。

我行到出去，阿傑原來啱啱放學黎左，佢一見到我就攞住我。

阿傑：「無事呀嘛你？！！聽你家姐講，話你跑跑下暈左！！」

我：「係呀，不過宜家醒返無野啦，唔洗咁擔心，我地快啲出去睇頒獎啦。」

我地一出到去就聽到，「宜家頒發嘅係女子乙組四百米決賽獎項」

到底邊撚個贏左？請看下回分解。

陸運會(七)

「宜家頒發嘅係女子乙組四百米決賽獎項」

我從都來未試過聽十七隻字聽到咁着緊，因為我真係好想贏。

第三名我根本就唔在意係邊個，理撚得佢叫咩名。

主持：「第二名係...」唔好係我...唔好係我...唔好係我...

主持：「黃社嘅官尾蝶。」

吓...？點解會係咁嘅...？無理由架啲...

主持：「第一名係藍社嘅蔣煒彤。」

我跪左係地下，○撚晒嘴咁望住阿彤，而佢只係望住我一眼就行左去領獎。

乜唔係我衝去終點先咩...？點解宜家我會係第二...？唔應該係咁...

珮恩見我一直跪左係到唔郁，於是拉左我行去領獎，我仲係接受唔到。

「我想擺返個金牌呀」

點解...？點解到最後我都幫唔到思思完成心願...？點解我咁無用...？

影完相之後，我就留左係原地到，我仲未接受到自己輸左。

當你好想完成一樣嘢嘅時候，個天永遠都唔會比最好嘅結果你。

當你用盡全力想得到一樣嘢，個天永遠都唔會將個樣嘢送你。

有時候付出係唔會得到回報，正如係想得到紫霞嘅孫悟空一樣。

阿彤：「呢個金牌，我將佢送你。」

我：「你宜家係可憐我？睇唔起我？唔係我嘅野我先唔會要。」

阿彤：「唔係咁，因為我都想將佢送你思思。」

我本身想鬧佢為左整到我唔開心而係到講思思，但係我睇到佢個表情，係真心。

我：「點解？乜你唔係好憎我地架咩？」

阿彤：「不如我地去第二到再講？」

最後佢拉左我去女更衣室，仲鎖埋對門，都驚驚地。

阿彤：「其實我唔係憎你，只係我一直都好妒忌你，可以有咁多男仔埋身，特別係個嗰人。」

我：「個嗰人？哦...原來你講佢。」

阿彤：「我好眼紅你可以同佢咁親近，所以我先...成日係到扁你。」

我：「但你唔係鍾意景雄咩？點會眼紅？」

阿彤：「你自己睇下。」

佢除左佢件體育衫，個重點唔係佢個波到，而係佢條腰，有好多類似比人鞭完嘅痕跡。

我：「哇...全部都係景雄打到你咁...？」

阿彤：「係...我真係...我真係好辛苦...佢...佢每次都逼我搞野...唔搞就用皮帶鞭我...又要我幫佢含...含得唔好又打...」

佢講到忍唔住喊左出黎，上一秒我仲當佢係敵人，宜家我好心痛佢。

我：「咁點解你仲要同佢一齊？」

阿彤：「為左想同人講...我有個男神做男朋友...所以...所以即使佢去搞其他女仔...我都唔介意...佢話同我分手...我都盡全力去挽留佢...肛交...玩滴蠟...送電話...幫佢執屋...甚至...甚至佢要影我裸照...我都比佢影...」

呢一刻，我覺得眼前呢個女仔好似之前嘅我，一個好天真、好傻嘅女仔。

為左一個男仔，而要搞到自己咁犯賤，哈哈，總有人就係咁鍾意玩火，即使痛到仆街都照玩。

我：「有必要咩？有必要將自己變到成隻狗咁咩？你都係為左贏我姐，洗唔洗要自己咁辛苦？」

我：「我覺得你真係好可悲，即使你贏到我又點？乜你覺得呢個代價付出得有意義咩？」

我：「乜你覺得有好多仔或者有一個好型嘅男朋友，你個人會勁啲咩？啲人就會覺得你好靚、好有魅力咩？」

我：「咁犯賤、為左人地眼紅自己嘅女仔，蔡煒燕先唔會鍾意。」

阿彤：「咁我可以點啲...？我唔知自己仲可以點...我已經唔想繼續落去...」

我企左起身，上前攬住佢。

我：「離開佢，搵一個真正對你好嘅男仔，而唔係搵一個男神做男朋友。」

「為左想同人講我有個男神做男朋友」

我覺得佢真係好可憐，就算比個靚仔你又點，佢得個外，無內在美。

最後安慰左一輪之後，佢終於好好多，亦都開始識得諗乜野先係最重要。

阿彤：「嗯，多謝你，不過之前我對你咁差，對唔住。」

我：「我咪又係對你咁差，唔緊要啦。」

阿彤：「個金牌你擺去啦，思思見到一定會好開心。」

佢比左個金牌我，着返衫之後就走左。

我望住個金牌笑左一笑，唔知思思宜家見到會有咩反應呢。

陸運會(八)

最後頒晒所有獎之後，我就比一堆男仔搵影相，我仲見到一直係到幫手揸機嘅阿傑係到呷醋。

我：「做咩呀？見到你女朋友咁多男仔搵，呷醋呀？」

阿傑：「係呀，仲要揸機個個係我，無同你影相個個又係我！！」

我：「唔好嬲唔好嬲，我地宜家影啦~」

但係宜家嘅情況仲亂過大家係到搶口罩，啲人都係到四圍影相，我地都搵唔到人幫我地影。

Tracy：「洗唔洗我幫手呀？」另一把熟悉嘅聲音出現係我後面。

我：「Tracy？點解你會係到嘅？」

Tracy：「無呀，我黎搵我男朋友咋嘛。」

我：「你男朋友？邊個黎架？」

Tracy：「佢係個到呀，見唔見到呀？」

佢指左一個方向，我只係見到有好多女圍住一條仔，而個個唔係景雄，而係阿彥。

我：「吓...？你男朋友係阿彥...？」

Tracy：「係呀，做咩好驚訝咁嘅？」

我：「哦無...無事無事，你又話幫我地影相嘅，快啲啦。」

然後我就個頭挨住阿傑，隻右手就cool住佢，個腦就一直諗住「朋友妻 咪走雞」。

原來所謂嘅兄弟，就係趁你唔係到嘅時候，對你女朋友乘虛而入。

瞞住自己嘅朋友，然後同佢朋友鍾意嘅人日日係到傾計打機，仲講一句「我知道條底線係邊」，咁就代表無野。

所以提下你地唔好亂咁同人講你鍾意邊個，分分鐘比自己嘅「兄弟」上左馬，自己都唔知。

梓恩同埋我家姐都行左過黎，宜家真係齊人差兩個。

珮恩：「咦？呢個咪Tracy姐姐，好耐無見啦。」

Tracy：「係囉，你地靚左好多！！講！！你地平時點護膚嘅！！」

梓恩：「天生麗質Sorry~」

望住佢地係到傾埋啲八婆野，我想加入又加入唔到。

阿傑：「做咩一粒聲都唔出嘅？你唔舒服？」

我：「我想自己一個人，你可唔可以係出面等我一陣？」

人總需要獨處嘅時間，一個只係比自己係入面嘅世界，一個自我封閉嘅空間。

佢聽完之後，無講任何野，只係點點頭，然後行左出去運動場。

我慢慢咁行去條跑道到，交叉腳咁坐係地下，望住個天。

我：「思思，我今日終於拍拖啦，你覺得我呢個決定啱唔啱？」

我：「之前我一直以為自己已經無可能再去拍一場拖，但原來唔係。」

我：「呢個男仔真係好傻，明明有好多女仔好過我好多，但係佢偏偏愛上左我。」

我：「你會因為我拍拖而開心，還是因為我跨出第一步而擔心？」

講到自己都喊左出黎，眼淚永遠都係人最珍貴嘅野，因為佢往往都代表人有無動過情。

桐桐：「做咩一個人坐係到喊呀，明明今日咁開心。」

我：「桐桐？點解你會係到嘅？」呢句野我今日已經講左成三次。

桐桐：「無呀，今日唔知點解好想黎你間學校到，但係黎呢到做咩我都唔知。」

我：「咁奇怪。」

佢坐左係我隔離，同我一齊望住個天。

我偷偷地咁望住佢一眼，佢嘅眼神帶出黎嘅係空虛，佢嘅表情帶出黎嘅係寂寞，佢嘅笑容帶出黎嘅係感慨。

我：「桐桐，你介唔介意我問你一個問題？」

桐桐：「嗯？你問啦。」

我：「你宜家有無男朋友？」

佢聽完之後，無乜反應，只係閉起雙眼，我差啲就想問佢最掛念誰。

桐桐：「無呀，明明有好多人追我，但係唔知點解我對佢地一啲感覺都無。」

桐桐：「佢地好多都對我好好，好照顧我，不過我嘅腦成日都出現一句說話。」

「佢唔係你要搵嘅人，你要搵嘅人，永遠都唔會再出現」

我：「你想唔想知個嗰人，係邊個？」

佢望左我一眼，笑左一笑。

桐桐：「唔啦，有時有啲野，唔知好過知，因為唔知，就唔會心痛。」

失去一個最親嘅人，一直都係令人最心痛嘅事。

萬物離不開一個字，便是情，教人慾仙慾死。

陸運會正式完結。

拍拖？

從成為女神之後嘅第一場戀愛。

一向習慣速食愛情嘅我，宜家要我認認真真同人拍一場拖，老實講都幾緊張。

我仲未適應到我身邊多左一個名為「男朋友」嘅生物。

由朋友升級去到男女朋友嘅關係，其實可以好快、亦都可以好慢。

快嘅只係需要一日，慢嘅可能需要幾年。

但係關係一變左，成件事就唔同晒，會做一啲朋友唔會做嘅野，類似錫錫，攞攞。

今日係我同阿傑一齊左一個星期，但我地呢個星期唔係日日都有見面或者傾計。

佢約左我去拍下拖，不過有樣野無變到，就係我又遲到了。

我：「Sorry呀，係咪等左好耐呀？」

阿傑：「唔係等左好耐咋，同埋你嘅話，我等一生都等。」

老實講我對甜言蜜語係一啲感覺都無。

我知好多女仔都鍾意聽男仔講呢啲野，好似好咩咁囉，屌我都唔知點講，總之會覺得好Sweet囉。

聽完之後，我呆左咁企係到望住佢，因為我唔知比咩反應佢好。

我唔知我應該要撩返佢，定還是扮自己好心動，定還是點。

阿傑：「比隻手我呀。」佢見我唔郁，於是做主動。

我伸左手比佢，佢接過，然後同我十指緊扣，估唔到佢隻手都幾大。

佢同我食完野，之後話想同我去下白泥睇日落，而我只係跟住佢。

搭緊車個陣，我坐入面佢坐出面，佢係到睇緊IG，我就諗緊女朋友會對男朋友做啲咩。

曾經我聽人講過，要盡量滿足另一半，令到佢開心。

所以，我見到架車無乜人，於是我哄埋佢下面，準備除左佢條褲鏈。

阿傑：「喂你做咩呀？！！」

我：「幫你含撚囉。」我已經將佢條野放左落口。

阿傑：「癡線咩！！呢到有閉路電視架！！」

我：「唔緊要啦，比啲司機睇下你有個咁靚嘅女朋友幫你含囉。」

阿傑：「你快啲起返身呀！！」

佢用力咁將我拉起，急急腳拉返好啲褲鏈。

我：「做咩呀...係咪我做錯啲咩...對唔住....」

阿傑：「你癲左咩！！邊有人咁大膽架！！」

我望住佢好嬬個樣，我覺得好委屈，明明我想佢開心咋嘛...點解要鬧我嗰...

我：「我想令到你舒服咋嘛...咁惡做咩嗰...」我忍唔住流左幾滴眼淚。

佢見到我喊好驚訝，即刻手忙腳亂，唔知拎紙巾定係哄返我先。

阿傑：「唔係唔係，我錯我錯，BB咁為我着想，我居然鬧佢，我唔啱我唔啱。」

佢用隻右手係到打自己個嘴，好搞笑。

阿傑：「笑返咪幾好囉，喊左就唔靚女架啦。」

阿傑：「不過點解你會無啦啦除左我條褲架？」

我：「我之前聽人講話要令自己男朋友滿足呀嘛，我唔知點樣可以令你滿足，所以咁囉...」

或者係我唔記得拍拖個咩感覺，你地都知我淨係慣左同人搞，搞完就算。

阿傑：「但滿足唔係咁呀傻豬豬，同你一齊已經好滿足架啦。」

我：「乜唔係要用行動架咩？」

阿傑：「唉，如果你想行動嘅話，咁以後就做一樣野啦。」

我：「咩...」

我都未講完，佢就咀左落黎，搞到我心跳有少少加速。

阿傑：「你塊面好紅好得意，嘻嘻。」

我：「哼，咁樣突然錫人都有嘅！！唔彩你啦！！」

阿傑：「唔好啦BB，我愛你呀。」

我個大腦即刻高速運轉，當人地講「我愛你」嘅時候，要講返啲咩。

最後我得到一個答案。

我：「我都愛你。」

講完我就挨落佢膊頭到。

呢啲，係咩就係人地所講嘅，拍拖？

中秋節快樂

過左一陣之後就到下白泥，已經有唔少人一早就黎左。

我同佢搵左一個位坐低，然後望下身邊嘅人。

有一家團聚嘅親人、有浪漫溫馨嘅情侶、有推心置腹嘅老死、亦都有唔少嘅人拎齊架撐黎影日落。

我望住呢啲人，有啲只係坐係到傾計，有啲係到玩水玩沙，有啲係到打車輪。

唔知點解我好羨慕佢地，好想身邊都有一個，可以陪我親近嘅一個人。

一個人可以開心，但兩個人可以更開心。

阿傑：「諗緊啲咩呀？講比我知。」

當你渴望更多野嘅時候，卻忘記最美好嘅野，一早已經出現左係你身邊。

我：「無呀，諗緊點解你咁靚仔咋嘛。」

阿傑：「我不黓都靚仔架啦，又有個靚女做女朋友，啱啱好。」

佢伸隻右手攬住我膊頭，錫左我塊面一啖。

我：「其實我話我應承你個刻，你有啲咩感覺？」

阿傑：「哦？聽到個一秒係好驚訝，唔敢相信你真係應承我囉，以為自己發緊夢。」

我：「咁就唔好醒，比呢個夢繼續發落去。」

阿傑：「由第一眼見到你個陣時，我已經鍾意左你。」

我：「係咩？乜呢個世界有一見鍾情呢啲咁兒戲嘅野咩？」

阿傑：「我都覺得好兒戲，但係感情唔會呃人，係你先比到個種好心動嘅感覺我。」

我：「我咩都無做過喎。」

阿傑：「你唔明架啦，有時一個人咩都唔做，反而先係最吸引人。」

傾到咁上下，個日落都開始同我地Say Hello，於是我地拖住手咁行前少少。

日落呢樣野，無論睇幾次都係一樣，會令人好感慨。

我個腦唔知點解諗起《盛夏的舞》。

如再記起
舊日共你躲進窩裡飛
落日伴我親你欣賞你
曾一起 傻的你

我望一望阿傑，只係見到佢一直望住個日落，好似諗緊野，然後微微一笑。

呢個男仔傻得黎又真係好Charm。

你問我對佢其實有無心動過？無嘅話我都唔會比機會佢同我一齊。

我忍唔住了，我上前咀落佢個嘴到。

佢比我嚇親，但係好快就攞住我，呢一刻我覺得自己好幸福。

我：「我愛你。」

阿傑：「傻妹，我都愛你。」

睇多一陣之後，我地就準備返去食野。

走左先發現我地無影到相，不過都唔緊要。

最珍貴嘅野，一直都需要用雙眼去見證，而唔係用相黎證明。

相，的確可以用黎睇，再回顧返當時嘅情況畫面。

但係眼，卻能夠把那段回憶烙印在人的腦海，呢個就係點解回憶咁值錢，或者講係用錢買唔到嘅野。

因為稀有，所以珍貴。隨時可以睇得返嘅野不叫回憶，而是記錄。

食完飯都成夜晚十點半，佢送左好多野比我。

當然，佢最後送嘅野，就係送到我去巴士站，因為佢同我都住得幾遠，所以我唔洗佢送到上門。

我：「我今日好開心呀。」

阿傑：「你開心就好啦，只要能夠令到你開心，就算要我失去全世界，我也願意。」

我：「口花花啦你，不過多謝你呀。」我上前錫左佢一啖。

阿傑：「唔洗多謝，你係我女朋友黎架，講多謝搞到好似我同你只係朋友咁。」

我：「好啦好啦，有車啦，你都快啲返去啦。」

阿傑：「嗯，小心啲呀。」

我行到去上層，再係個窗到望落去。

佢不斷對我飛吻，雖然聽唔到佢講乜，但係我都知佢講緊我愛你。

我：「我都愛你。」

那破碎的心再一次被人修補，那停頓的心再一次跳動，那冷漠的心再一次融化。

我望住戴係隻手嘅戒指，隻戒指係佢送比我嘅。

雖然只係一隻幾十蚊嘅假戒指，但係千里送鵝毛，禮輕情意重。

「希望你唔會死」

意外的約會

今日係放假，我一個人癱左係張床到。

我望住部電話，一個通知都無，好悶，但係又無人搵我。

無理由架喎，平時啲兵仔就算唔理佢地，佢地都會約我架喎，點解今日咁靜嘅。

我WTS左阿傑，過左半個鐘佢都無理我。

於是我打開IG係到睇啲人嘅動態，其實都無乜特別，都係咁上下。

最後我太悶，於是影左張自拍，再PO上動態問邊個可以陪我食野。

過左十分鐘就已經有幾十條狗公話可以，仲出現左一個好特別嘅人。

我：「你可以？」

阿彤：「我宜家可以呀，無野好做。」

我：「咁好啦，一陣見啦。」

我無諗過佢會同我出街，仲以為佢宜家同緊景雄搞緊野添。

我換好衫就出發，我地約左係MK到等，同埋我又遲到了。

阿彤：「Hi八婆，乜你咁撚耐架。」

我：「屌你Sorry囉，沖涼沖耐左呀嘛。」

阿彤：「點樣可以沖耐左？唔通同男仔一齊沖呀？晨早流流咁撚癩。」

我：「癡線咩，我先唔似你呀。」

互相屌左幾句之後我地就行下街，唔知點解個感覺好奇怪。

同一個唔熟嘅人出街，但係又可以互相串對方，又唔會Dead air，奇奇怪怪。

阿彤：「喂頂帽好似好靚喎，你覺得呢。」

佢戴住頂帽望住我，好似想我比啲評價佢。

我：「幾靚呀，你戴白色帽個感覺又幾似韓妹。」

人總需要其他人嘅讚美，唔好覺得人地靚都唔應該讚佢，簡單啲講唔好妒忌人。

讚美一直都係增進關係嘅方法，當然係要由心而發嘅，講假話就變左係虛偽同擦鞋嘅表現。

阿彤：「其實我覺得佢襯你多啲。」佢除左然後戴落我個頭到。

我：「係咩，一般般咋嘛。」我照一照鏡，其實都幾靚女。

阿彤：「我一直都唔明點解你着咩都咁靚。」

我：「係咩？咁都係一個字架姐，就係個樣，靚仔光頭夠好靚仔架。」

阿彤：「但係你前三年都個樣都無乜特別架，點解一個暑假就轉變咁大？」

我：「唔話你知。」

睇多一陣衫我地就走去食野，過程仲見到唔少靚仔。

阿彤：「喂九點鐘方向！！」

我：「哇...好似G Dragon呀佢！！你又快啲睇下三點鐘方向！！」

阿彤：「屌！！好撻型呀！！」

女仔就係咁架啦，你估得男仔先係？女仔睇仔都可以好癲，有時仲會偷偷地影仔呀。

睇到着晒火嘅我地，終於行到去餐廳叫野食。

我：「無諗過原來你都咁癲添。」

阿彤：「係我地之前無認識過對方姐。」

我地互相望住對方，忍唔住笑左一笑。

明明係志同道合嘅人，卻偏偏成為不共戴天嘅敵人。

阿彤：「係呢，我前幾日同景雄分左手。」

我：「做得好呀，係咪因為你最後都係頂佢唔順呀？」

阿彤：「嗯，同佢一齊始終都係得性，永遠都無愛，講分手個刻佢仲係到打機。」

我：「呢啲仆街，鬼唔望佢一世都無女呀，唔係，鬼唔望佢屌女屌到生愛滋。」

阿彤：「哈哈，你都係同個樣靚，個心就咁毒辣。」

我：「係咁架啦，唔通仲祝福自己嘅敵人咩。」

阿彤：「不過我想講，搵一個適合自己嘅人真係好難。」

我：「點解咁講？」

阿彤：「唔係咩？性格唔啱唔得、個樣唔OK又唔得、唔夠180cm又唔得。」

我問，為何人總是對自己的伴侶不滿意？

他說，人就是貪心的生物，總是想要一個完美的另一半。

卻忘記一個事實，便是無人完美，只有愛情才能填補人那不完美的一面。

不要

阿彤：「不如我地去唱K囉？突然想唱下歌。」

我：「咁癲？你有無錢架，我唔會幫你比埋架啲。」

阿彤：「我上次趁條仆街打機個陣，偷偷地係佢銀包到攞左幾張一千蚊，嘻嘻。」

我：「好衰囉你，不過做得好，抵佢死嘅。」

然後我地就好即興咁去唱K，得兩條友都唱，你地話是咪on9？

入到間K房個刻，唔知點解諗起同蔡煒燕係到搞野個個畫面，搞到有啲掛住佢。

因為無佢就唔會有宜家嘅我，係佢拯救左我，如果唔係，我宜家可能仲比老豆強姦緊。

佢改變左我好多價值觀，仲幫我改造左好多，老實講呢個恩我點還都還唔晒。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我惟一可以做嘅野就係三年都跟住佢嘅思想做人。

阿彤好快就點左首Boyz嘅死性不改。

人天生根本都不可以愛死身邊的一個
無奈你最夠刺激我
凡事也治倒我

可能首歌講中晒佢心聲，我見到佢唱下流左眼淚。

之後佢話要平伏一下情緒先，所以就叫我唱。

人總是有一首歌能夠代表到自己，一首只屬於自己的歌，一首會唱到流淚嘅歌。

歌詞完完全全能形容到你當刻嘅感受，音樂能讓你短暫離開世界，便算是一首好歌。

如果你問我嘅歌係邊首，我會答你，唔係勞斯萊斯。

而係XXXTENTACION嘅Everybody Dies In Their Nightmares。
(我唔理唱K有無呢首歌，我話有就有，屌你)

Only time I feel pain, when I'm feeling love
That's why it's tatted on my face that I'm damn numb
Only time I'm in my mind, when I'm all alone
That's why I'm really never alone in the night time
Change hoes like clothes, I can't get attached
'Cause these hoes fire starters like lit matches

X呢首歌就好似唱晒我所有痛楚出黎一樣，個種被愛情傷害、被痛到開始麻木、被人心所折磨。

可惜嘅係，當X想慢慢將所有野變好嘅時候，卻被人用子彈終止了生命。

Rest In Peace。

唱多一陣之後，阿彤話佢想去廁所，得返我一個人。

咁我自己唱又無癮啫，所以就玩住手機等佢返黎。

但係我一等就等左十五分鐘都未返黎，屌佢唔通屌屎？屌屎正常都唔咁耐啦。

於是我就出去女廁搵一搵佢，結果個女廁比人鎖撻左。

我：「阿彤？你係唔係入面呀？」我係出面好大力咁拍門。

無人應，於是我拍得更大聲，最後因為太痛無再拍落去。

呢一刻我諗，可能呢到壞左，所以佢去左商場廁所都未定，於是我就諗住返去繼續等佢。

但係我一拎轉頭，我個腦突然彈起一樣野，係思思。

我慢慢咁將隻耳靠近女廁對門，仆街了，係男人嘅笑聲。

我即刻衝埋去搵個店員擺女廁鎖匙。

一打開門，見到嘅係阿彤個嘴比人用毛巾綁住，個人狗仔式咁爬係洗手盆到，有個男人係到插緊佢。

我：「救命呀！！有人強姦呀！！！」我極大聲咁叫。

全世界都聽到呢一叫，就連唱緊歌嘅人都聽到，即刻衝過黎幫手。

個男人見到我地咁多人，佢一啲緊張或者驚慌都無，反而仲繼續插阿彤。

我見到阿彤已經驚到流晒眼淚，但係又反抗唔到，睇到我好心痛。

原本有幾個人諗住上前跟住個男人，但係個男人突然係褲袋到拎左把開山刀出黎，搞到佢地唔敢亂黎。

我：「你走唔甩架啦！！快啲停手呀！！！」

男人：「呀...走唔甩又點...？我一啲所謂都無....」

男人：「臨死前可以屌到一個咁正嘅女仔，我落地獄都願意呀....」

最後，我地睇住佢射晒落阿彤到，但係佢有刀，我地都無辦法，班黑狗又未黎。

男人：「舒服晒，爽呀。」

我：「你搞完啦？可以放人啦？」

男人：「哈哈，放人又點？你都識講，我已經走唔甩啦。」

男人：「咁所以，就由佢，同我一齊死啦！！！」

我：「阿彤！！！」

我下意識咁衝埋去，佢已經拎住把開山刀瞄準住阿彤條頸。

呢一刻，我個腦淨係諗住，思思都係比人捉住左，而且因為我救唔到佢而死。

我唔會再比呢件事發生，我唔會再比多一個人受害，我唔會再比人因為我嘅無能而死。

就係把刀就黎掂到阿彤條頸嘅一刻，我撲左上去。

我成個人跳上左阿彤個背脊到。

把刀亦都完美咁，

插中我背脊正中間。

靈魂世界

我感覺自己就好像掉左入海，一直向低下嘅深淵進發。

眼前四周圍都係黑色一片，我嘗試用力向上游，可惜係一啲作用都無。

我就咁樣一直沉一直沉，沉到最盡嘅時候，唔知點解，變左做一塊平地。

我見到下面有啲腳印，可能有人同我一樣掉左落黎，於是我跟住啲腳印咁行。

行到咁上下，正前方突然有光，我馬上跑過去。

跑到有光嘅地方，係我眼前係一間屋，我開始諗緊自己宜家係咪去左海綿寶寶個世界。

當我諗住敲門嘅時候，有條友突然打開左對門，嚇到我即刻仆左落地。

但係我無仆到，因為個嗰人接住左我。

我：「係你？點解你會係到嘅？同埋呢到係邊到？」

蔡煒燕：「呢到係你嘅思想，又或者叫做你嘅靈魂世界。」

我：「係咪因為我死左，所以黎到呢到？我只係記得我最後幫人擋左一刀...」

蔡煒燕：「宜家嘅你仲昏迷緊姐，可能死又或者可能唔會死，聽天由命。」

佢帶左我入去間屋到，屋入面有好多相，就好似玩轉腦朋友入面嘅記憶球一樣。

但係當我一望啲相嘅時候，佢地就好似哈利波特入面啲相咁，將個陣時嘅畫面重現係我眼前。

我見到間屋有幾間房，間房門有唔同嘅名牌。

「情」、「友」、「性」、「父」、「我」

我：「呢幾間房，我入唔入到得架？」

蔡煒燕：「可以，因為係你嘅靈魂世界，你想去邊就去邊。」

我：「你未答我點解你會係到。」

蔡煒燕：「因為我係改變得你最深遠嘅人，自自然然就成為呢到嘅負責人，要形容嘅話，呢到就好似圖書館，我就係入面嘅管理員。」

我：「咁...你有無掛住我？」

蔡煒燕：「想食左你添，可惜我死左，唔係嘅話我實屌你屌到喊救命。」

我：「哈哈，咁真係抵你死啦。」

我打開左「情」間房，呢間房代表嘅，係我嘅愛情。

由第一個男朋友，一路轉變到阿傑。

我望住自己因為比人飛而喊到豬頭，一直求人地唔好離開我，我覺得自己真係好弱智。

如果一個人真係鍾意你，就唔會令到你流眼淚。

蔡煒燕：「阿彥真係...雖然我都好仆街，但都唔夠佢黎，宜家連Tracy都比佢搞埋。」

我：「估唔到你會咁講佢嘅，一時又同我講感情係最好玩嘅嘢，一時又話人地仆街，講晒啦你。」

蔡煒燕：「我駁唔到，十分Sor9ry。」

之後我打開左「友」間房。

入面一間廁所黎，仲有一個心口流住血嘅女仔。

個一幕我都宜家都仲記得，又或者講我永遠都唔會忘記，思思死個一刻。

我：「我好掛住你。」我衝埋去攞住佢。

思思：「乖，我都好掛住你呀。」佢用沾滿血嘅手撫摸住我個頭。

我：「你知唔知...你死左之後...我一個人...好辛苦...」

人都害怕死亡，更害怕死的不是自己。

我望住思思，接近情緒崩潰嘅狀態。

當你隔左好耐，終於見返一個老朋友或者情人嘅時候，就自自然然好似我一樣。

因為見嘅唔係佢個人，而係見同佢一齊個陣嘅回憶。

思思：「你要大個女架啦，唔可以再成日咩都依賴我架。」

我：「唔得...我真係好想你仲係到呀...我唔想你離開我呀...」我更用力攞住佢。

思思：「只要你個心一直都仲有我，我就唔會離開你。」

我：「我要...我要....我要一直都留係到...同你一齊....同你...一齊...」

思思：「唔好傻啦，你仲要繼續生存落去架。」

我：「我唔要...我唔要...我唔要！！無左你，生存都無意義呀！！」

思思：「夠鐘啦，要講再見啦。」

我聽到出面有腳步聲行緊個黎，我即刻攞實思思，死都唔放手。

蔡煒燕：「夠啦，要走啦。」

我：「我唔走呀！！我死都唔走呀！！」

蔡煒燕：「離別仲是讓人心痛，但下一次的見面，卻是讓人所期待。」

佢用力咁拉我走，我用盡全力都無辦法反抗到。

我：「思思呀...我唔可以無左你呀....」

佢坐左係地下，個樣一下子回到中一嘅時候，間房亦都變左我地個陣嘅課室。

思思：「我會一直係到等你，唔會走。」

「我愛你」

蔡煒燕門左對房門，唔比我再入去。

蔡煒燕：「你大約仲有十五分鐘嘅時間係到，睇下你仲入唔入埋去呢三間房到參觀下。」

我平伏返心情，望住「父」個間。

我未打開對門都已經聽到慘叫聲。

父親

最後，我都係決定入去「性」間房先，因為啲叫聲聽到我起晒雞皮。

但係入左去唔夠三分鐘就可以出返黎，入面只不過係我一生同過幾多個男仔搞野嘅畫面。

蔡煒燕：「點呀，得返十二分鐘，係我就入埋去啦。」

我：「鬼唔知你阿媽係女人咩，但係我唔敢呀嘛...」

若你被強姦，還敢再看嗎？

蔡煒燕：「咁一係我陪你入去啦，黎啦。」佢拖住我，然後打開左「父」對門。

入面黑得伸手不見五指，而我只係用力咁捉實隻燕。

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

內裡傳出一個男人的笑聲，他笑得令人心寒，但這人卻是我的父親。

燕想拉我行過去，我驚到一步都行唔郁，感覺就好像回到了那個晚上，一個少女被人強姦的晚上。

蔡煒燕：「有好多野你都可以逃避，但係個代價就係一世都存活係沮喪不安當中。」

我：「我連見佢一眼嘅勇氣都無...我好驚...我好驚...」

他說：有我在，你不需要害怕，我會保護你，你可是我最堅強的女兒，燕尾蝶。

唉，死就死啦，所謂人生夢一場革命不老。

我行到去笑聲傳出嘅地方，看見我的父親，那張床，還有那個雙手和雙腳被束縛着的少女。

少女的雙眼充滿着恐懼，她拼命地喊叫，渴望有人會來把她拯救。

可惜，從來沒有人會在困境中伸出援手，人能依靠的，一直只有自己。

那男人笑淫淫地準備除下褲子，享受着自己的親生骨肉，一個天然且免費的肉便器。

但是一把聲音卻使他停下。

我：「老豆。」

佢拎轉頭望住我，我以微笑來回應，笑中帶淚、帶刺、亦帶痛。

佢望一望床上面嘅女仔，再望一望我，再望一望自己嘅雙手。

老豆：「我到底...做緊啲咩....」

佢跪左係地下，兩隻手遮住自己塊面。

我：「點解你要咁對我？」

人之所以會傷害他人，不外乎於兩個原因。

「渴望新鮮感」同埋「生理需要」

人總是追求更多的刺激，貪得無厭，同一個女仔一齊左，之後發現原來有個更加靚女。

然後一句不愛了，就把別人拋棄了，把心痛、想念、失戀，這些感受都送給別人。

同時亦為了滿足自己的生理需要，來欺騙別人的感情。

「我愛你」只是「我想屌你」嘅另一個翻譯，就同「我好掛住你」係「我好想你黎同我搞野」一樣。

你說過你只愛我的，沒錯，在床上時我只愛你。

老豆：「對唔住...我都唔知點解自己會咁...失去晒理智...」

破碎了的碟子，把碎片重新組合還能用。

但破碎了的心，即使十萬句抱歉，也無法把碎片重新組合。

我：「我憎死你呀！！」

我衝過去，想一拳打落佢個頭到，但係比燕捉住左。

我：「點解你要阻住我呀？！！」

蔡煒燕：「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

屌你老母，仲有心情係到唱歌，比我一腳踢斷佢條賓州。

我衝過去，一拳打落去，就好似一拳超人打爆深海王一樣。

這麼多年的不安，這麼多年的恐懼、這麼多年的委屈、這麼多年的憎恨、這麼多年的恥辱。

都在這一拳所釋放出來。

唔知係咪因為呢到係我嘅意識，所以一拳就打到佢差唔多死。

我望住佢奄奄一息個樣，唔知點解我會有少少不捨。

老豆：「如果...我嘅死...可以彌補到...我...當年嘅錯...咁...咁就...夠架啦...」

佢講講下流左一滴眼淚，用最後一口力氣，係褲袋到拎左舊野出黎。

係一張相，一張我細個同佢係公園到玩嘅相。

老豆：「願你能原諒父親。」說完便死去。

原諒？我該原諒他嗎？我不知道。

他是我的父親，他強姦了我，使我造成了心理陰影，每天都處於不安的情緒，所以我不應原諒他。

他是我的父親，他照顧了我，陪伴着我渡過了童年，始終也是有感情的親人，所以我應該原諒他。

我也在迷失當中，向着沒有答案的問題煩惱。

蔡煒燕：「屌你，J都比你踢斷埋，得返五分鐘咋屌你。」

我：「吓？咁其實點解要計時？」

蔡煒燕：「因為你係現實就黎醒返啦嘛。」

我：「咁我姐係無死到？」

佢聽完之後，張本來嘻嘻哈哈個樣，變到好認真。

蔡煒燕：「記住，你可能唔會死，但係你身邊嘅人就可能會。」

「因為愛我地嘅人，佢地最後都會死。」

我企係到呆左。

蔡煒燕：「仲等咩？開佢波。」

然後我就去最後一間房。

我

我：「我？呢間房係咩意思？」

蔡煒燕：「你盲搵左定唔識字？咪你囉。」

我：「唔明解啲，我咪我囉，我咪呢個身體嘅主人，點解仲會有自己嘅房。」

蔡煒燕：「你入去咪知囉，我搵知咁多野咩。」

我一個人行到入去，唔知點解對門會自己門埋，有少少驚。

入面基本上係咩都無，只係有一塊鏡。

我望住我自己，過左十秒都無事發生，所以諗住拎轉身走佬。

Emily：「去邊呀你？」

一把同我一模一樣嘅聲音出現係我後面，我下意識望過去。

見到嘅係未改造前嘅自己，一個最純真嘅自己。

我：「你係....我？」

Emily：「喂喂喂，你話你係邊個邊個~我唔搵識啲~我咪你囉。」

我：「就咁架咋？吓？咁呢間房有咩特別？」

Emily：「正常嘅人呢間房係無咩特別嘅，但係你就唔同。」

Emily：「你見唔見到個邊，你成個心都黑晒啦。」

我：「點解會咁嘅？同埋個心黑晒係代表乜野？」

Emily：「代表宜家嘅你，係一個壞左嘅人，而我，就係你最後嘅一點純真。」

我係一個壞左嘅人，的確係，我傷害過無數咁多嘅人，再多的抱歉也無法彌補我的罪孽。

我：「咁唔壞都壞左，凱婷都返唔到轉頭，食左兩支煙就係食左兩支煙，已成事實就惟有接受現實。」

Emily：「其實你有無諗過，你根本唔了解你自己？」

人總是能說出別人的優點缺點，卻沒法說出自己的優和缺。

從來都無人能夠真正了解自己諗咩，人明明係最有智慧嘅生物，亦都變成最愚蠢嘅生物。

我：「我點樣唔了解我自己？我知自己鍾意訓覺，鍾意食野，鍾意打機，仲唔夠了解咩？」

Emily：「你宜家到底鍾唔鍾意阿傑？」

我答唔出。

Emily：「你答唔答得出自己係為咩而生存？」

我答唔出。

Emily：「你之前食仔係咪真係因為覺得好玩？」

我講唔出。

Emily：「所以話你根本就唔了解自己，你連自己追求緊啲咩都唔知。」

我：「咁我追求緊啲咩？」

Emily：「天機不可洩漏呀妹妹。」

屌你，明明大家都係同一個人，宜家真係你瞞着我，我亦瞞着我，太擦合襯。

我：「咁我想問，我地以後係咪都唔會搵到真愛？」

Emily：「真愛？你覺得乜野先叫真愛？」

真愛可以好表面，亦都可以好深入。

表面的真愛，便是我很愛一個人，每天都在想念他。

深入的真愛，便是我能夠毫無保留地把自己交給他，不論他是矮高肥醜貧富賤好，我都愛他。

我：「搵到又點？佢地最後都會死，所以我始終都係注定得性，唔會有愛，你見我個心都黑晒。」

Emily：「死亡只不過一種愛嘅表達方法，若他能為你而死，還不足夠嗎？人便是追求這樣的愛情。」

我無諗過我會同另一個自己係到嘈黎嘈去，不過都正常，我就係一個唔服輸嘅人。

Emily：「其實你一早就搵到想要嘅野，只係你唔夠膽去追求，因為你做過嘅野同埋燕嘅說話令你卻步。」

Emily：「你由一開始都已經知燕係一個仆街黎，佢只係利用緊你，搞到你宜家咁樣。」

Emily：「但係你又死蠢，以為做女神好撻爽，爽完之後咪要還。」

Emily：「你要記住，人嘅宿命一直都係由自己去打破，即使你無從入手，都唔代表無成功嘅一日。」

我：「咁我可以點樣打破啎...」

Emily：「自己領悟下啦，唔係要人教你先識去廁所架嘛...係咪.....」

我個畫面突然就好似電腦LAG機一樣，見到佢講野有delay。

畫面再轉，轉到去一間醫院。

代表我醒了。

清醒

珮恩：「你終於醒啦！！！」

我：「係呀，我終於醒啦。」

宜家咁樣就同上次係陸運會感覺一樣，只係今次嚴重啲。

珮恩：「你知唔知醫生話你失血過多...好可能無命呀...」

佢攞到我實一實，仲不斷咁喊。

我都係第一次見我家姐流咁多眼淚。

我想摸下佢，但係我個人虛弱到連郁下隻手都無力。

原來經歷過接近死亡嘅一刻，你會發現所有關係係真定係假。

係呢到只係得兩個人黎睇我。

一個就係家姐，一個就係等我醒等到訓着左嘅阿傑。

我：「我想飲水...」

家姐即刻餵我飲，個感覺就好似返到去細個嗰陣一樣。

珮恩：「慢慢飲啦，唔急唔急。」

可能係家姐動作太大，搞到整醒左阿傑。

阿傑：「嗯...你醒啦...？」

我：「係呀...」

當佢想講野嘅時候，護士行左入黎，叫佢地出返去，唔好阻住病人休息。

雖然我家姐賴死唔走，但最後都係比阿傑一野抱住行出去。

結果，成間病房得返我一個人。

我想落地行下，但我發現我起都起唔到身。

所以都只可以死死氣咁訓係張病床到。

我：「估唔到我都有咁嘅一日。」

我從來都無諗過我會幫人擋刀，仲要唔係幫自己心愛嘅人擋。

又或者，我只係唔想悲劇重演。

悲劇，一次都嫌多，但係每日都發生一次。

比把刀插中個一刻，我以為自己真係會死。

我以為自己終於可以擺脫呢一個咁無聊，咁污糟，咁荒謬，咁虛假嘅世界。

你問我想唔想死，不如我問返你點解唔想？

我已經好劫，如果死亡可以結束呢一切，我諗我要死十次。

點都好，我宜家點郁都郁唔到架啦，當係抖返幾個月。

酒精

抖左差唔多半年，我終於似返個正常人。

期間家姐日日都黎睇我，我同佢嘅關係亦都比以前更加親近。

而阿傑雖然無日日，但係都有9成時間擺左落我到。

我望住佢嘅時候，唔知點解無左以前個種感覺。

以前我對住佢都可能會有少少心動。

宜家嘅我一啲感覺都無。

你問我鍾唔鍾意佢，我唔知，但係感覺係唔會呢人，有就有，無就無。

至少宜家嘅我無，可能係因為太耐無一齊出街掛。

我都唔知。

我亦都開始有少少迷失，我唔知自己到底追求緊啲咩。

出院第一樣我想做嘅事，就係飲酒。

於是夜晚大約七點半嘅時候，我自己一個人去左尖沙咀到飲酒。

叫左杯生啤之後，我就慢慢係到飲。

望住隔離唔係一班人，就係一對情侶係到飲酒。

相比之外，我的確係孤獨左啲。

不過我對呢啲野已經無所謂啦，好似周星馳咁講。

生亦何哀，死亦何苦。

有無朋友或者情人根本唔重要，重要嘅係我地享唔享受。

飲飲下，有條仔行左過黎撩我。

男仔：「做咩一個人係到飲悶酒呀？同男朋友鬧交呀？」

我無理到佢，繼續係到自斟自酌。

佢嘈左幾句之後，見我都係無理過佢，覺得無癮然後自己走左去。

對不起，這個晚上我需要的，是一個故事，不是男人。

當我諗住見第二杯嘅時候，我眼角望到有個男仔同我一樣，自己坐左係到飲悶酒。

佢時不時都會望下周圍，亦都會笑一笑。

可能其他人見到佢會覺得，佢宜家享受緊自己一個人。

但係我係佢眼神入面，望到嘅，

只有數之不盡嘅寂寞同埋傷心。

我拎住杯野行過去，坐左係佢對面。

佢見到一個唔識嘅人坐係佢前面，無任何驚訝或者奇怪嘅眼光，只係對我微微一笑。

我：「你都係，一個人？」我問佢。

男仔：「係呀。」

佢舉手，向酒保叫左杯Tequila Sunset。

等到佢杯酒黎左，我地先再開始對話。

男仔：「你呢？你咁靚，做咩會一個人係到飲酒？」佢飲左啖酒再講。

我：「有少少野諗唔通姐，而且靚唔代表唔可以一個人飲酒。」

男仔：「唔介意嘅講比我聽，雖然我可能比唔到啲咩意見。」

我：「無呀，只係最近唔知自己追求緊啲咩，個人好似無左目標一樣。」

男仔：「人一生追求嘅，唔係錢，就係愛情，唔會有第三個選擇。」

我：「就係我兩個都唔缺，所以先唔知，我對任何野都無咩感覺，之前我對一個男仔都仲會有少少心動，但係宜家見到佢，我一啲感覺都無。」

男仔：「有時就係咁架啦，當你對同一樣野耐左，就會變得麻木，不過講到尾，只係無新鮮感姐。」佢望住杯酒笑一笑。

我：「你好似經歷過唔少野咁喎，宜家有酒，只係差一個故事。」

男仔：「你介唔介意我問你一個問題？」

我：「唔介意。」

男仔：「你覺得，一段無可能結果嘅關係，係咪應該要放低？」

我飲啖酒，諗左一陣，再答佢

我：「我唔知。」

故事

佢同我講

佢嘅夢想係成為一個作家，佢係網上面寫左一個故事，個故事唔算太差，亦令到佢得到唔少人支持。而佢同個嗰女仔，亦都因為呢個故事而認識對方。

一開始佢地有傾下計，分享下生活，但都只係保持住作者同埋讀者呢兩個身份。

他講，呢個身份，令到佢可以暢所欲言，因為所有野都係假嘅。

男子：「唉好悶呀，有少少掛住你添。」

女仔：「掛住我？唔好呃我啦，你咁多女，而我只係一個路人。」

男子：「唔係囉，你對我不知幾重要。」

女仔：「係唔係真架？」

男子：「係呀，你係我心目中係最重要。」

女仔：「嘻嘻，好野。」

男子：「講笑咋，唔同你講住啦，有第二個女讀者搵我。」

女仔：「下...可唔可以唔好理佢...」

男子：「點解呀？其他讀者對我黎講都好重要。」

女仔：「咁算囉！！你去搵佢地囉！！唔好再搵我！！」

男子：「講笑講笑，唔好嬲啦。」

佢無諗過，自己會對一個完全唔識嘅女仔，講出啲咁嘅野。

現實世界嘅佢，只係一個非常內向，除左朋友之外，對住其他人唔會點出聲嘅人。

唔緊要，因為所有野都係假嘅，呢到唔係現實世界，佢可以將心入面嘅野講晒出黎，想講咩就講咩，唔需要避忌咁多。

佢更加無諗過，雖然佢只係玩玩下，但係個女仔，係真係動左情。

個女仔，真係鍾意左佢，佢以為講女仔只係講下笑，於是係玩玩下嘅心態之下同左個女仔一齊。

良心有愧 原來隨便錯手 可毀了人一世

男仔：「Sorry呀，我就黎考試，我要走啦。」

女仔：「點解，你每一次都可以話走就走...？你有無理過我感受...？」

男仔：「對唔住。」

然後佢係一句對唔住之下，就離開左呢個網上世界，兩年都無再返過黎。

但係佢唔知，個女仔鍾意左佢兩年，一直都等緊佢返黎。

直到最後，個女仔等唔到，同左第二個男仔一齊。

而正正係呢個時候，佢終於返左黎。

男仔：「我好掛住你。」

女仔：「係咩，又係到呢我。」

男仔：「你唔愛我啦，因為我失蹤左咁耐。」

女仔：「你呢？」

男仔：「愛。」

女仔：「我有男朋友。」

當佢聽到個女仔話有男朋友嘅時候，唔知點解，佢個心好痛。

佢呢一刻先發現，佢都鍾意個嗰女仔。

男仔：「但係...我真係好愛你。」

女仔：「你愛嘅人，係你自己。」

佢反駁唔到。

雖然個女仔好嬲佢，但係另一方面，個女仔仲係好鍾意佢。

男仔：「我會等你，一直到永遠，都會繼續等。」

女仔：「唔準你咁樣，我仲想睇住你結婚生子。」

佢望到呢一句，個心更加痛。

男仔：「我唔可以無左你...」

女仔：「希望你同你同第時個女朋友開開心心，要幸福過我呀知唔知？唔幸福我就嬲你一世。」

過左幾日，個男仔日日都係心痛同埋傷心呢兩種感情到徘徊。

女仔：「我愛你，由以前到而家呢一刻都係，但係我唔可以出軌，Sorry I love you。」

呢個，就係佢嘅故事。

心痛

我相信好多人都會話呢個男仔係個渣男黎。

無錯，我都係咁覺得。

但相比之外，我更多嘅係心痛。

男仔：「宜家我地都仲有保持聯絡，佢仲係同佢男朋友一齊，而我，最近亦都同左另一個女仔一齊。」

男仔：「咁都好啦，我地各自都搵到各自嘅幸福。」

佢笑一笑，呢個充滿無一點嘅喜悅，只有無奈。

我：「但係你鍾意嘅人，仲係佢。」

佢無出聲。

我：「你拍拖只係為左嘗試忘記佢，但當你話你地仲有聯絡嘅時候，忘記就變得無可能。」

當你想放低一個人，如果你同佢仲有交流，咁永遠都唔會放得低。

就好似擺把刀插落隻手到，好痛。

於是我戴左手套，再插落去。

但係一樣會痛。

男仔：「我有幾次同佢講我同我女朋友啲野，佢表面上和應我，話幾好呀。」

男仔：「但原來，佢黐到仆街，仲差啲係條街到喊左出黎。」

佢飲左一杯又一杯嘅酒，聽人講，飲酒可以解愁。

但係點解我見到嘅，只有更愁。

如果當初佢無走到，佢地宜家仲係一齊緊，而且幸福過宜家好多好多。

可惜呢個世界無如果，要怪就怪自己當初做錯選擇。

「悔不當初輕輕放過 現在懲罰我分手分錯了麼」

兩個人互相鍾意對方，但兩個人互相都有另一半。

我問：咁樣你地唔覺得好對唔住宜家嘅另一半咩？

佢答：會架，但係都無辦法。

因為感覺係唔會呢人，對邊個有、對邊個無，只有自己先知。

男仔：「所以希望宜家呢個女仔，可以幫我放低la。」

放低一個人，要麼等時間沖淡，要麼找另一個人去愛。

我自己比較相信後者。

我同佢碰一碰杯，同佢講左聲「加油」。

我比唔到啲咩意見，亦都無資格向其他人嘅感情事比意見。

佢臨走之前，同我講左句多謝。

男仔：「多謝你肯聽我呢個咁無聊嘅故事。」

我：「傻啦，我多謝你先真。」

男仔：「好啦，我走先啦，你都唔好咁夜啦，一個女仔咁夜好危險。」

佢拎起自己啲野，轉身準備走。

我：「喂等陣。」

男仔：「嗯？」

我猶豫左一陣，但最後都係講左出口。

我：「如果可以比個機會你同佢親口一句說話，你會同佢講啲咩？」

佢諗左一分鐘，最後講左十六隻字就真係走左。

「天空閃過燦爛花火 和你不再為愛奔波」